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翼教叢編
葉德輝編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翼鼓世新

翼教叢編序

洪惟我

朝

主德清明昇平日久率土之士咸懷忠良履蹈蕩平罔有橫議
乾隆朝若劉震宇所著書有更易衣服制度諸條蔡顯等書詞
怨誹並正刑章

皇靈赫濯遐邇震驚邪慝不作聖學彌昌甲午以來外患日逼
皇上慮下情之壅闕愍時艱之弗拯博求通達時務之士言禁
稍弛英奇奮興而傾險淫詖之徒雜附其間邪說橫溢人心浮
動其禍實肇於南海康有爲康爲人不足道其學則足以惑世
招納門徒潛相煽誘自黃公度爲湖南鹽法道言於大吏聘康
之弟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

熊希齡上陳中丞書云延聘梁
卓如爲教習發端於公度觀察

鄒沅嶺及齡與伯嚴皆贊成之張其師說一時衣冠之倫罔顧

見本年五月湘報六月申報名義奉爲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學僞經攷孔子改制攷爲主而

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僞六籍滅聖經也託改制亂

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

君上也孔子紀年欲人不知有

本朝也其論特無待辨而罪狀視劉蔡萬焉徒以主張變法牽

傅時務淺識被其蠱惑奸衰利其陰謀康梁輩方駸駸嚮用奧

援彌固連與成朋許尙書文侍御旣以參劾獲罪而其黨且執

新舊相爭爲詞欲以阻撓新政之名羅織異己自朝逮野默不

敢言惟張香濤尙書勸學篇王幹臣吏部實學報辭而闕之未

加顯斥吾湘如王葵園祭酒師葉奕彬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

摘發備至當路不省亟予彌縫於是湘人士受惑尤深余怒焉

憂之以爲匪發其覆眾醉不可醒也爰倡輯諸公論說及朝臣
奏牘有關教學者都爲叢編命之翼教采獲敘次悉出同人叨
劘將成而康梁以逆謀事覺亂黨逮治區夏好士欽仰
皇威彌暢然自樂其生也

國家厚澤深仁超軼前代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邇者
國勢未振民氣置陵士生其間亦旣涵濡詩書馳騁

皇路卽竭其涓埃爲吾

君牖導愚蒙固結根本猶懼不逮顧迺乘

國步之艱危昌逆亂之萌孽匪惟坐視其焚如又益之以燄灼
推測胸臆莫能代解雖曰天地之仁下猶有憾而羣輩昏愍舍
正趨歧自速殲亡良可怪歎二三君子當淫辭沸羹之日能倡
明太義攘臂而爭圖其志趨卓立篤信好學致然抑非

國家二百年來培植教養之恩無以臻此是編斷自七月以前專以明教正學爲義至康梁等造逆之謀亂政之罪載在

史成昭示寰寓所不贅焉嗚呼世豈有學術不正而足與言經世者乎後之論人者可以鑒矣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秋八月平江蘇輿

翼教叢編目錄

卷一

朱侍御一新答康有為第一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二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三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四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五書

洪給諫良品答梁啟超論學書

卷二

安侍御維峻請毀禁新學偽經考片

許尙書應駢明白回奏摺

文侍御悌嚴劾康有為摺

孫尚書家鼐奏覆籌辦大學堂摺

卷三

張尚書之洞教忠

張尚書明綱

張尚書知類

張尚書正權

王吏部仁俊實學平議民主駁義改制闢謬

屠侍御仁守致時務報館辨闢韓書

葉吏部德輝明教

卷四

葉吏部輜軒今語評

葉吏部正界篇上下

葉吏部長興學記駁義

葉吏部讀西學書法書後

葉吏部非幼學通議

汨羅鄉人學約糾誤

卷五

湖南邵陽縣公逐亂民樊錐告白

嶽麓書院賓鳳陽等上王益吾院長書

湘紳公呈

湘省學約

卷六

張尙書電致徐學使書

梁太史鼎芬與王祭酒書

王猷焮上王院長書

寶鳳陽與葉吏部書

王祭酒 先謙 復畢永年書

王祭酒與吳生學菟書

王祭酒致陳中丞書

王祭酒復洪教諭書

王祭酒與徐學使書

葉吏部與石醉六書

葉吏部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

葉吏部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

葉吏部答皮孝廉書

葉吏部與戴宣翹校官書

葉吏部答友人書

葉吏部與俞恪士觀察書

葉吏部與段伯猷茂才書

右目錄部六卷異學萌芽朱洪犄角覺迷闢謬厥識閎偉義烏
論性義精詞覈辨言雖拄正理自申錄弁卷首取證道同僞經
攷出邪說漸昌泰安特糾逆折厥燄進用伊始許文繼彈昭揭
幽微奸膽已喪梁擢譯局參預學堂經史別編假公行詐壽州
進疏衛道功鉅錄弟二卷疆臣佼佼厥惟南皮勸學數篇挽瀾
作柱王議祓邪屠書辨誤報館橫決實資揀正中西混同異說
爭席明教有述源流畢賅錄第三卷康黨著作積非亂是士類
狂惑職此之繇匪揭其隱復道奚望吏部評駁用力至勤汨羅
窮居心未忘世門徑七書頓成灰燼錄第四卷斯文未喪人心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百一十五
月日
不死邵陽倡義桑梓有光羣論沸騰大吏龔瞽公呈廓清莫或
省錄同人學約事非獲已錄第五卷惡焰鬱攸眾婢見嫉謗言
如沸我舌幾亡書札往還可資覆案彙錄成卷以殿斯編蘇輿
又記

增一卷

梁啟超上陳中丞書

梁啟超等與康有爲書

朱啓生侍御笈

頭辱手教累數千言
多有不敢附和者士
揚之使高鑿之使深
竊以是爲足下危出
當更求高出乎其
可心知其意而不可
及董生所不敢言者
已君之熱血僕所深
者一變乃爲極冷也
於淡泊遂成石隱言
幾希故持論不可溫

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孔子之贊艮卦孟子之論蚺鼃其義可深長思耳莊生之書足下所見至確而其言汪洋恣肆究足誤人凡事不可打通後壁老莊釋氏皆打通後壁之書也愚者既不解智者則易溺其心志勢不至敗棄五常不止豈老莊釋氏初意之所及哉然吾夫子則固計及之矣以故有不語有罕言有不可得而聞凡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且遠今君所云云毋亦有當罕言者乎讀書窮理足以自娛樂行憂違貞不絕俗願勿以有用之身而遂於無涯之知也西人之說至謬其國必不能久存僕與諸生言論亦間及之暇當錄呈就正承索觀拙著僕學無所得性懶又不肯著書媿無以應足下之命耳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二書

曩奉教言屬有他事未遑卽復甚歉甚歉足下深識獨斷扶植孔氏之遺經摘發嘉新之僞制以是自任成一家言僕方鑽學之不盡奚敢復有異同顧私心不無過計者竊以爲僞周官左傳可也僞毛詩不可也僞左傳之麀亂者可也僞其書不可也辭指繁多非倉卒所能究約舉一二以當寸莛之扣可乎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謂秦法藏書者罪止城旦又史記河間魯共王傳無壁經之說夫謂秦未焚書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紀所載甚明其黥爲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爲限限甚迫矣偶語詩書罪且棄市則設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是而疑秦法之寬也當史公時儒術始興其言濶略河間傳不言獻書魯共傳不言壞壁正與楚元傳不言受詩浮

邱伯一例若史記言古文者皆爲劉歆所竄則此二傳乃作偽之本歆當彌縫之不暇豈肯畱此罅隙以待後人之攻足下謂歆僞周官僞左傳僞毛詩爾雅互相證明并點竄史記以就已說則歆之於古文爲計固甚密矣何於此獨疏之甚乎史公自敘年十歲則誦古文儒林傳有古文尙書其他涉古文者尙夥足下悉以爲歆之竄亂夫同一書也合己說者則取之不合者則僞之此宋元儒者開其端而近時漢學家爲尤甚雖未嘗無精深之言要非僕之所敢言也班史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案之誠然足下將以此亦歆所竄亂乎歆果竄此曷不并竄河間魯共二傳以泯其迹乎古文尙書之可疑以出自東晉其辭緩弱與今文不類經闕惠諸家考之而愈明左傳之可疑以論斷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輩

所爲故漢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漢儒斷斷爭辨者但謂左氏不

傳經非謂其書之僞也

處考爲劉及上天降災四十七字孔疏明言其僞班叔皮王命論劉承奕辨著

於春秋叔皮與劉歆時代相接此爲歆輩附益之類證上天降災諸語尤出於晉以後耳左氏與國語一記

言一記事義例不同其事又多複見若改國語爲之則左傳中

細碎之事將何所附麗且國語見采於史公非人間絕不經見

之書歆如離合其文以求勝適啟諸儒之爭授人口實愚者不

爲而謂歆之譌爲之乎史記多采左傳不容不見其書或史公

稱左傳爲國語則有之謂歆改國語爲左傳殆不然也

儀禮左傳國語

戰國策皆後人標題故無定名諸子書亦多如是猶史記非史遷本名卽稱太史公書者亦揚惲所題史遷當時初不立名也

左傳毛詩傳授不明班史雖言之鑿鑿實有可疑然左氏之可

疑者僅在張蒼賈誼以上耳誼爲左氏訓故其書不見於藝文

志太傅新書亦經後人駢雜可據者惟漢書本傳本傳雖引自

公勝之事其出於左氏與否不可知孟堅作張蒼傳甚詳而并無一言與左氏相涉書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張禹以言左氏爲蕭望之所薦其事實不能僞造尹更始翟方進賈護陳欽之傳授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講習耳目相接不能鑿空歛是時雖貴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從風羣誦習其私書耶春秋序疏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修春秋邱明作傳其義耳馬富不傳春秋之事乎其義則爲欲所竄亂本傳固有轉相發明之語爲可證也穀梁始立學時亦多紛紜之論然穀梁傳經左氏不傳經穀梁有師法左氏無師法穀梁靡所竄亂左氏多所附益加以移書責讓怙寵逞私諸儒之憤爭固其所也而可以是斷爲僞乎左氏不傳春秋此漢儒至當之言劉申受作者證據以分別眞僞僕猶病其多專輒之詞深文周內竊所不取六經大旨皎若日星師說異同雖今

文亦有可疑邱蓋不言罔聖門闕疑之旨必鍛鍊之以伸己意
安用此司空城旦書乎毛詩晚出與三家互有得失三家之說
班史謂如不得已魯爲最近而魯詩久佚近儒綴輯百無一存
鄧書燕說蓋猶不免就其存者慎擇焉以訂毛之失則可矣欲
廢毛而遠述三家無是理也足下謂今文與古文古文與古文
皆同條共貫大著未獲卒業不知其說云何以僕言之則毛詩
不盡同於古文也十五國風之次與季札觀樂不同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與周官南北郊分祀不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且
與今文孝經同文王受命作周則與古文尙書皆同其他禮
制同於戴記者尤多故康成以禮箋詩雖或迂曲要非盡古文
之學也行露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與地官媒氏文同天保傳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春官大宗伯文同白華傳王乘
車履石與夏官隸僕文同駟傳諸侯六閑與夏官校人文同夏
官有挈壺氏東方未明傳亦有之秋官司園有園土正月傳亦
異故養馬一

有之此類皆似爲古文同條共貫之證然安知非劉歆竄亂
官時劉竊毛傳如梅氏古文尙書之比耶皇皇者華傳訪問於
善爲咨皇矣傳心能制義曰度皆同於左氏此經師相傳遺說
不妨互見猶穆姜論元亨利貞與孔子文言同可謂周易亦能
作耶歆移太常不及毛詩彼固自有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
分別可知毛詩不當與三家並斥也
采有今文與今文古文與古文各異者亦間有今文與古文相
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况許鄭之辨不盡傳於今者乎聖人微
言大義莫備於易與春秋二傳尤微言所萃穀梁自范注行漢
儒家法不可得見矣可見者猶有公羊解詁一書後人不明託
王之義凡所爲非常可怪之論悉歸咎于邵公邵公不任咎也
然六經各有大義亦各有微言故十四博士各有家法通三統
者春秋之旨非所論於詩書易禮論語孝經也孔子作春秋變
周文從殷質爲百王大法素王改制言各有當七十子口耳相
傳不敢著於竹帛聖賢之慎蓋如此詩書禮樂先王述與使皆

以一家私說解於其中則孔子亦一劉歆耳豈獨失爲下不倍之義抑亦違敏求好古之心必若所言聖人但作一經足矣曷爲而有六歟王制一篇漢儒後得爲殷爲周本無定論康成於其說之難通者乃歸之於殷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鑿在所不免論語二十篇可附會者惟夏時殷輅文王既沒數言然既通三統則韶樂鄭聲何爲而類及之春秋改制猶託王於魯不敢徑居素王之名素王者弟子尊之之詞非夫子自稱也匡人之圍儼以素王自居聖人果若是之僭乎堯曰篇歷敘帝王相承之統緒而次以子張問從政固有微指但此爲門人所次第孔子之告子張曷嘗有一言及於改制近儒爲公羊學者前則莊方耕後則陳卓人方耕間有未純大體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說公羊乃眞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論至於董

子邵公可以止矣劉申受於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辭
日出流弊甚大公羊與論語初不相涉而作論語述何以疏通
之戴子高復推衍之其說精深劇可尋繹然謂論語當如是解
也然乎否乎足下曩言西漢儒者乃公羊之學宋儒者乃四子
書之學僕常心折是言足下既知四子書與公羊各有大義矣
奚爲必欲合之漢宋諸儒大端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者亦多
必若漢學家界畫鴻溝是狹僻迷謬之見也然苟於諸儒所畢
力講明者無端而屏雜焉以晦之諒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
也漢學家治訓詁而忘義理常患其太淺近儒知訓詁不足盡
義理矣而或任智以鑿經則又患其太深夫淺者之所失支離
破碎而已其失易見通儒不爲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銳持論甚
高而兼濟之以博學勢將鼓一世聰穎之士顛倒於新奇可喜

之論而惑經之風於是乎熾戰國諸子孰不欲明道術哉好高
之患中之也夫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今學古學行之
幾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傳若古文尙書疑之者
代不乏人然其書卒莫能廢也毋亦曰先王之經大法藉是
存什一於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禮失求諸野古文不猶
愈於野乎彼其竄亂之迹歆固自言之後人辨斥千萬言不若
彼無心流露之一二語爲足定其讞也僕嘗盱衡近代學術而
竊有治經不如治史之謬論方當多事之秋吾黨所當講求者
何限而暇耗日力於兩造不備之讞辭哉公羊多有切於人事者宜講明之通三統
之義尤非後世所能行辨之極精亦仍無益漢時近古猶有欲
行其說者故諸儒不憚詳求今治公羊不明是義則全經多所
室閎不足爲專家之學若遍通於六經殊無謂也凡學以落時
爲要六經皆切當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後世學術紛
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藝以正之明大義尤亟於緝微言者
以此宋儒之所爲優於漢儒者亦以此質文遞嬗爲者通其大

詩經一
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於今况夏殷之制爲孔子所不能徵者
乎穿鑿附會之辭吾知其不能免也會是說經而可穿鑿附會
乎若夫新周故宋黜周王魯惟聖人能言之聖人且不敢明言
之漢儒言之亦未聞疏通六經以言之僕誠固陋且姝姝於
先生之說以期寡吾過焉不揣狂戇無任主臣幸辱教之敬承
起居詞不宣意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三書

貴門人復洪給事書一通讀訖敬繳秦政焚書千載唾罵賢師弟獨力爲昭雪何幸得此知己耶雖然足下不鄙僕之庸愚虛懷下逮僕敢不以正對自頃道術衰息邪說朋興聖學旣微異教遂乘間而入氣機之感召固有由來憂世者亟當明理義以正人心豈可倡爲奇衰啟後生以毀經之漸樂經先亡已無如何幸而存者僅有此數自僞古文之說行其毒中於人心人心中有六一六經不可盡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專立今文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爲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秦政卽未焚書能焚書者豈獨秦政此勢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視聖教者爲之吾輩讀聖賢書何刃一爲戎首東坡謂其父殺

人其子行劫不可不加之意也近世言尙書者坐枚賾以偽造古文之罪既知其不足以與此乃進而坐諸皇甫謐既又知其不足與此乃進而坐諸王肅肅遂足以與此哉治經所以明理莫須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書卽使爰書確鑿亦不過爭今古文之真僞已耳曾何益於義理近儒謂古文雖僞而作僞者皆有來歷其書仍不可廢然則枉費筆墨何爲乎此事本兩言可決而諸老先生曉曉不已僕方怪許子之不憚煩乃足下知僞尙書之說數見不鮮無以鼓動一世遂推而遍及於六經嘻其甚已足下謂今文之與古文古文之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因疑古文爲劉歆所偽造夫古文東漢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說豈有不同條共貫之理若今文固不盡同西漢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說之有歧互也立魯詩復立齊韓立歐陽尙書復立大小夏

俟一師之所傳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學豈能盡同今文家言傳者無多自東漢時師法已亂其僅存者乃始覺其同條其貫耳豈西漢諸儒之說果如斯而已乎如魯詩說關雎與齊條異此類今猶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條其貫也乃執所見以概所不見未免輕於立說矣西漢之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讀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蓋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古文特欲明漢人專家之學非以古文爲不可從必漸滅之而後快也古文果不可從馬鄭曷爲從之馬鄭而愚者則可苟非甚愚豈其一無所知甘受人愚而不悟劉歆之才識視馬融等耳足下何視歆過重至使與尼山爭席視馬鄭過輕乃村夫子之不若乎且足下不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之爲證忽斥之爲僞意爲進退初無確據是則足下之史記非古來

相傳之史記矣凡古今學術偏駁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聰明之士安肯湛溺乎其中愈聰明則愈湛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微夫學術在平澹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厭平澹導之者復不以平澹而以新奇學術一差殺人如草古來治日少而亂日多率由於此世亟需才才者有幾幸而得之乃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以儲斯世之用而徒導以浮夸竊恐詆訐古人之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之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聖則其效可觀矣勢有相因事有必至明隆萬間之已事可爲寒心夫今之學者義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時務之不知聰穎者以放言高論爲事謂宋明無讀書之人卑陋者以趨時速化爲工謂富強有立致之術人心日僞士習日蠶是則可憂耳不此

之憂而憂今古文之不辨吾未聞東漢興古文以來世遂有亂而無治也夫學以匡時爲急士以立志爲先四郊多壘而不思臥薪嘗膽以雪國恥者卿大夫之辱也邪說誣民而不思正誼明道以挽頽流者士君子之辱也古之儒者非有意於著書其或著書則凡有關於學術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運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別之以端後生之趨向若二千餘載羣焉相安之事忽欲紛更明學術而學術轉歧正人心而人心轉惑無事自擾誠何樂而取於斯充足下之意欲廢毛詩然毛詩廢矣魯韓之簡篇殘佚可使學者誦習乎欲廢左傳然左傳廢矣公穀之事實不詳可使學者懸揣乎足下之說果行其利亦不過如斯若不可行又何爲俛焉日有孳孳費精神於無用之地也伊古以來未有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而能陶冶人才轉移風氣者足

下之高明其遂無意於是乎極知言之僭越然過承知愛不敢
不貢其愚若其言之有關考訂者前書已略陳之無煩贅及信
而好古多聞闕疑僕雖不敏亦嘗受孔子戒矣敬以持贈何如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四書

曩貢一牋謬自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規諷深切既發而輒悔惴惴焉惟見絕於大君子之門是懼乃復書沖挹不以爲鑿枘而獎借之且慚且感世俗喜諛惡直其不以規爲瑱者幾希矣何幸昔賢雅度猶得並吾世而親見之耶雖然足下好善之忱則篤矣而其所建以爲名者僕雖固陋誠期期知其不可來書謂僕不察足下之意疑類於乾嘉學者之所爲僕烏敢以是輕量足下哉使足下僅獵瑣文單義日事諛聞則僕當宛舌固聲之不遑豈敢復以逆耳之言進其謬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者正以足下自處甚高凡所論議皆爲一世人心風俗計僕故不敢不罄其愚冀足下剷去高論置之康莊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鑿空武斷使古人銜冤地下而吾仍不得六經之用也道

也者如飲衢尊然無智愚賢不肖人人各如其量挹之而不窮世之人以其平澹無奇也往往喜爲新論以求駕乎其上遂爲賢智之過而不之悟足下自視其愚乎其智乎毋亦有當損過以就中者乎周官左傳言不中理者昔人未嘗不疑之而辨之辨之可也因是而遂遍及六經於其理之灼然不疑者亦以爲劉歆所廣造歆何人斯顧能爲此足下徒以一疑似之周官而殃及無辜之羣籍是何異武帝之沈命法文皇之瓜蔓抄也謂非賢智之過乎漢時續史記者甚多後人不察往往混爲史遷之作竹汀甌北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因是而遂割裂其全書強欲坐劉歆以竄亂之罪歆如竄亂自當彌縫完好求免後人之攻何以彼此紛歧前後抵牾罅漏百出奚取於斯足下爲此無徵不信之言傳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六經何是奚

趙宋人之三字獄周室之羅織經也謂非賢知之過乎從古無
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則小修之大敝則大改之法可改而
立法之意不可改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政
之敝壞乃行法者之失非立法者之失也今託於素王改制之
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無論改制出於緯書未可盡信卽聖
人果有是言亦欲質文遞嬗復三代聖王之舊制耳而豈用夷
變夏之謂哉當今之時豈猶慮新法之不盡行而重煩吾輩喋
喋爲之先導足下其無意於斯道也誠有意於斯道則凡聖經
賢傳之幸而僅存者一字一言當護持珍惜之不暇而反教猱
升木入室操戈竊恐大集流傳適爲毀棄六經張本耳足下兀
兀窮年何屑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始則因噎廢食終且舐糠
及米其殆未之思乎原足下之所以爲此者無他焉蓋聞見雜

博爲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諸莊其兼愛無等也取諸墨其
權實互用也取諸釋而又炫於外夷一日之富強謂有合吾中
國管商之術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於聖人之言燦著六經者
悉見爲平澹無奇而必揚之使高鑿之使深惡近儒之言訓詁
破碎害道也則蕩滌而埽除之以訓詁之學歸之劉歆使人無
以自堅其說而凡古書之與吾說相戾者一皆詆爲偽造夫然
後可以唯吾欲爲雖聖人不得不俛首而聽吾驅策噫足下之
用意則勤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亦已甚矣古人著一書必有一
書之精神面目治經者當以經治經不當以己之意覓治經六
經各有指歸無端比而同之是削趾以適屨屨未必合而趾已
受傷矣劉申受宋于庭之徒援公羊以釋四子書恣其胸臆穿
鑿無理僕嘗謂近儒若西河東原記醜而博言爲而辨申受于

庭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聖人復起恐皆不免於兩觀之誅乃以足下之精識而亦爲所惑溺豈不異哉聖門教人詩書執禮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春秋皆言性道之書游夏且不能贊一辭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論變易詩書禮樂將使後人何所取信學者何所持循如足下言尙書當讀者僅有二十八篇餘自周易儀禮公穀論孟而外皆當廢棄五經去其四而論語猶在疑信之間學者幾無可讀之書勢不得不問途於百家諸子百家諸子之言其果優於古文哉來書言時各有宜學各有主而必以求仁爲歸大哉言乎微足下僕不聞此言也然求仁之說將主孔孟而以立達爲仁乎抑主墨氏而以兼愛爲仁乎且今之時何時乎疾之可以猛攻者必其少年堅實偶感疵癘者也若羸疾而攻以猛劑不自速其斃者幾希今之疾其實乎羸乎而謂

夏學譜卷一
三
獲苓爲不足用乎烏喙鉤胎非常用之物以之攻毒毒盡而身亦隨之況欲以之養生乎足下以歷代牝政歸獄古文其言尤近於誣當西漢時古文未興何以有孝武之窮兵元成之失道此非事實僕以爲不足辨也六經四子之書日用所共由如水火菽粟之不可闕無論今文古文皆以大中至正爲歸古今止此義理何所庸其新奇聞日新其德矣未聞日新其義理也乾嘉諸儒以義理爲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復義理之常而徒備言義理之變彼戎翟者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無夫婦是乃義理之變也將以我聖經賢傳爲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變者爲新奇乎有義理而後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義理所由寓也義理殊斯風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則改矣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百工制器是藝也

非理也人心日僞機巧日出風氣既開有莫之爲而爲者夫何憂其藝之不精今以藝之未極其精而欲變吾制度以徇之且變吾義理以徇之何異救刖而牽其足拯溺而入於淵是亦不可以已乎人心陷溺於功利行法者借吾法以逞其私而立一法適增一弊故治國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法制之明備抑其次也況法制本自明備初無俟借資於異俗詎可以末流之失歸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說導之哉世之揣影聽聲愚而可憫者旣不足以語此一二賢智之士矯枉過正又以爲聖聖相傳之詩書禮樂果不足以應變也而姑從事於其新奇可喜者以爲富強之道在是被族之所以富強其在是乎其不在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謂本原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中土所能行且爲天下後世所斷斷不可行者乎以

足下之精識而亦惑溺於是則斯道其奚望也足下服膺孟荀
荀子之言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
當之爲貴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歷觀往古治亂之原未有不由乎此者也足下不
語經而語權不貴當理而貴苟察是則近世爲公羊家言者誤
之也僕不肖屢辱知己之言其敢默而息哉貴門人日記十二
冊窮日之力讀之高明沈潛各極其勝足下因材善誘所標舉
者尤多詣微之言河汾江漢成就殆未可量而惜乎其以僞經
改制之說廢之也懷不能已再布區區惟足下裁擇焉

宋侍御答康有爲第五書

曩劇談徹夜深幸固陋之見有契高明而論性則終以不合此古來聚訟之事非獨今爲然也竊意夫子之言性明著於繫辭論語與詩書中庸樂記所言若合符節自告子荀子之論出乃始與老莊釋氏相混其說甚長曾於答諸生問目中及之他日當錄以就正今君論性以荀董爲歸僕姑舉二家之失而折衷於聖人可乎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者兼理與氣之名也舍陰陽無以見道舍氣無以見理而理則實宰乎氣人得是理以生愚者可以與知能智者可以贊化育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斯理之隨氣以賦者亦因之爲差等苟無是理以宰是氣則人物之生渾然一致而人之性眞同於犬牛之性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五常之全理五常本於陰陽

易學卷之第一
陰陽本於太極物物一太極故禽獸亦間有具五常之一體者
特見偏不見全蜂蟻之君臣睢鳩之夫婦豈可與人相提而並
論蓋太極者道之未形也道既形則善之名以立性之類以分
惟人也得天地之中氣故有物必有則有氣必有理繼之者善
純以理言成之者性則兼理與氣言理氣合而成質故恒言曰
氣質理在氣中言氣不必復言理也理無形象無方體因氣以
著要不得謂有氣而無理譬之木焉其受規矩準繩者質其生
是木者氣其生是木而必使之中規矩準繩者理無是理則木
之生何以不中陶冶而中匠石人之生何以不爲禽獸而爲聖
賢也成性者物所同繼善者人所獨人惟得此本然之善乃能
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物則烏乎能窮理者窮此繼善成性
之理求復乎天命之本然而一切氣拘物蔽皆有以辨其惑而

祛其累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若人性本
惡則亦何理之可窮何道之可修何性之可率而天之所以與
我者惟是凶惡頑嚚之物吾當蔑性之不遑怨天之不暇仲尼
何必復知天命文王何必純亦不已而與此專生惡物之天合
德也且繫辭所謂窮理者將窮極凶惡而後可以盡性至命乎
有是理乎率之訓循經典達詁王充論衡獨訓爲勉於古無徵
謂率勉於學則可謂率勉於性則不謂王充乃云教
告率勉使之爲善是則修道講教之事而豈率性謂
道之事耶充於中庸文義尙未盡明其言烏足依據召誥曰節
性祖伊曰虞性卷阿曰彌性惟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故性當
節惟氣有理以爲之宰故性可節虞性彌性云者合乎當然之
則以充乎本然之量卽窮理盡性至命之謂也夫性何以節特
有禮而已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本於太一殺於萬殊皆所
以範其血氣心知以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初非有所矯揉造

作義以爲質禮以文之是故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惑若人性本惡則當毀冠裂冕棄禮易樂喻焉而莫能從也威焉而莫能遏也吾未聞梟獍在前犬羊在後而儒生可持一卷之書以格之聖王可持五禮之制以化之也此無他其性與人殊也惟人則不然有物必有則有氣質必有義理有父子必有慈愛有君臣必有等威放諸東海而準放諸西海而準貉獐之悍族貉獐之野人其俗與人異其君臣父子未嘗不與人同其同焉者性也其異焉者習也其失本心而至於幾希禽獸者習也非性也故四端貴乎擴充夜氣在乎存養孟子七篇多言審端致力之事曷嘗任性而廢學哉繫辭之窮理盡性論語之性近習遠與孟子之言性善一也惟性善故相近惟性善故可學若人性本惡則不待習而已遠縱欲學而不能又何相近之有

後儒不達孟子之意並不達古書之義例動以越椒商臣相詰難夫春秋二百四十年如越椒商臣者有幾聖賢但道其常豈可以一二人之偶異而昧億兆人之大同犬馬戀主禽鳥報德傳記所載間亦有之然論性者終不以一二物之偶類乎人遂謂犬之性猶人之性獨於越椒商臣疑之抑何不充其類也天下未必無梟獍而吾目之所接日見六畜而未一見梟獍則亦何必舉所不見以爲說而轉昧乎同然之理哉是以先王之制禮也有順而致焉有逆而致焉其順而致也以人性之本善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理固具於生初知皆擴而充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其逆而制也以理寓乎氣性發爲情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其發之也亦異苟失其養則旦晝牯亡人欲肆而天理滅人欲肆而天理滅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禮無以防之也聖

人不授權於氣質而必以善歸諸性故質有善有惡情有善有惡欲有善有惡惟性也有善而無惡彼荀卿者蓋以情爲性昧乎性之本原而又好爲立異不自知其言之過當者也信如所言是聖王制禮但爲苦人之具而並非順乎性之自然無惑乎老莊釋氏之徒皆欲逃出乎禮法之外昌言棄禮而不之恤矣且荀卿以學爲起性化僞夫三代後士多以詩書爲文飾之具其能變化氣質者千不獲一焉何以天理民彝之正不絕於終古毋亦人心之所同然皆得於賦畀之初而不容自昧者乎謂學以擴充四端則可謂學以起性化僞烏乎可荀子尊學而絀性沿流而昧原悍然斥之曰性惡夫尊學者是也絀性者非也假有人焉謂吾之性已惡矣雖力學何所用之吾聞甘受和白受采未聞苦而可以受和繼而可以受采也夫既命吾以惡吾

寧順天而行恣睢暴戾以快吾一日之欲已耳是尊學適以廢
學荀子其何說之辭藉曰有激而云然也惡有大儒垂訓而可
以立言矯激者乎而况其爲論性之大乎董子長於言陰陽五
行而短於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中固有米而無稂莠乎
知性如蘭如卵亦知絲在蘭中苟無絲何有蘭雛在卵中苟無
雛何有卵乎卵之不能爲絲蘭之不能爲雛理也惟性之不能
爲惡亦理也謂性與善各有主名不容以性爲善然則性與惡
亦各有主名獨可以性爲惡乎有物必有則猶之有蘭必有絲
有卵必有雛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聖
賢所斤斤致辨者曷嘗混性與善而爲一如欲深察名號則水
自就下不可卽以水爲下容得謂水之不就下乎性自皆善不
可卽以性爲善容得謂性之非本善乎譬諸蘭自出絲卵自出

雛不可卽以繭爲絲以卵爲雛容得謂繭非始於絲卵非始於雛乎有雛種而後成卵有絲種而後成繭有繼善而後成性是董子之言反若與孔孟相發明而又何疑焉且董子明陰陽五行旣知身有性情猶天之有陰陽矣盍亦思陰助陽以生物陽之德固主生而不主殺乎謂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爲心而後可也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爲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於性而不知性實出於善已顯與繫辭相悖乃漫援善人有恆以爲喻其說益復支離善人者成德之稱豈性善之謂乎近人好攻宋儒見有與宋儒異趣者無論理之是非必稱述之以爲快夫宋儒豈必一無可攻要非矜心躁氣者所能譁以求勝今舍詩書之微言繫辭之明訓徒取諸子駁雜無當之說以與聖賢相枝柱而適流爲異端之歸何取乎爾荀子之書

大醇小疵三十二篇中惟解蔽篇爲最精然自聖人知心術之患以下多雜道家宗旨其醇者已爲周子太極圖說所取近人尊荀而詆周知二五而不知十名爲尊荀實未知所以尊也足下高識豈不知之特牽於董子之言祖公羊遂祖繁露而因袒及荀子耳僕於董荀之學皆有篤嗜而其悖於聖言者未敢一例附和董子有言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請以聖人手著之繫辭一正董荀可乎

洪右丞給諫答梁啟超論學書

奉手書愧極愧極弟素無學識只知墨守紙上陳言而實無明智超識能發二千年之覆者如五經至漢出有先後各有本師史記漢書載之甚詳當時所謂古文今文者皆指字畫言之古文

科斗今文隸書

同一經也至今日刊本皆俗行楷書無所謂古學今學

也弟亦未嘗分某經爲孔子之傳某經非孔子之傳也亦未嘗言今文不及古文也貴師所考者僞經而以田楊京焦之易解齊魯韓三家之詩注牽連言之弟方不解其故同此一經敢謂今文不及古文弟肯作此夢囈語乎但以數家傳注其間存一二實有不愜人意者疑晉唐人所不取此亦事之常大著駁賈服鄭者多矣此其證也然要與經之僞不僞無涉貴師關僞經以儒林傳爲據且謂儒林傳不言古文尙書弟考傳首卽有觀

功令廣厲學官之辭又云孔氏古文逸書十餘篇孔安國以今
 文讀之起其家弟知據書為說而已足下既據儒林傳又別生
 枝節以駁儒林傳弟至今百思不解敢再辨而為之辭哉至弟
 謂貴師以史遷疑其偽而黜之者特怪傳中明有此語何以云
 史公不言有古文尚書弟作此疑非無故也孝經古孔氏一篇
 逸禮三十九篇貴師偽之弟未贊一詞今無可考譬如謂鬼魅
 妍媸唯有妄聽之耳周禮一書疑信在人自漢已然史記封禪
 書亦有周官王制語此在劉歆以前貴師指為劉歆所造弟實
 不解至大小戴禮記稍知讀書者皆知有漢人所附益若書非
 偽讀之而已弟素不爭師傅門戶自標絕學何暇及此蕭何傳
 何收丞相御史府律令圖書具知天下戶口阨塞無論此時李
 斯早死不知丞相御史為何人但本文明曰律令圖書今之則例是也

兄疑卽今之版圖方志 下文明白具知天下戶口阨塞既曰律令圖書而

申之以知戶口阨塞五經中有知戶口阨塞之文哉此弟以爲非六藝之文蓋就本文繹之如此卽不合貴師弟主意斥爲附會則不可知也謂秦焚書不禁儒術何以又云博士備員不用然貴師弟必斷之於此者意在證成六經未焚博士所職見在何至有魯壁藏書事自相矛盾不如一概抹之並於所定聖制之今學亦不顧弟將奈之何哉足下又謂周秦諸子及西漢人說經記事之書傳於今者說義歸一從無異論自古文出言制度則軼轉而不明考訓故則穿鑿而無底於孔子改制之大義磨滅殆盡其善者或將原書竄改如左傳之屬或由他書採掇如周禮之屬斥弟以不知弟案易書詩周秦別無傳注孔子序卦說卦雜卦書序子夏詩序雖周之聖人賢人明見各籍貴師一概斥之

以僞弟之宜不知者一西漢如田楊申公歐陽夏侯之屬其書已亡其僅存者毛詩孔傳已亡者何從比驗未亡者誣之以僞弟之宜不知者二左傳公穀均周人書昔人言邱明親炙孔子得經意最多然三傳互有得失今皆並行貴師弟右公穀而黜左傳且謂其中有所竄改不知得何古本校之弟之宜不知者三逸禮有諸侯卿大夫禮等目其書已佚無可考以目所未觀之書貴師斥之爲僞弟平心自問何敢妄言弟所宜不知者四周禮一書後人言禮者不能出其範圍自來採用乃不以爲後襲前反以爲前襲後此近儒攻古經新例正南史所謂呂尙盜陳恆之齊劉季篡王莽之漢者顛倒本末貴師弟信而遵之弟所宜不知者五漢博士之固陋貴師亦言之矣劉歆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二語足下謂當問其說爲何如說師

爲何如師獨不思劉歆此言所爭者請立古文尙書爲虞夏商周史臣所修亦經孔子所刪所序左傳爲邱明所著豈虞夏商周之史臣孔子邱明之聖賢反不及諸師所說耶若以爲劉歆所僞則歆固堂堂移書責人博士等何難明目張膽直聲其僞造之罪而但含怒切齒言其非毀先帝所立耶且足下謂歆引詔書增書缺簡脫四字私改詔書其罪尤大是其僞大彰明較著之事足下從千古後胸中絕無恩怨尙一覽知而摘之何以夏侯勝師丹見官於朝博士數十百人耳目於下旣已懷恨怨怒何不發其增改詔書之罪甘受其責而復爲之包羞耶哀帝曰歆欲廣道術何以爲非毀哉此當時人君臨朝核實斷語哀帝非親驗其書非僞不能爲此言也藝文志所據者七略書目耳其每類案語當是班固所爲其云劉向以中古文校脫簡明

列字數自是當時實事此何關要旨貴師弟亦疑而僞之殊所
不解僞經考後亦列校勘大名豈僞事耶況劉向專以校書爲職豈終日坐食不
校一字偶有所校卽疑其僞則今日阮文達所刻十三經校勘
記武英殿所刊廿二史考證皆如之何此足下疑所不當疑者
也足下謂西京雜記雖言吳均僞託均與葛洪相去不遠使出
於洪固有所聞卽出於均亦當有所受若事果烏有葛吳何必
爲是言以誣入弟從來最惡誣僞之說今得此平恕之論不覺
爲之一快但葛序言劉歆撰漢書班固承而用之未言其僞造
也班固距劉歆不過數十年親典蘭臺修史於漢事豈毫無見
聞竟不一覺察其僞且當時並無劉歆造僞之說不知貴師弟
更何所據而云然也葛吳不肯誣劉歆以僞貴師弟何爲誣劉
歆以僞哉足下於葛吳之僞託且爲辨之獨於劉歆之著書葛

吳不言其僞足下必誣以僞何寬於葛吳而刻於劉歆也平恕之心至此忽變弟更有所不解足下謂史記楚元王世家有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有建始三年司馬相如傳之稱揚雄張蒼申屠嘉傳之稱韋賢魏相丙吉韋元成匡衡不能不謂之竄入特其竄入之有後事者今得指而明之其渾渾淪淪無可稽考者又何可勝數信如尊言則史記爲竄亂不可辨之書矣何以貴師必專據此書但於其中有合己意者則曰鐵案不可動搖有不合己意者則以爲劉歆所竄入如十二諸侯年表之論左傳儒林傳之敘古文尙書弟取史記再三繹之不知貴師斷爲劉歆竄入者實有何據且史通所謂相次撰續迄於哀平猶名史記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暨劉向與歆并褚先生共計十六人之多何

獨歸獄於劉歆一人也史記既竄亂渾淪不可考漢書最詳明可互證矣乃亦設一疑陣以誣之在漢止有史漢二書謂所載半皆僞事則天下既無可據之經又無可據之史人肯信乎在貴師明智超識何嘗不知史漢有來歷不同杜撰特歆於魏默深詩書古微之冒稱絕學欲於二千年後特標一幟而無如二千年以上事實見於史策者昭昭因見近儒解經不通則必藉口劉歆竄入因附會王莽傳西京雜記史通諸書以入其罪然後經典可以肆其抨擊弟恐此書一出必滋口實貴師書來亦言有聞而大者笑又恐道遠語有誤會欲足下從中婉商非欲與貴師弟爭勝也今誦手書似係以鄙說爲不然弟不得不揭破根柢以釋大疑夫欲辨史漢之竄造既疑劉歆自當問之劉歆而欲辨劉歆之實竄造與否則當考之劉歆竄造之出處劉歆之罪不明斯

經典之僞不定此必言之如青天白日共見共聞實實鐵板註
腳足以服古人之心而杜今人之口者非可以莫須有之詞想
當然之語肆意周內證成其罪也至如史漢之歧互禮制之異
同訓詁之得失彼此各執一說頭緒太繁權置勿論但將王莽
傳西京雜記史通三書此僞經爲劉歆竄造
根柢貴師所據之案平心剖析此種緊
要關鍵勘明餘自迎刃而解矣茲將三書錄後先以鄙意解釋
之字句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須就本文訓詁上實事推究
不准別生枝節遁入他辭以致滋蔓此經學家實事求是之道
極知拙識闇陋知二五而不知一十此事蓄疑已久欲藉此以
祛宿惑庶幾聞一知十者其詔我乎足下以弱冠之年具此才
學求之長安人海中殊不多覩此弟所樂與往復者讀大著經
說數篇援據該博論斷亦有精識弟已僭加評注以誌服佩唯

其中時有牽入劉歆處以絕不相涉之事必為波及轉致自累

其文此近儒謬例之可哂者皇清經解中甚多足下慎毋以無據之言

害所有據也請全行刪去至如駁劉歆禮議數條就事論事糾

其謬可矣誣其偽不可也弟亦有禘祫解一篇容日呈正拙集

無見存印本俟天暖飭工刷出奉贈餘容稍暇踵談攜以就正

也

漢書王莽傳

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

令宗宣典星厯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

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

令學士疑惑

案顛倒二字訓詁不作造竄解於是非則曰顛倒謂是其所

非非其所是也若造竄則當論有無不必計是非也公孫祿於平化侯則加以飾虛僞於劉歆唯加以顛倒五經飾僞與顛倒字義顯有區別歆苟造竄五經則公孫祿當加以飾虛僞矣且於顛倒五經下申之曰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正指歆所請立之古文尙書左傳周禮毛詩等經而言平帝時此數經皆立歆敗乃劉歆移博士書責其專己守殘因陋就寡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博士怨恨不肯置對所謂毀師法而令學士疑惑也歆卒挾王莽勢而立之公孫祿謂其立非所立顛倒是非也蓋是時經術利祿之路開方各以所業求售卽夏侯勝幸以己說立學謂學者習之取金紫如拾芥今見劉歆別樹一幟又非博士所素習是以大怒然亦但訐其變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而已不言其爲僞也夫以彼此構怨互

許之時尙不言其僞則所請立之經實知其非歆所僞造竄明矣至劉歆附會經典以媚王莽則誠有之如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劉歆與博士議其服言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引禮司服職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又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纁弁而加環經曰庶子曰諸侯此與攝皇帝何與使其爲莽造短喪之典何難造一攝皇帝不當爲私親服制而乃造此絕無關涉之文哉以絕無關涉之文附會以成其說此班固所指顛倒之實證也且班固於王莽傳中所列莽以六藝文姦言者亦可爲劉歆顛倒五經旁證如莽欲專斷則引論語莽欲居攝則引康誥莽作策命則仿金縢莽告郊廟則仿大誥莽假符命則據易繫莽興土功則依洛誥莽著書成則比孝經莽設官職則襲大雅屏藩城翰之名莽女配帝則考論

五經定娶禮十二女之文莽復堯典則改九州爲十二州其餘不勝枚舉班詳載之靡遺未嘗稍爲之諱未嘗稍疑其僞且皆今文多古文少事蹟可驗如此不知劉歆造竄經典之說從何而來蓋誤以莽歆附會經典爲劉歆造竄經典耳不知附會經典者因所有也造竄經典者增所無也一字微差毫釐千里邪說流行百餘年矣以訛傳訛有累經典不小且莽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可見是時各經已爲天下公習尤爲不僞確證乃近儒轉以此曲證其僞殊所不解噫後人因誤讀王莽傳劉歆顛倒五經一言而以僞造僞竄加之劉歆不悟班固明列其顛倒實據而仍不言其造竄者古人論事之平允有如是乎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一也

西京雜記後序

西京雜記隋志不著撰人姓名唐志稱葛洪撰晁氏謂葛洪自序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爲十卷以其書校班史殆全取劉書所餘二萬言乃鈔撮之析二篇以裨漢書之闕猶存甲乙哀次江左人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陳氏則謂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直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嘗作史傳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殆有可疑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

案劉知幾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其後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

惑眾不當垂之後代於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
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
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
百篇據此則班固之所因者其父彪之書也彪與雄歆同時
於雄歆等撰續之史記證以躬所見聞且謂雄歆褒美僞新
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則凡涉雄歆褒美者尙必爲之區
別豈於劉歆一人所造竄者彪竟不知而攙入其中哉固之
漢書因於彪不因於歆或由彪采向歆等撰續之史記而訛
耳然卽如黃省曾所言謂固作全取劉書彼亦云仲尼約之
寶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且稱固書之該練
由其所資者贍未聞其所資者僞也謂歆撰漢書尙在有無
之間而謂班撰漢書乃因劉歆僞蹟哉此劉歆造竄經典之

無實據者二也

史通正史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八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案趙冀二十二史劄記云史記十篇之說尙有褚少孫增入

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鉤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鉤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於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龔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
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

則少孫所增入也然史記亦有後人竄入處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之節儉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一諷百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採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案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並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右趙氏所列褚少孫補文至詳且悉謂相如贊爲後人以班固引雄言移入史記亦確惟疑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不知此乃古人文法隨波帶出者既不相涉後人亦何故竄入要之古書誤竄一二條或偶不及檢亦恆有之要不能多也今據史通所述自褚先生而外撰續者向歆以至劉恂

有十五人之多使皆在百三十篇中則史記眾人共成之書而非馬遷專書矣余釋史通文義其曰相次撰續猶名史記者必於百三十篇外另有撰續之篇不過猶沿史記之名耳如藝文志既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又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亦其證也

韋昭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餘皆散亡無可考安得以百三十篇外撰續之書而混入之於百三十篇中哉又安得以一十五人撰續之書而獨歸之歆一人所作哉況其書皆亡究不知其所撰續者實作何語安得以有劉歆在內遂以莫須有之事誣加一人哉總而言之史記一書褚先生所補顯有識別後人誤入不過相如贊一條向歆以下十五人所撰續雖不可考要自另爲一書其不得以此藉口造古事以伸己說明矣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三也

蓋自宋胡宏輩始有劉歆偽造周禮一言王應麟後復以左傳其處者爲劉氏語爲劉歆竄入不根之言實起於此逮至楊升菴方望溪讀周禮解不能通之處則以爲劉歆所竄入推原其故實由誤會王莽傳顛倒五經之旨然所疑者不過周禮左傳一二條而已嗣是學者解經不考情實雷同相從其所歸獄非劉歆則王肅竟以臆說爲故事此毛西河所謂欲攻人作僞而先僞造一人以實之者余每誦言至此未嘗不廢書三歎嘗批友人經牘云劉歆最苦王肅最冤恨古人不能言耳乃又有萬斯同者著周禮辨僞劉逢祿者著左傳考證竟以此二書全出劉歆之手此兩人素負重名言僞而辨學者皇惑其說曾未一窮詰其根柢所由遂至康君亦爲所簧鼓而不覺且爲之推衍以徧及各經直以聖賢古經大書特書之曰新室僞學莽歆何

人膺此美寵彼方假借其說此卽奉以卽眞莽歆則已矣其如
聖賢經典何哉夫以聖賢煌煌垂世大典懸諸日月著在天壤
歷千百年無異詞乃忽借曖昧不明之人以想當然三字斷定
竟以聖賢經世垂教出自亂臣賊子之手侮聖毀經貽
患不小非所以信示後也此鄙人肝鬲之要敢私布於執事
何如

安曉峯侍御請毀禁新學僞經考片

翼教叢編二

再查有廣東南海縣舉人康祖詒以詭辨之才肆狂瞽之談以六經皆新莽時劉歆所僞撰著有新學僞經考一書刊行海內騰其簧鼓扇惑後進號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風從游甚眾康祖詒自號長素以爲長於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軼賜爲號伏思孔子之聖爲生民所未有六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漢儒表章宋儒註釋而經學愈以昌明我朝聖相承重道尊經列之學官垂爲功令一時名臣碩輔耆學鉅儒無不講明而切究之況六經訓詞深厚道理完醇劉歆之文章具在漢書非但不能竊取而實無一語近似康祖詒乃逞其狂吠僭號長素且力翻成案以痛詆前人似此荒謬絕倫誠聖賢之蠹賊古今之巨蠹也昔太公戮華士孔子誅少正卯皆

皆以其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故等諸擣杙渾敦之族今康祖詒之非聖無法惑世誣民較之華士少正卯有其過之無不及也如此人者豈可容於 聖明之世若不及早遏熾焰而障狂瀾恐其說一行爲害伊於胡底於士習文教大有關係相應請旨飭下廣東督撫臣行令將其所刊新學僞經考立即銷燬並曉諭各書院生徒及各屬士子返歧趨而歸正路毋再爲康祖詒所惑至康祖詒離經畔道應如何懲辦之處恭候 聖裁

爲翼經衛道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奏

案此奏光緒二十年七月初四日奉 旨下兩廣總督查覆尋奏稱康祖詒溺苦於學讀書頗多應舉而得科名舌耕以資朝夕並非聚徒講學互相標榜其以長素自號蓋取顏延年文弱不好弄長實素心之意非謂長於素王其徒亦無超

回軼賜等號所著新學僞經考一書大致謂秦世焚書但愚
黔首而博士所職詩書百家自存後世誦習者中有劉歆所
增竄引史記漢書曲爲之證以歆臣新莽故謂其學爲新學
其自序有劉歆之僞不黜孔子之道不著等語本意尊聖乃
至疑經因並疑及傳經諸儒自以爲讀書得間不爲古人所
欺揆諸立言之體未免乖違原其好學之心尙非離畔其書
於經義無所發明學人弗尙坊肆不鬻卽其自課生徒亦皆
專攻舉業並不以是相授受雖刊不行將自漸滅似不至惑
世誣民傷壞士習惟本非有用之書旣被參奏奉 旨飭查
自未便聽其畱存臣已札行地方官諭令自行銷燬以免物
議至該舉人意在尊崇孔子似不能責以非聖無法擬請毋
庸置議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二十一年正月

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此摺從兩廣督署鈔出 上諭亦未見奏人姓名初傳安曉
峯太史上後太史自成所寄書葵園師言疏劾康逆學術悖
謬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進詢知此疏爲今上海道余晉珊
觀察 聯沅 所上謹附訂於此

許筠庵尙書明白回奏摺

爲遵 旨明白回奏事本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禮臣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一摺著許應騏案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欽此並軍機處鈔錄原奏交出到臣俯思竊直之招尤仰荷 聖明之洞察許自陳達良深感悚謹將被參各節爲 皇上縷晰言之如原奏謂臣腹誹 朝旨在禮部昌言經濟科無益務欲裁減其額使得之極難就之者寡一節查嚴修請設經濟科原摺係下總署核議臣與李鴻章等以其因延攬人材轉移風氣起見當經議准覆陳若臣意見參差可不隨同畫諾何至 朝旨旣下忽生腹誹夫誹存於腹該御史奚從知之任意捏誣已可概見至歲舉中額應由臣部妥議會同具奏恭候 欽定臣維事關創始當求詳慎自古名臣著論斤

斤以珍惜名器爲要圖況鄉舉一階膠庠所重儻過爲寬取恐
濫竽充數鄙夫之所喜卽志士之所羞人才何由鼓勵是以與
同部諸臣熟商定額期協於中既不敢存刻覈之見以從苛更
不敢博寬大之名以邀譽且現未定藁該御史竟謂臣務欲裁
減不知何據而言向來交議事件未經覆奏以前言官不得攪
越條奏今該御史隱挾成見逞臆遽陳殊非體例原奏又稱
詔書關乎開新下禮部議者臣率多方阻撓一節邇來迭奉
明諭如汰冗兵改武科諸政事均不隸臣部豈能越俎代謀此
外惟楊深秀釐正文體一摺係奉 旨交議案之西學時務無
甚關涉且未擬藁何得云多方阻撓耶原奏又稱臣接見門生
後輩輒痛詆西學遇有通達時務之士則疾之如讐一節竊臣
世居粵嶠洋務夙所習聞數十年講求西法物色通才如熟悉

洋務之華廷春精練槍隊之方耀善製火器之賴長均經先後
奏保及中東事起三員業早凋謝未展其才臣深惜之方今時
事多艱需才愈亟凡有偏長片技堪資實用者臣斷不肯失之
交臂卽平日接見門生後輩無不虛衷諮訪冀有所益並勸以
務求實際毋尙虛華初何嘗痛詆西學該御史謂臣讐視通達
時務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爲而言蓋康有爲與臣同鄉稔
知其少卽無行迨通籍旋里屢次構訟爲眾論所不容始行晉
京意圖僥倖終日聯絡臺諫蜚緣要津託詞西學以聳觀聽卽
臣寓所已干謁再三臣鄙其爲人概予謝絕嗣又在臣省會館
私行立會聚眾至二百餘人臣恐其滋事復爲禁止此臣修怨
於康有爲之所由來也比者 飭令入對卽以大用自負向鄉
人揚言及奉 旨充總理衙門章京不無觖望因臣在總署有

堂屬之分亟思中傷捏造浮辭諷言官彈劾勢所不免前協辦
大學士李鴻藻嘗謂今之以西學自炫者絕無心得不過藉端
牟利借徑弋名臣素服膺其論今康有爲逞厥橫議廣通聲氣
襲西報之陳說輕 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
不可問若非罷斥驅逐回籍將久居總署必刺探機密漏言生
事長住京邸必勾結朋黨快意排擠搖惑人心混淆國事關繫
非淺臣疾惡如讐誠有如該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稱臣深惡洋
務一節臣自承乏總署已逾一載平日仰蒙 召對輒以商務
礦務置船置械等事皆屬當務之急屢陳 天聽請次第施行
臣是否窒塞風氣應亦難逃 聖鑒竊自膠事定議後總署交
涉事件益難措手儻徒爭以口舌斷不能弭隱患臣望淺材庸
自揣萬難勝任惟有仰懇 天恩開去總理差使俾息讒謗而

免隕越實爲厚幸所有微臣明白回奏緣由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奉

上諭許應駘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摺該尙書被參各節茲據逐一陳明並無阻撓等情卽著毋庸置議禮部有總司科舉學校之責總理衙門辦理交涉事件均關緊要該尙書嗣後遇事務益加勉勵與各堂官和衷商辦毋負委任欽此

文仲恭侍御嚴參康有爲摺

爲言官黨庇誣罔熒聽請 旨飭查覆奏以肅臺規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生長滿洲舊族誦習孔孟遺書世受 國恩

幼承家教惟知奉公守法時欲報 主捐軀憶昔乙酉之年在

戶部郎中任時 京察一等蒙 皇上召見於養心殿親聞

聖訓命奴才謹慎當差破除情面奴才退卽以此八字鐫刻圖

章終身膺佩是以奴才蒙 恩外簡河南知府三年不受一人

私書京中故舊亦皆未嘗以一字通問服官京外三十餘年從

不敢沾染陋習與人結盟換帖除幼年受業同學六人外亦絕

無拜上官舉主爲師頗以此取怨招尤不以爲悔益深懍 皇

上破除情面訓辭亦由奴才四世祖鄂伯諾費揚武在康熙年

間見族人鰲拜亂政伏罪因著有清文家訓令後世子孫首重

寡交永誠植黨赤心報 國勒石祠堂奴才等世世守之弗敢
違也今者備員臺諫目覩同官中有爲人指使黨庇報復紊亂
臺規者奴才於此事確有聞見謹遵 皇上破除情面訓誡縷
晰陳之奴才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恭讀邸鈔見御史
宋伯魯楊深秀聯銜參劾禮部尚書許應騤守舊迂謬阻撓新
政及許應騤奉 旨明白回奏原摺各一件許應騤在朝聲譽
初碌碌未有奇節奴才與之向無往來晤對亦未聞其有講求
舊學之名此次見其覆奏摺內所稱珍惜名器物色通才等言
深合大臣之體始知該尚書立身行事自有本末轉過於奴才
平日所聞至該尚書摺內指工部主事康有爲請將其罷斥驅
逐證以奴才見聞所及亦適相符合伏惟奴才服官京外已數
十年康有爲向不相識去年十二月奴才改官御史忽於今年

二月間由原任大學士閻敬銘之子道員閻迺竹致奴才一信言有傑士康某欲訪奴才相見奴才昔在戶部爲閻敬銘賞識天下所共知然於閻迺竹向亦不相聞問止於去年十二月引見御史之日在朝房始一識面奴才當卽函覆閻迺竹云方今士大夫存誠踐實之時非標榜聲氣之日康某何須必相見也以阻之而康有爲仍復踵門來見奴才因與晤言接談之頃聞其議論頗多偏宕然見其激昂慷慨以爲是蓋志士憂時鬱悒激而出此雖卽以言規正之而心亦喜其負氣敢任或可救今時委靡佞覘積習不爲無用於其去後曾致閻迺竹信告以康有爲不無血性可愛惟其看天下事太易正恐不足有爲迨後康有爲數數來奴才處送奴才以所著書籍數種閱其著作以變法爲宗而尤堪駭詫者託詞孔子改制謂孔子作春秋西

狩獲麟爲受命之符以春秋變周爲孔子當一代王者明似推
宗孔教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大抵援據公羊何休學黜周王
魯變周從殷之說首引董仲舒春秋繁露淮南子各書以爲佐
證不知何休爲公羊罪人宋儒早經論定董仲舒本傳其所著
蕃露玉杯竹林各自爲卷今本則皆在繁露一編之中故崇文
書目已疑春秋繁露非董子原書程大昌攻之尤力 國朝文
淵閣著錄春秋繁露十七卷亦置之附錄提要謂其中無關經
義者多再考漢書董仲舒本傳當時其弟子呂步舒已不知其
師說以爲大愚何況數千年後士不獲親見聖人自三傳以下
假託聖賢以伸己說者何可勝數又焉能於蠹簡之餘欲盡廢
羣籍執一家之言而謂爲獨得聖人改制之心哉至於淮南乃
漢淮南王劉安所著之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

同等言不過叛王肇亂之辭殆與漢末張角妖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正同尤不可據爲典要由是奴才乃知康有爲之學術正如漢書嚴助傳所謂以春秋爲蘇秦縱橫者耳然奴才猶以爲方今時事孔棘求才未可一格譬如烏附蛇蝎皆有毒品然以之治風痺疾轉良於參朮蒼苓止在用之何如也及聆其談治術則專主西學欲將中國數千年相承大經大法一掃刮絕事事時時以師法日本爲長策奴才於咸豐庚申年始年十二三歲卽留意西學故三十餘年所見泰西書籍頗多亦粗通其二十六母拼字之法及其七十課學言之訣頗有志習學其天算格致之術前者在戶部會計光緒七年出入計帳全用西洋歲計算法非絕口不談洋務者比卽近日數上奏議彈章亦曾以推廣新學爲言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惟中國此日講求

西法所貴使中國之人明西法爲中國用以強中國非欲將中國一切典章文物廢棄摧燒全變西法使中國之人默化潛移盡爲西洋之人然後爲強也故其事必須修明孔孟程朱四書五經小學性理諸書植爲根柢使人熟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綱常倫紀名教氣節以明體然後再習學外國文字言語藝術必致用則中國有一通西學之人得一人之益矣若全不講爲學爲政本末如邇來時務知新等報所論尊俠力伸民權興黨會改制度甚則欲去跪拜之禮儀廢滿漢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內直似止須中國一變而爲外洋政教風俗即可立致富強而不知其勢小則羣起鬪爭召亂無已大則各便私利賣國何難奴才曾以此言戒勸康有爲而康有爲不知省改且更私聚數百人在 輦轂之下立爲保國一會日執途人

而號之曰中國必亡中國必亡其會規設議員立總辦收捐款
竟與會匪無異以致士夫惶駭庶民搖惑私居偶語亦均曰國
亡國亡可奈何設使四民解體大盜生心藉此以聚集匪徒招
誘黨羽因而犯上作亂未知康有爲又何以善其後是則康有
爲立會倡始名爲保國勢必亂國而後已焉奴才於其立保國
會後曾又與面言恐其實生亂階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爲一事
幸勿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而康有
爲亦似悔之奴才由是不欲與之往來然仍謂其心或無他止
不過不知輕重尙未深惡其人迨後許應騷等阻其在會館聚
眾又有人奏參康有爲忽到處辭行奴才處亦兩次來辭云將
回里養母奴才當卽作詩送之諷以歸隱並有勸其切勿走胡
走越之言不意其僞爲歸養以息譏彈而暗營保薦以邀登進

有云 家人 張皇 引如 勿再 康有 白回 令其 奴才 後絕 斷乎 乃於

致成黨禍置國事於不問而康有爲兄弟同言卽今在朝諸人
又何嘗以國事爲問乎奴才仍勉以旣蒙 恩命爲總署章京
當謹慎趨公以圖報效康有爲言實不能爲此奔走之差現奉
旨進書書進仍然回籍其弟又謂奴才云 朝廷特罷制藝
何不從速仍待下科且生童小試尤當速改策論奴才見其終
不可諫乃舍之而去初九日遂於邸鈔中見許應騤覆奏中言
康有爲少卽無行通籍回里屢次構訟晉京後終日聯絡臺諫
夤緣要津再三干謁又在會館私行立會聚眾至二百餘人入
對奉 旨充總理衙門章京不無缺望捏造浮詞諷言官彈劾
等情奴才更深信康有爲不過一輕浮巧滑之徒獨怪以閩敬
銘之狷介家風而閩迺竹何爲交結此人且引薦至奴才處也
由是憶其曾於閩三月間擬有摺底二件屬奴才具奏一件欲

參廣東督撫一件請釐正文體更變制科當時卽經奴才曉以科道爲 朝廷耳目之官遇事原不能不向人訪問然必進言者自有欲言之事參詢詳細於人若受人指使而條奏彈劾是乃大干 列祖 列宗嚴禁斷不敢爲且其欲參廣東巡撫奏中特爲清查沙田一事而發奴才拒之尤力至今其擬來奏底仍存奴才處而其釐正文體一事已有楊深秀言之矣至康廣仁所言罷制藝不必待下科小試尤宜速改策論而宋伯魯又適有此奏是許應騷謂其聯絡臺諫誠不爲誣又康有爲於閏三月間忽遣其門生廣東崖州舉人林纘統持其信函至奴才處求見奴才聞林纘統係會試舉人亦卽延見乃林纘統並非來京會試因其在崖州有聚眾州衙闕堂塞署之案其子弟迄今仍監禁州獄康有爲令其尋奴才爲之奏辨時奴才正在都

察院署理京畿道事務告以如有冤抑應到院呈訴不
宅商辦乃林纘統竟於次日備辦禮物至奴才處餽送
才幼子童奴皆有贈貽奴才大駭立即驅逐之去告以
來定即奏交刑部林纘統去而康有爲旋來奴才以正
康有爲且言禮亦微物係由康有爲代備初不以爲嫌
康有爲引薦林纘統申訴之信亦仍存奴才家中是則
言其構訟亦不爲無據至康有爲兩三月中凡至奴才
次路隔重城或且上燈後亦至往往見其車中攜有今
家丁問其隨僕皆言其行蹤詭秘恆於深夜至錫拉坦
人處住宿蓋戶部侍郎張蔭桓與康有爲同縣同鄉亦
是則許應騃言其夤緣要津亦屬有因若云用爲總要
無缺望奴才實親聞康有爲有不能當奔走差使之言

之則許應驥所論康有爲各節皆非揣測之辭概可信也總之康有爲之爲人講學如明之李贄干進如明之陳啟新猶復膽大妄爲不安本分性非安靜然而奴才始尚以爲其深通洋務不妨節取所長畱爲偵探參訪之用故兩次至其寓所回拜十餘次在奴才家與之晤言雖無一次不規勸其失於其屬託均不敢聽受後亦明知其生事然不欲參劾蓋恐或阻抑朝廷破格求才之路今見許應驥所奏歷指其奸若終始不言則有違 皇上破除情面之訓負 恩實甚且康有爲又曾在奴才處手書御史名單一紙欲奴才倡首鼓動眾人伏 闕痛哭力請變法其單內所開多臺諫中知名之人而宋伯魯楊深秀卽在其內後康有爲立會保國在單之人皆不與聞惟宋伯魯楊深秀兩次到會列名傳布奴才於其開單之時卽告以言官結

黨爲 國朝大禁此事萬不可爲乃楊深秀旋即便服至奴才處仍申康有爲之議且奴才與楊深秀初次一晤楊深秀竟告奴才以萬不敢出口之言是則楊深秀爲康有爲浮詞所動概可知也至宋伯魯奴才未曾與之晤言而聞其曾上設立公司之奏亦係康有爲持此議先尋御史黃桂鋆陳奏黃桂鋆不爲所使竟由宋伯魯奏之以康有爲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爲徧結言官把持 國是已足駭人聽聞而宋伯魯楊深秀身爲臺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 朝廷大臣夫容臺本執禮之官宗伯以守舊爲過一則曰重邦交再則曰傷邦交以今日之非禮舊制諸臣曲全大局正患無禦侮之才儻使許應騷能折衝樽俎遇事挽回得一分即可爲 朝廷存一分國體凡爲 大清臣子孰不喜之奈何獨以爲罪乎尤可怪者原摺竟敢擅擬以三四

品京堂降調正卿干預 皇上黜陟大權實從來所未有此風
又何可長也宋伯魯前者黨庇薛允升今者又與楊深秀黨庇
康有爲專以報復爲得計原摺謂免鄰封之笑柄以奴才觀之
該御史等縱不慮天下後世笑不知同臺中正有笑之者矣孟
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國人皆曰不可是康有爲也我 聖
祖仁皇帝御製臺省箴曰或藏嫌怨謬爲雌黃受人指屬尤爲
不臧是宋伯魯楊深秀也奴才身沐 聖朝厚恩久存不敢避
嫌遠怨之志故於三月初一日初次封事即以請甄別御史爲
言今日觀此情初亦再四躊躇恐蹈明季科道攻訐惡習遲遲
十日不敢輕於陳奏繼思 國家變法原爲整頓國事非欲敗
壞國事譬如人家屋宇年久失修欹斜欲覆勢宜改造自應招
集工匠依法拆卸庶乎瓦木不損終成室廬若任三五喜事之

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曳之傾仆而曰非此不能捷
速姑無論甄石梁棟毀折摧傷且恐因而壓人更何改造之有
其間稍有阻止持重者則反加之毆詈此何理也今康有爲之
變法宋伯魯楊深秀之參劾何以異是此奴才所以終不敢已
於言也所有康有爲之爲人如是是否可用應如何辦理 皇
上自有權衡至宋伯魯楊深秀顯有黨庇熒聽情事然奴才終
恐啟臺諫互相攻擊之風仍未敢擅擬其去留可否請 旨飭
下都察院堂官查覈該員等是否堪勝御史之任覆奏請 旨
辦理奴才爲整肅臺規起見謹繕摺縷陳伏乞 皇上聖鑒再
康有爲歷次致奴才信函所擬摺底如有應行考覈之處奴才
當呈交都察院堂官咨送軍機處備查合併聲明謹奏奉

上諭御史文悌奏言官黨庇誣罔熒聽請旨飭查一摺據稱御

史宋伯魯楊深秀前參許應騫黨庇熒聽恐啟臺諫攻擊之漸等語該御史此奏難保非受人唆使向來臺諫結黨攻訐各立門戶最爲惡習該御史既稱爲整肅臺規起見何以躬自蹈此文悌不勝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門行走欽此

申報書後洋洋四千餘言將所參各人底裏和盤托出而情辭娓娓摹繪如生抑揚盡致於從來奏疏中別開一格良由聖明在上朗照無私故使感激陳辭言無不盡雖未動

宸聽要可使天下人共欽其義膽忠肝也至其失則在代許大宗伯辯白處似與宗伯回奏之疏一鼻孔出氣此則使人不能無疑宜諭旨謂其躬自蹈此也夫多冠之義取乎觸邪既爲言官自當明是非而別邪正雖風聞失實而苟原其本心爲國卽非溺職況乎私函擬指鑿鑿有據必非捕風

捉影以羅致文織爲能者然就其摺中所言論之某某等所爲似有人焉爲之與援卽所指夤緣要津者不此之劾而劾某某等豈非漢臣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古之言官有折檻者矣有理輪者矣有劾大司馬孔光者矣有請尙方劍斬佞臣張禹者矣舍其大而擊其小此不勝御史之任者一也旣稱與某某晤言十餘次洞悉其人何以必俟許大宗伯回奏之後始行參劾恐蹈始終不言之咎而未思隨聲附和之嫌況所解餽送禮物代擬奏稿臚列名單皆當卽時舉發者隱於先而摘於後此不勝御史之任者二也要之 朝廷當勵精求治破格用人之際雖其人痛遭指摘猶望其材可用故於其所參各節未予深究而亦並未加言官以嚴譴 帝恩高厚 聖意淵深凡在臣工宜何如感激以圖報稱哉

孫燮臣尚書奏覆籌辦大學堂摺

爲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本月十七日臣議覆五城建立中學堂小學堂一摺奉 旨著五城御史設法勸辦與大學堂相輔而行用副培養人材之至意其大學堂章程仍著孫家鼐條分縷晰迅速妥議具奏欽此臣維學堂創辦之初千端萬緒其章程原難倉猝定議遽臻美備卽日本初設學堂至今二三十年章程幾經變易不厭精益求精况我 國家政令更新之始京師首善之區草昧經綸動關久遠尤須規模闕闕條理詳備始足開風氣而收實效臣每日會集辦事各員公同覈議雖不在學堂辦事之人臣亦多方咨訪廣集眾思總期受以虛心任以實心持以公心矢以誠心博取眾長折衷一是以仰副 皇上作育人材振興國勢之至意茲將

現擬籌辦大概情形分條開列恭呈 欽定

一進士舉人出身之京官擬立仕學院也由科甲出身中學當已通曉其入學者專爲習西學而來宜聽其習西學之專門至於中學仍可精益求精任其各占一門派定功課認真研究每月考課朋友講習日久月長其學問之淺深造詣之進退同堂自有定論臣亦隨時考驗其人品學術分別辦理仕優則學以期經濟博通

一出路宜籌也凡學堂肄業之人其已經授職者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就所長請 旨優獎其作爲進士之學生亦由管學大臣嚴覈品學請 旨錄用擬採湖北巡撫譚繼洵之議學政治者歸吏部學商務者歸戶部學法律者歸刑部學兵制者歸兵部及水陸軍營學製造者歸工部及各製造局學語

言文字公法者歸總理衙門及使館參隨遷轉不出本衙門俾所學與所用相符冀收實效

一中西學分門宜變通也查原奏溥通學凡十門案日分課然門類太多中材以下斷難兼顧擬每門各立子目仿專經之例多寡聽人自認至理學可併入經學爲一門諸子文學皆不必專立一門子書有關政治經學者附入專門聽其擇讀又專門學內有兵學一門查西國兵學別爲一事大率專隸於武備學堂又閱日本使臣問答亦云兵學與文學不同須另立學堂不應入大學堂之內擬將此門裁去將來或另設武備學堂應由總理衙門酌覈請旨辦理

一學成出身名器宜慎也查原奏小學中學大學堂肄業人員卒業領憑遞升作爲生員舉人進士在國家鼓勵人才原可

不惜破格之獎然冒濫情弊亦不可不防似宜於鼓勵之中仍示限制應如何嚴定額數與認真考覈之處應照原奏會同總理衙門禮部詳擬請 旨

一編書宜慎也查原奏開一編譯局取各種溥通學盡人所當習者悉編爲功課書分小學中學大學三級量中人之材所能肄習者每日定爲一課謹案先聖先賢著書垂教精粗大小無所不包學者各隨其天資之高下以爲造詣之淺深萬難強而同之若以一人之私見任意刪節割裂經文士論必多不服蓋學問乃天下萬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學而範圍天下昔宋王安石變法創爲三經新義頒行學官卒以禍宋南渡後旋即廢斥至今學者猶詬病其書可爲殷鑒臣愚以爲經書斷不可編輯仍以 列聖所欽定者爲定本卽未經 欽定而舊列

學官者亦概不准妄行增減一字以示尊經之義此外史學諸書前人編輯頗多善本可以擇用無庸急於編纂惟有西學各書應令編譯局迅速編譯

一西學擬設總教習也查原奏有中教習無西總教習立法之意原欲以中學統西學惟是聘用西人其學問太淺者於人才無所裨益其學問較深者又不甘於小就卽如丁韞良曾在總理衙門充總教習多年今若任爲分教習則彼不願臣擬用丁韞良爲總教習專理西學仍與訂明權限非其所應辦之事概不與聞

一專門西教習薪水宜從優也聞日本使臣問答謂聘用上等西教習須每月六白金然後肯來丁韞良所言亦同今丁韞良自以在中國日久亟望中國振興情願照從前同文館每月五

百金之數充當大學堂西總教習至西人分教習薪水亦擬照
原奏之數酌加

一膏火宜酌量變通也臣訪詢西教習丁韞良據云泰西大學
堂來學者皆出修脯極貧者始給紙墨從無月給膏火辦法蓋
以圖膏火而來學者必非誠心向學出資來學乃真心有志於
學者也臣又觀總理衙門章京與日本使臣論學堂事宜問答
之語與丁韞良所言大略相同今者 國家專籌的款不令學
生出貲已屬格外之仁似不必更糜鉅費擬請仿西國學堂之
例不給膏火但給獎賞其如何發給之處應俟開辦後詳細斟
酌辦理

以上八條分晰臚陳恭候 訓示此外未盡事宜尙當查取東
西洋各國學校制度暨各省現辦學堂章程體察情形詳慎斟

酌一俟擬議就緒卽當 奏陳至暫假房舍是否由承修王大
臣查勘修理抑由內務府修理應候 欽定惟房舍一日不交
卽學堂一日不能開辦擬請 飭催趕辦以期早日竣工學務
得以速舉仰慰 宸廑所有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繕摺具陳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奉

上諭孫家鼐奏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一招所擬章程八條大
都參酌東西洋各國學校制度暨內外臣工籌議與前奏擬定
辦法間有變通之處縷晰條分尙屬妥協造端伊始不妨博取
眾長仍須折衷一是卽著孫家鼐照所擬各節認真辦理以專
責成其學堂房舍業經准令暫撥公所應用交內務府量爲修
葺著內務府剋日修理交管理大學堂大臣以便及時開辦毋
稍延緩另片奏議覆給事中鄭思贊奏推廣學堂月課章程請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將額滿之員案月甄別等語著依議行惟事體重大必須精益求精務臻美善所有一切未盡事宜隨時體察情形妥辦具奏至派充西學總教習丁韋良據孫家鼐面奏請加鼓勵著賞給二品頂戴以示殊榮該衙門知道欽此

張孝達尙書教忠

勸學內
篇第二

翼教叢編三

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 聖清者也請言其實三代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調三等之賦最稱善政已列多名以後秦創丁口之錢漢行算緡之法隋責有司以增戶口唐括土戶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鹽錢中唐北宋有青苗錢宋有手實法金有推排民戶物力之制皆出於常例田賦力役之外明萬曆行一條鞭法丁糧尙分爲二明季又有逾餉餉練餉至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 旨雍正四年定丁銀併入錢糧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編審之法於是歷代苛徵一朝豁除賦出於田田定於額凡品官士吏百工間民甚至里宅貨肆錢業銀行苟非家有田產運貨行商者終身不納一錢於官順治元年卽將前明三餉

除免康熙中復減江蘇地丁銀四十萬雍正三年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省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減江南漕糧五十餘萬石浙江漕糧二十六萬餘石初制已寬損之又損是曰薄賦仁政一也前代賜復蠲租不過一鄉一縣我朝康熙乾隆兩朝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普免天下漕糧四次嘉慶朝復普免天下漕糧一次至於水旱蠲緩無年無之動輒數百萬損上益下合而計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寬民仁政二也歷代賑卹見於史傳者爲數有限或發現有之倉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災富弼僅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曾鞏僅請賜錢五十萬貫貸粟一百萬石杭州之災蘇軾僅請度牒數百道本朝凡遇災荒仁恩立需動輒鉅萬卽如光緒以來賑卹之舉

歲不絕書丁丑戊寅之間晉豫陝直之災賑款逾三千萬金此外畿輔蘇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輒數百萬或百餘萬從古罕聞以今日度支之匱乏洋債之浩繁而獨於賑卹之款雖多不惜甚至減東朝之上供發少府之私錢出自慈恩以期博濟是曰救災仁政三也前代國家大工大役皆發民夫行齋居送官不給錢長城馳道汴河之工無論矣隋造東都明造燕京調發天下民夫工匠海內騷動死亡枕藉以及漢鑿子午梁築淮堰唐開廣運宋議回河民力爲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給雇值卽如河工一端歲修常數百萬有決口則千餘萬皆發庫帑沿河居民不惟無累且因以贍足是曰惠工仁政四也前代官買民物名曰和買和糴或強給官價或竟不給價見於唐宋史傳奏議文集最爲民害本朝宮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蘇

杭織造楚粵材木發帑購辦商民吏胥皆有需潤但聞商賈因承辦官工承買官物而致富者矣未聞商賈因采辦上供之物而虧折者也子產述鄭商之盟曰無強賈無勾奪於今見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任土作貢唐虞已然漢之龍眼荔支唐之禽鳥明之鱗魚皆以至微之物而爲官民巨害其他貴重者可知本朝此義雖存所貢並無珍異廣東貢石硯木香黃橙乾荔之屬江南貢牋扇筆墨香藥之屬湖北貢茶筍艾葛之屬他省類推由官發錢不擾地方又如宋眞宗修玉清昭應宮所需木石金錫丹青之物徵發徧九州搜羅窮山谷致雁蕩之山由此開通始爲人世所知史書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興花石綱破屋壞城等於劫奪民不聊生遂釀大亂今內府上用民不與知是曰減貢仁政六也前代遊幸最爲病民漢唐宋以

來東封西祀四海騷然若明武宗北遊宣大南到金陵狂恣敗
度尤乖君德至於秦隋更無論矣 本朝屢次南巡亦開有東
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觀民爲主勘河工閱海塘察災問
民瘼召試求人才所過郡縣必免錢糧其橋道供張除內帑官
款外大率皆出自鹽商或豁免積虧或予以優獎至今舊聞私
記但道其時市廛之豐盈民情之悅豫從無幾微煩擾愁苦之
詞是曰戒侈仁政七也前代征伐多發民兵漢選江淮之卒以
征匈奴唐勞關輔之師以討南詔田園荒蕪室家仳離死傷過
半僅得生還唐之府兵明之屯衛書生稱爲良法然而本係農
夫強以戰鬪征戍之苦愁怨慘悽司馬溫公嘗論之矣于忠肅
嘗改之矣北宋簽官軍刺義勇練保甲當時朝野病之 本朝
軍制不累農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綠營嘉慶以後

參用鄉勇其人由應募而來得餉而喜從無簽派之事是曰恤

軍仁政八也前代國有大事財用不足則科歛於民漢唐以來

皆然今土司猶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將伐遼則派天下出免夫

錢六千二百萬緡見蔡條鐵圍山叢談宣和中創經制錢紹興以後又有

經總制錢月椿錢板帳錢折帛錢歲得數千萬緡並無獎敘明

季用兵初加遼餉繼加勦餉又加練餉共加賦二千萬果如此

法籌餉易耳 本朝每遇河工軍旅則別為籌餉之策不以科

派民間歷年開設捐輸獎以官爵并加廣其學額中額 朝廷

不惜為權宜之策而終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權仁政九也

自暴秦以後刑法濫酷兩漢及隋相去無幾宋稍和緩明復嚴

苛 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於 大清律一書一無滅族

之法二無肉刑三問刑衙門不准用非刑拷訊犯者革黜四死

罪中又分情實緩決情實中稍有一綫可矜者刑部夾籤聲明請旨大率從輕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責實杖四十夏月有熱審減刑之令又減爲三十二六老幼從寬七孤子畱養八死罪繫獄不絕其嗣九軍流徒犯不過移徙遠方非如漢法令爲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門島額滿則投之大海十職官婦女收贖絕無漢輪織室唐沒掖庭明發教坊諸虐政凡死罪必經三法司會核秋審旬決之期天子素服大學士捧本審酌再三然後定罪遇有慶典則停旬減等一歲之中旬決者天下不過二三百人較之漢文帝歲斷死刑四百更遠過之若罪不應死而擬死者謂之失入應死而擬輕者謂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撫兼管巡撫事之總督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級畱任十案以上始降調仍聲明

請 旨遇有疑獄則 詔旨駁查覆訊至於再三平反無數具
見於歷朝 聖訓是曰慎刑仁政十也昔南北分據之朝中外
阻絕之世其橫遭賂賣沒蕃陷虜之民朝廷不復過問 本朝
仁及海外凡古巴誘販之豬仔美國被虐之華工特遣使臣與
立專約保護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異取內府之金以贖魯
人拔三郡之民以歸漢地耶是曰覆遠仁政十一也前代黷武
之朝殘民以逞 本朝武功無過康熙乾隆兩朝其時逞其兵
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薩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圖交犯而商市開
越南來朝而卽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
茲外洋各國屢來構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卽不惜屈己議和不
過爲愛惜生民不忍捐之於凶鋒毒燄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
亂而取朝鮮乘諒山之勝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

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與宋代等兩漢多任貴戚北朝多任武將六朝專用世家趙宋濫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廝役典州郡唐以樂工市儈爲朝官明以道士木匠爲六卿若元代則立法偏頗高官重權專用蒙古色目人而漢人南人不與 本朝立賢無方嘉惠寒畯辟雍駕臨試卷親覽寒士儒臣與南陽近親豐鎬舊族一體柄用又漢魏誅戮大臣習爲常事唐則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刑廷杖專施於忠直之臣碧血橫飛天日晦闇尤爲千古未有之虐政 本朝待士有禮旣無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謫官於外卽日逐出國門程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相被逐卽日乘車就道且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世株連親朋 本朝進退以禮不以一眚廢其終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歷代親貴佞幸

驕暴橫行最爲民害漢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貴
主禁軍五坊小兒監軍敕使元之僧徒貴族明之藩府驩使邊
軍緹騎方士鄉官脅辱官吏殘虐小民流毒徧於天下 本朝
一皆無之政令清肅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 本朝
篤念勳臣優恤戰士其立功而襲封者無論已凡戰陣捐軀者
但有一命無不加贈官階給予世職自三品輕車都尉至七品
恩騎尉卽至外委生監殉難者亦皆有之本職或襲二十餘次
或襲三四次襲次完時均予恩騎尉世襲罔替皇祚億萬其食
祿卽與爲無窮咸豐至今京師順天府及各省奏請忠義卹典
已至數百案又職官雖非戰功而沒於王事或積勞病故亦官
其子一人名曰難廕自漢迄明其待忠義死事之臣有如是之
優渥者乎是曰勸忠仁政十五也此舉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

政不可殫書 列聖繼繼繩繩家法心法相承無改二百五十
餘年薄海臣民日游於高天厚地之中長養涵濡以有今日試
考中史二千年之內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國政有如此之寬仁
忠厚者乎中國雖不富強然天下之人無論富貴貧賤皆得俯
仰寬然有以自樂其生西國國勢雖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
鬱遏未伸待機而發以故弑君刺相之事歲不絕書固知其政
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國者矣當此時世艱虞凡我報禮之士戴
德之民固當各抒忠愛人人與國爲體凡一切邪說暴行足以
啟狙上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大順所在天必祐之世豈有無良之民如小雅所譏者哉

張尙書明綱勸學內
篇第三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白虎通引禮緯之說也董子
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論語殷因
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此集解馬融之說也
朱子集注引之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
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
無異義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
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
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嘗考西國之制上下議院各有議事之權而國君總統亦有散
議院之權若國君總統不以議院爲然則罷散之更舉議員再
議君主民之國略同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

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

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見旅華西人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

憂樂視如切身是西國固有君臣之倫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

以孝父母為先西人父母喪亦有服服以黑色為緣雖無祠廟

木主而室內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雖不墓

祭而常有省墓之舉以插花冢上為敬是西國固有父子之倫

也家富子壯則出分乃秦法西人於其子必教以一藝年長藝

感則使之自謀生計別居異財臨終分析財產男子女子皆

同兼及親友非不分其子也戒淫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際其防檢雖視

中國為疏然淫佚之人國人賤之議婚有限父族母族之親凡

在七等以內者皆不為婚七等謂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

親無為婚者惟男衣羶布女衣絲錦燕會賓客女亦為主此小異於

中國禮記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左傳昭二十七年公如齊齊

侯請饗之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是古

有夫人與燕饗之禮固有流弊廢之亦須請命父母且女自擇配訂約而非苟合男不納妾此大異於中國然謂之男女無別則誣且西人愛敬其妻雖有過當而於其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以婦人預之是西國固有夫婦之倫也聖人爲人倫之至是以因情制禮品節詳明西人禮制雖略禮意未嘗盡廢誠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國人師非此不能立教乃貴洋賤華之徒於泰西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學獨援其秕政敝俗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尙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之甚至中士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之期爲節目禮拜日亦名星期機器局所以禮拜日停工者以局內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然近日微聞海濱洋界有公然創廢三綱之議者其意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後快怵心駭耳無過於斯中無此政西無此教所

謂非驢非馬吾恐地球萬國將眾惡而共棄之也

張尙書知類勸學內
篇第四

種類之說所從來遠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左氏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是知有教無類之說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爲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爲白種亞細亞洲人爲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爲櫻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爲黑種美洲土人爲紅種歐洲種類又自有別俄爲斯拉物種英德奧荷爲日耳曼種法意日比爲羅馬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西起崑崙東至於海南北至於奉天吉林黑龍江內外蒙古南及沿海之越南暹羅緬甸東中北三印度東及環海之朝鮮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脈與朝鮮連僅隔一海峽其地同爲亞洲其人同爲黃種皆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

分隋以前佛書謂之震旦今西人書籍文字於中國人統謂之

曰蒙古

以歐洲與中國通
始於元太祖故

俄國語言呼中國人曰契丹是爲亞

洲同種之證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適均寒燠得中其
人秉性靈淑風俗和厚遠古以來稱爲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
明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敝孔子憂之歷朝一統外無強鄰積
文成虛積虛成弱歐洲各國開闢也晚鬱積勃發鬪力競巧各
自摩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強獨我中國士夫庶民懵
然罔覺五十年來屢鑒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見勢絀而
外侮亟矣方今海內之士感槩發憤竭智盡忠求紓國難者固
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則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於其心意謂
此非髮撚之比中華雖淪富貴自在方且乘此阨危恣爲貪黷
以待合西夥爲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說甚至詆中國

爲不足有爲譏聖教爲無用分同室爲畛域引彼法爲同調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於他人若此者仁者謂之悖亂智者謂之大愚印度屬於英矣印度土人爲兵爲弁不得爲武員不得入學堂也越南屬於法矣華人身稅有加西人否也華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於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議院也美國開關之初則賴華工今富盛之後則禁華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員某吞蝕公款數十萬金存於德國銀行其人死後銀行遂注銷其帳惟薄給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惡廢鄉故王猛死不伐晉鍾儀因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恥爲人役之人君子知樂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韓非之覆韓必殺其身矣

張尙書正權

勸學內
篇第六

今日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將士之不能戰也大臣之不變法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於是倡爲民權之議以求合羣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尙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卽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閤者百游談嚶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貲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鉅貲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將以立公司開工廠歟有貲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合夥造機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

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爲之懲罰則公司資本無一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爲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閹閹誰爲禁之此無益者二將以開學堂欺從來紳富捐貲創書院立義學設學堂例子旌獎豈轉有禁開學堂之理何必有權若盡廢官權學成之材旣無進身之階又無餽廩之望其誰肯來學者此無益者三將以練兵禦外國歟旣無機廠以製利械又無船澳以造戰艦卽欲構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徒手烏合豈能一戰況兵必需餉無國法豈能抽釐捐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尙能自安其業者由有 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

藉保護爲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
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或謂朝廷於非理要求可誘之
國家法令不能制服之民權不願此大誤也若我自云
彼將自以兵力脅之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
相攻始改爲民主之國我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
亂階以禍其身而并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考外洋民
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而已
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美國
華者自言其國議院公舉之弊下挾私上徧徇近日摭拾西說
深以爲患華人之稱羨者皆不加深考之談耳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爲怪妄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
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爲耳譯者
竟釋爲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
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

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
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
權則可安稱曰人人自主哉夫一閔之市必有平羣盜之中必
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鄉士願坐食農願蠲租商
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
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
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
而特猶言事事公道於眾有益譯爲公論黨可也譯爲自由非
也若強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以 朝廷
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盜
跖才武擁眾而不能據一邑田疇德望服人而不能拒烏桓祖
逖智勇善戰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於晉而遂足以禦石勒宋

棄汴京而南渡中原數千里之遺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兩河
結寨陝州嬰城莫能自保宋用韓岳爲大將而成破金之功八
字軍亦太行民寨義勇也先以不能戰爲人欺劉錡用之而有
順昌之捷趙宗印起義兵於關中連戰破敵王師敗於富平其
眾遂散迨宋用吳玠吳玠爲將而後保全蜀之險蓋惟國權能
禦敵國民權斷不能禦敵國勢固然也曾文正名爲起家辦團
練矣其實自與髮匪接戰以來皆其募勇營造師船濟以國
家之餉需勵以國家之賞罰而以耿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
氣激厲三軍感發海內故能成戡定之功豈民權哉

或曰民權固有弊矣議院獨不可設乎曰民權不可僭公議
不可無凡遇有大政事 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
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卽或諮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

以公呈達於院司道府甚至聯名公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
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方今 朝政清明果有忠愛
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施行固 朝
廷所樂聞者但建議在下裁擇在上庶乎收羣策之益而無
沸羹之弊何必慕議院之名哉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
員何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

王幹臣吏部實學平議

見實學報

瀛寰九萬里以上黃種四百兆有奇汗漫眇眇不可紀極是何也曰地以上皆天也盈地球皆氣也疇橐籥是疇載持是則必以一物爲原質以不物於物爲起點若地平之上行軌孔多必以一星初見爲實測則惟素王經制之學乎請言學體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請言學用曰太平之世遠近大小若一由前之說禮家尸之由後之說公羊家尸之夫一時可變者法也萬世不變者綱也爲一時計則變爲萬世計則變而不變痛乎風俗之移人也 國家自東躡於日海內自命識時務之俊傑與夫牢騷抑塞跣弛不羈之士朝獻一計曰變法夕上一策曰變法一倡萬和不可究詰烏虜綜覈名實精誠媻壹西法何嘗不善西法何嘗不可變區區之私誠不敢阻撓新政墨守

古法竊嘗獨居深念震曰神哲心禪之法聖賢手定之編尙且因時損益理無積久而不敝西法縱善豈百密無一疏千慮無一失乎然則欲用其長先祛其弊人有恆言曰師敵之所長可以制敵不聞用敵之所短而可以制敵者祛弊奈何則仍以經制之學爲斷必覈乎君爲臣綱之實則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變通不然者羅馬結死黨立私會法黨叛新君南美洲民起而爭權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變爲盜賊淵藪矣是曰不知君臣之學必覈乎父爲子綱之實則西律萬不可泥不然者父毆子坐獄三月子毆父坐獄三月輕重罕別倫理滅絕不十年而四萬萬之種夷於禽獸矣是曰不知父子之學西人定制婦女成人有自主之權卽有過失丈夫不得過而問是夫不得爲妻綱也不十年而陰陽倒置夫婦道苦矣是曰

不知夫婦之學烏虜涓涓不絕終成江河爲虺弗摧爲蛇奈何
乖於政亂於刑毀於教實學之不講也禍遂中於人心彼必謂
西法有利無弊抑亦知二五不知十矣吾聞法律部有言曰兵
法者時之蠹也地球經制兵當正厥罪斥厥制迺倡爲偃兵之
舉噫嘻斯言出則不操戈鋌而墮人社圯人種矣若是則弭兵
學萬不可從抑聞之費利摩羅巴德矣一曰寄居別國人依用
其刑律一曰在本國界外可以管理人物之理然試問此數法
者果可公之別國乎抑僅僅援以自便乎吾曩謂則例不足以
便民適足以便吏胥公法不足以便小弱適足以便暴橫若是
則公法學不可信今天下競言郵政鈔幣諸務矣然而有利於
今不利於古有利於彼不利於此有利於外不利於中夫利七
害三利六害四猶可說也庸詎知不利五而害五耶庸詎知大

利未得而大害先見耶願舉此指以告世之空言變法者

實學平議一 民主駁義

民主非法也西法也泰西有民主國又有君民共主國中國儒者駭且怪之錢塘汪子曰是不足怪中國宜參用民權順德麥君曰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由前之說在丙申秋由後之說在丁酉春王仁俊曰麥論躋哉邇者孫文事起海表嘯聚闖然以民主爲揭橈君權不尊民氣囂然震且恐從此不靖矣麥君有心哉雖然吾猶惜其駁論之濡滯而隱約也橫議鼎沸草澤竊發九重萬里一髮千鈞上之有君父宵旰之慮下之有世道人心之患內之有春秋尊攘之辨外之有彼族思啟之防不獲已以隱慮時局之衷迫而爲大聲疾呼之舉曰民主於古有說乎曰有墨子尙同是故選天下之賢者立以爲天子此其塙據墨

翟書又言曰又欲使萬國之君從事乎一同非攻以天下之君
繇爲攻伐謂爲天下巨蠹此尤泰西合眾國立民主之濫觴然
而摩頂放踵亞聖距之至不與同中國不謂堯舜禹湯周孔之
神州詩書禮樂之輿區正氣橫溢邪說所不能亂者西方肅殺
陰慘之地獨乘虛而入之厥後大秦國置三十六將會議國事
改君爲民主事在周敬王十四年蓋墨氏之教浸潤西域矣夫
以二千餘年前中國放斥迸逐之言不意二千餘年後竟支離
蔓延流毒我四萬萬黃種其馴謹者墨守舊典方以民主之設
爲自古相傳偉號無足深詰其桀黠者包藏禍心窺竊神器且
從事於水火刀兵日要結夫歐墨邦灼公然以帝制自爲公然
以清君側自命動曰此民主通例也動曰我力能自主此萬國
公法所不禁也而至聖正名之愾古賢正統之說彰著故冊者

無不可以拉雜摧燒之內亂未已外侮踵來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又曰今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其可也伍員曰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可矣獨今日言民主則萬萬不可舉萬萬不可法請一論民主之名義例繁多醜類非齊列于五洲殊乖一統二論民主之立似利於此不利於彼暫利於前不利於今三論民主之利不敵其弊之多四論民主之起由於智誘力脅而非心服五論民主之弊不獨禍中國並禍外國六論民主之非不獨中國人言之卽外國人亦知之七論有得之於民主卽失之於民主者可見悖入悖出之理八論民主之起由於民議過重君權過輕欲祛其弊在尊君抑民可證一君二民之誼九論西國振興不系乎民主十論西政之弊不獨在民主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孫文者亂臣賊子也陰謀不軌遁跡海表自英相請釋而漏網者貳矣於是以歐洲爲逋逃藪悍然倡議改立民主一欲將中土開闢自沿海以達衛藏俾得通商一欲各省都會設電綫建鐵路天下同軌俾無阻隘甚至謂中國人心攜貳以本朝非中國血脈見香港前環報譯西六月二十號檀香山西字報作奸犯科乃公然昌言之以附於外國新授之律法烏呼瘕狗吠影何損日月惜不能獲耳幸而獲不能殺既不殺又不歸我罪人見倫敦東方報日本國家學會誌法何在公何在春秋時衛孫林父逃於晉晉人受之君子譏焉此春秋時公法也丁韞山者嘗采春秋交涉事爲古時公法矣爲公使者何不据理以爭人有恆言曰事權事權又曰蛇虺螫手壯士斷腕夫剪除凶逆急何暇擇此吾國自主之權也既不能事所事安得謂權吾不解事權之謂

何公法之謂何矣難者曰孫林父之人也晉卒未歸此不過據空理以相爭耳不足以折外人則請對之曰唐文宗三年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牛僧孺歸之吐蕃誅於境上外國叛人中國以不納爲義中國之叛人外國乃以不歸爲強有此理乎雖然百年一變者國勢也十年一變者邊務也猶曰此前代之交涉不足以比近事白彥虎之亡俄也曾惠敏力爭而俄人以授首來告矣犯上作亂孫與白五雀六燕耳若是則何不可執何不可殺何不可歸於我而執之殺之然猶曰敵國有奸人國家之福也近者義祕二國設交犯專條其第二條指違犯國律果應入拏解者一曰結黨作亂一曰誣枉良民一曰海洋爲盜准此三科而謂孫文不當拏解無是理矣然猶曰百里不同聲千里不同風此義祕二國之專約不足以律中英則嘗考之中英

專約矣中民犯法遁香港或潛往英國船中房屋一經照會理
不得隱匿見二十一款公使如抗詞以辨則罪人斯得矣卽曰
獲人於館公使有權獲人於門外公使無權則何不可密請英
廷電咨沙侯會商而執之卽不然則以交誼動之若曰敝國大
皇帝與貴國大皇帝兄弟也禮曰兄弟之讐不反兵敝國之仇
卽貴國之仇也何不肯爲我殺再不然又以利害動之若曰該
逆食吾毛踐吾土彼祖若父皆吾赤子尙且爲我禍潢池弄兵
一旦事起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恐不能爲貴國福何不肯歸於
我乎王仁俊語人曰立民主非禹湯文武之法也西法也然西
法民主大概有四科武臣權重逼君避位令眾推立一也國教
民教自生歧異厥民不服擁眾自立二也遠處屬地異種小民
自別爲國三也國屬省部怒君失政叛而自立四也之四科者

孫文無一可援震曰
彼西人果援巴西之
臣無將將則必誅逼
屬在鄰國義當致討
春秋惡焉齊人殲遂
成國準是而大不可
地不及名義然而凡
地來奔經書三叛爰
亂臣賊子無所逃於
者聖教西行尙始萌
國公法則罪人斯得
西國百年以前有奇

而不夜盛極而衰在此時矣吾深惜其言之或中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綜五洲之大勢深識閱覽扶持全局之君子當不臣僕吾說耳

曷言乎民主之名義例繁多醜類非齊列於五洲殊乖一統吾嘗籀西人史志矣曰民主聯邦者有若美利堅合眾國民主兼轄君主者有若法蘭西及安南馬達斯加國民主而內外權足者有若祕魯有若智利有若墨西哥有若巴西有若玻利非亞有若新加拉那大有若厄瓜多有若委內瑞拉有若巴拉圭有若烏拉圭有若拉巴拉有若哥多番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自闢屬土而有民政者有若坎拿大有若紐西倫有若澳大利有若北般烏其爲酋長特立者有若摩求奈而君民共主者不與焉今天下卮言日出曰中國秦後純爲君權愚民之制又曰

不及百年將舉五洲悉惟民之從吾中國未必獨立不變又曰
民主之說中於人心牢不可破又曰後有魁桀者出以力征經
營天下而成治業如拿破侖之故智公天下以公政之人也中
產也而學西法羨民主思以其術易天下彼不見拿破侖之身
幽荒島乎不見法國各樹黨援互相仇殺乎不見西班牙法律
刑章不能盡一乎不見巴西改爲民主迫君退位同於篡竊乎
孝感屠侍御之言曰富强必探其本斷非棄君臣專事賈胡之
事變爲民主之政而後乃與道大適也今以挫於倭之忿慕歐
洲富强直欲去人倫無君子降而等於民主之國不已誤乎
仁俊讀西史而歎曰華盛頓拿破侖民主中傑出者也華盛頓
之言曰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爲之拿
破侖之言曰富家之子弟豈宜終富貧家之孫曾豈合終貧總

之有功則貴無功則賤是說也豈不可抹流俗自私自利之見然以君位之尊市恩天下有大謬不然者矣無論民主之國王黨與民黨相爭卽如法爲民主之國似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相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苟非族類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戛戛乎其難之所謂擇有德貴有功者果安在也卽曰下民無權總統有權然自法爲民主之邦國之事權歸於上下議院兩院首領亦稱伯理璽天德而總伯理璽天德但主畫諾而已如中國直省公事先由兩司具詳然後督撫據而行之顧督撫有斥兩司之權猶可授意兩司民主則并此勢力而無之是民主之立主與民兩無所利如華盛頓拿破侖之說似利於此如仁俊之說則爲不利於彼矣顧猶曰後時流弊非當日良法也美自華盛頓拒英始爲自主之國遂得脫英之苛

政如法國者破巴黎的士之獄削諸貴之權似其利已見於前矣然而法之大病在民心不定他國未有紛更不已置君如奕棋如法民者聞各國以兵奉其西君法民無不稱願俄人多讀法國之書法人多主民政故俄之亂黨甚多有喀拉波特肯黨有拉勿諾甫黨有格爾特們黨有曦爾皴黨大旨謂俄貧富不均國家賦稅苛重思一切反之易君主爲民主自創此說而人心蠢動不靖已不可復制且俄以弑君聞亦非專怨一人也匪黨雖橫並無才智卓越之倫主持其間以爲弑一君卽政務必大變其禍至如此之亟此固華盛頓所不及料也豈非暫利於前不利於今乎

然而西人之言曰彼國行民主法則人人有自主之權自主之權者各盡其所當爲之事各守其所應有之義一國之政悉歸

上下議院民情無不上達民主退位與齊民無異則君權不爲過重噫此言其利也然不敵其弊之多也卽如美之監國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乃選舉時賄賂公行更一監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治得乎又有戀民主之位恐逆眾志不敢除弊政者如美總領允除苛例工黨必譁或明年爲易總統之年方欲畱任豈可逆工不敢顧此失彼也所以苛待華人之例美君臣非有所恨於華人實有所畏於工黨耳蓋總統去畱民得操其權工黨入籍其權與美國之民同華人不入籍卽無此權不能敵工黨審是則彼亦以智誘力脅以圖監國非心服也

且民主之說煽我中民時則有若孫文幸而辨言亂政不得逞然已人心不靖眾志囂然宗室壽君所以致警於八旗子弟也

然中國行西說固足以亂中國彼西國獨不受民主之禍乎法
臣布爾奔以君主權重而令遜位四迷得王於巴黎民疑王不
得人心王舉行新政無論是否無不懷疑甚至國亂王遁皆有
權魁巨慝要結蓄謀迫令其君使去主位若巴西智利之事數
十年前此等尤多彼西人方且以始作俑者流毒至今積重難
返不可究極而欲以禍西國者移禍中國乎

且我中國以名教立國者也強弱勢也因國弱而忘君父之倫
踐土食毛者萬不容作是想曾惠敏語西人曰中國之君爲聖
明者史不絕書至伯理璽天德之有至德者千古惟堯舜而已
雖不必直斥其非而民主之非不待煩言而自解然猶吾中人
之說也法之喇嘛亭嘗作史以譏民主矣畢士麥德之賢相也
其秉政時裁抑民權使不得逞乃至稱壽醮像民黨大有違言

則知西國救時之英未嘗不洞悉其弊也

且欲以桀鷲不馴之徒篡僭一國之宗社亦非能久安其位也拿破侖崛起自立大興兵戈仍至退位就錫海島雖威震歐洲無益於敗亡悖出悖入經言不爽蓋民主之始皆伏於大亂之後法於百年前有民二十五兆當時他國政亦未善法君自肆小民揭竿遂爲民主濫觴美利堅初爲英屬英以大臣居守納稅苛重美利堅人不能堪舉兵拒英推華盛頓爲帥血戰八年乃定美洲當時部眾頗多豈能一一滿其所望故創爲民主之說乃不得已而爲此苟非其時則魯意拿破侖卽位嘗言國勢今未大定不可任民自主遂本此意以立新制凡民間有舉官之權君仍操獨主之權其於民權過重君權過輕遂有迫而成民主之局者未嘗不引以爲鑒也

且西國之振興不因民主俄有彼斯得拉者其所著書以爲國家政治應從民議不得一人自主然俄究以君權爲重彼雖言重民權不聽也自周敬王三十四年時大秦始立民主宜乎天下無事永永禪賢矣然而屋大維踐位後仍爲君主者十有餘年可見民主之政未必能久法之多亂無論矣西國如意爲教王所駐地而盜賊多德爲文學邦而風俗靡獨俄不有民主君權仍操而勢甚淳與然則彼之興豈在民主哉

況乎西政之弊不獨民主也英美之稅苛甲地球其商民亦多偷漏美造鐵路議院受賂或有因議政而鬪歐者他如夫婦同權君相易位黨人之肇禍刺客之尋仇其弊繁多莫能備指是宜急講中學俾讀論孟五經知綱常之理藝成而下中學於西德成而上西學於中如是則各有裨益六合同風統五大洲常

保和平之局矣此則吾與天下君子普同此志也

實學平議二

改制闢謬

嗟乎今之世何世乎亂世賊子亦太無忌憚矣挾一民主之成案而草竊可以公然叛逆挾一改制之謬論而匹夫可以帝制自爲張禹假論語以導其諛新莽託周官以成其篡近人竊公羊以便其私三者皆飾經文姦者也素王改制此公羊家說耳揚子曰眾言淆惑折諸聖請一言以蔽曰改制非聖指有十大謬何謂制夏忠商質周文是何謂改制萬世法從商制是夫子周人也乃不遵成憲毅然欲從商制今有人食毛踐土爲本朝臣子忽焉著書立說欲改從故明制直叛逆耳豈聖人而出此一也王者受命改正朔殊徽號異器械易服色四代之制成周有時兼用讀明堂位一篇塙鑿可考不獨春秋爲然而謂子擅

皇季書卷之二
改之乎二也難者曰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公羊家必非無据子曷爲闢之曰此不過緯家附會耳炎漢之興公羊家亟欲立學引緯以媚之猶左氏傳文增竄劉氏後人可以辭害義乎三也難者曰董仲舒漢之大儒也春秋繁露三代質文符瑞玉杯楚莊王諸篇皆及改制然則董說非歟曰此亦有故蓋漢儒惡秦甚不欲漢承秦後因春秋託王相傳爲素王黑統故以黑統歸素王衍爲改制之說江都蓋有所受之繁露精理名言不一而足改制之說不過別存一義豈可因其大醇護其小疵四也難者曰春秋者聖王經世之書也顏子問爲邦子於周冕外告以夏時殷輅韶舞明明非一王制謂非改制之證乎曰今有人居恆言志抗希三代攷求典禮擇言尤雅空文見義王者不禁若藐視 皇

朝於 欽定會典頒行律例緣隙奮筆悍然不顧此聖人所誅
絕王法所不容若果泥於新說則聖賢一堂討論不幾於謀爲
不軌乎五也匪直此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曰孔子作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且引孔子曰其義則臣竊取之
矣夫桓文之事明明非王且聖曰其義明明空文見義取之耳
豈改之乎否則聖人身陷非義亂賊方且藉口喜之不暇而又
何懼六也且以孫子述祖父之訓視後賢引先師之說尤爲親
切禮記中庸不云乎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又曰
杞宋不足徵吾從周豈子思述聖人之言不足據而公羊家所
用緯說轉可從乎七也彼所據者漢儒傳說吾卽引漢說折之
趙邠卿注孟子曰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所謂假以爲王法也
美曰借曰假明不自專安得曰改鄭康成喜引緯書乃注中庸

止曰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
曰漢儒說然乎八也不但此也
平御覽引孝經援神契曰吾作者
之誅据此知聖人於刑賞不自重
行故但言志在春秋自是古誼是
此獨不可從乎九也且公羊所據
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据此知
文之體守文之法度是也乃學者
附存別義則奉爲指南近世黠者
其說乎十也而乃一則曰以制正
改制又何休序疏三則曰欲重
下大號又號五則曰制素王之注

必有所制

禮中庸疏引鉤命決

七則書之考靈曜八則史記之十二諸侯

年表九則漢書董仲舒傳十則淮南之主術紛紛卮言皆當分別觀之嗚乎罔上者行私非聖者無法既無君而無父舜乃受堯叟之朝不傳賢而傳子禹遂有德衰之謗蓋戰國橫議自知狂妄不容於光天化日之下不得不誣託古聖以自掩其醜甯獨孔子甯獨改制獨怪二千年後衍其說而揚其波詎非聖道大厄哉孟氏有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其義則俊竊取之矣

自 賦 之 言 彌 蒙 傳 措 名 局 方

大不安者謬託氣類不敢不略抒管蠡之見冒瀆於下執事竊以韓子原道之作後儒推崇容有過當惟伊川程子謂其言語有病朱子以其略格致不言爲無頭學問然於立論大體蓋皆深取焉斯亦既嚴且覈庶幾得所折衷矣今闢韓者溺於異學純任胸臆義理則以是爲非文字則以辭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勝枚舉請先言其大者夫君臣之義與天無極其實尊卑上下云爾自有倫紀以來無所謂不得已之說也在昔封建之時天子撫有天下而爲君則率土爲之臣諸侯撫有一國而爲君則境內爲之臣大夫有家則家衆爲之臣下逮士庶人有主則有僕猶君臣也若闢韓之意則必尊上其僕卑下其主由室老以祿大夫由大夫以立諸侯由諸侯以共置天子而僕之視主曰爾直爲吾保性命財產吾故不得已而事之此明自然也則

夫人之於天亦惟當責其保吾性命財產曰吾之爲人於天也
不得已而事之也由明自然也而可乎夫此不得已之說出於
上則爲順出於下則爲逆闕韓者代爲君者言之善矣凡經傳
所以誡人君者法語異言大都此意辟則爲天下僂豈其使一
人肆於民上之兩言天人交儆尤人君所不可一日忽忘者此
其不得已爲何如而豈謂君臣之倫爲出於不得已也乎旣以
君臣之倫爲不得已則無怪乎以佛之棄君臣爲是也而又曰
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者將毋俾爲佛者旣皆成佛則求立一君
以保其爲佛之性命財產而以不得已者事之乃爲明於自然
者乎老氏明自然孔子無以易而所謂自然者則民有自然之
性命有自然之財產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而已更驚其
餘則爲代大匠斲是以仁義道德無所用禮樂刑政無所施而

束於教之曲士不可與語此其於道於治視韓子深淺何如也
孔子未嘗言自然而老子明自然老氏既勝孔氏矣孔子不敢
棄君臣而佛能棄君臣佛氏又勝孔子矣至今日而孔子之道
不足致富強不足爲民保財產性命獨西人擅富強能爲民保
財產性命是西人又勝孔子矣孔子如是豈況韓子孔子曰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之所謂富強也又曰齊一變至於魯魯
一變至於道春秋莫富強於齊而夫子云爾豈謂國不當富不
當強哉毋亦以富強必探其本必進其治斷非法自然棄君臣
專事賈胡之事變爲民主之國而後乃與道大適也且夫民主
之云固闢韓者所以明自然之本旨爲其能同心耳能并力耳
然古之善爲國者曷嘗不以同心并力爲務聿求元聖與之戮
力而商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周興商周非民主也卽今日

我之大挫於倭惟是伊藤陸奧爲之左右而其國人從之亦並非民主也今以挫於倭之忿恨有慕於歐洲之富强直欲去人倫無君子下而等於民主之國亦已誤矣而咎千載以前之韓子原道而不知原民主之道求疵索瘢以闢之曩有爲債事者解脫造爲宋儒貽禍中國說專以不主和議爲之罪是則以今日之付託非人師不武臣不力至於一切壞爛不可收拾無識者旣以罪宋而有識者又以咎唐恐推而上之舉凡先王先聖所以爲治爲道者皆將不免貽誤我朝之責備可奈何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夫豈無故而荀卿疾之程子曰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若關韓之言豈直厭與惑而已殆將俾知德者憂而無德者幸苟至無德者幸則天下之亂可知已矣大報嘗著尊君權篇其義明其說詳可與

前冊參民權之論相調劑以適於中今忽復博採兼收異軍特起雖報館之例有間必錄誤則從而更正之竊以於眾事猶可抑亦他報館不問義理但騁快筆者所優爲恐非諸君子創時務報之深心所宜然也昨讀譯東華雜誌漢學再興論爲之躊躇四顧默愧之滋畏之以彼人士猶能言修身齊家設立教育之當取法猶知尊論語爲純然道義之書並推存亡消息之理謂國學勃興將歷倒西學我方靡焉欲步其後塵彼乃皇然而思返古道我方貶聖賢以遵西洋之善治彼且稽經史而建東洋之政策兩冊鱗次之間自立也若彼自屈也若此比而觀之其何以解焉然則吾時務報上而規誨下而傳語達諸朝野播之列邦誠有談非容易者諸君子綜才學識之三長鑑今於古策中以西蒙每奉一編輒欣戚交心歌泣不知其由意者謹言

日出既痛砭沈痼猛覺羣迷其必寫畏天命憫人窮之苦衷昭揭蕩平正直之王道於溥海內外使凡業臻富強之國幡然知仁義之爲福而當務爭攘之爲禍而當戒有以淡其欲念戢其雄心則豈惟中夏安四裔亦且俱安載書之盟請要於季路弭兵之會成言於向戌此則諸君子主持壇坫之盛美足以尊國勢而保黎民由是以大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乃爲不得已之實事其或不然第懲庸論忌諱虛矯而矯枉過正務錄一切蔑古拂經干紀狂誕之說無益於已亂而有餘於召釁誠未見其可也隸也愚昧妄援彈駁之條私爲芻蕘之獻伏乞鑒宥而賜裁擇焉

葉煥彬吏部明教

泰西之教魏源海國圖志考之未詳又不見其舊約書亦爲未備近人宋育仁采風記合舊約新約二書闢之可謂有功名教矣但其所載舊約書與余所見者又別一譯本蓋中西文字既異教旨又屢有變更或一書而譯者不同是未可定至尊奉十字則新舊固無異詞而其說之兩歧亦始終不能合轍予嘗反復推求而知其教之不能自立也夫中土教之最古者爲巫迨黃帝正名百物進草昧而文明於是堯舜繼之以無爲爲治道教始萌芽于此矣老子箬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道家宗之故後世稱道教者必曰黃老老氏之學一變而爲儒再變而爲法其入夷狄而爲浮屠也又變而爲釋釋教盛於身毒卽今之印度也今西域海西諸教若回回若天方若天主若耶蘇又本釋

氏之支流餘裔各以其一鱗一爪縱橫於五大洲之間蓋天下古今之教未有大於道教者孔子問禮于老聃見于馬遷史記莊子亦漢人如王符潛夫論應劭風俗通亦云孔子師老聃武屢言之梁祠石刻畫像有孔子見老子圖是孔子之學出于老氏言本有徵昌黎原道闢之乃干城吾道之言非不見漢人書者也不思青出於藍冰寒于水問官郊子竊比老彭惟其學無常師愈以見孔子之大此亦何必爲孔子諱哉當孔子之世而隱與之若敵者則有墨子墨學亦出於道家周之太史史角因魯惠公問郊廟之禮天子命之往而其學傳焉呂覽當染篇紀其事史角與老聃同時又同典禮淵源授受可得而言至其末流水火墨則非儒孟亦闕墨卒之理勝者立理絀者微此孟子之書所以進而同於六藝也孔教爲天理人心之至公將來必大行於

東西文明之國而其精意所構則有以輝光而日新倫理爲中西所同血氣尊親施及蠻貊好生惡殺人心之本然孔子志在春秋以救一世之亂逆行在孝經以立萬世之紀綱復有論語一書綜百王之大法傳其教者如曾子如子夏如孟子皆身通六藝之學心究萬變之情凡人心所欲言者莫不於數千百年以前言之殆彼蒼默知有今日之時局而先以戰國造其端人之持異教也愈堅則人之護聖教也愈力西人之言曰爭自存理固然也泰西之教之盛無如天主耶穌其教蔓延于五州又浸淫及於亞州之內先識之士謂孔子之教將寢息百年而再興再興之日則諸教皆爲所混一余則以爲不然夫觀孔教之廢興當觀乎人心之利害彼教之消長名義之虛實推行之難易而後百年內外之局得於今日斷之今五州民戶中國號有

四百兆眾矣此四百兆者男女老幼人人意中有一孔子雖有刀兵水旱之劫以去其三百兆之眾而所遺之百兆非以無形之孔教治之則篡弑相尋天下且成爲虛器何有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也者況今日西教之中有所謂卜斯迭尼教者其人多世家貴胄以忠孝節義爲宗以尙儉弭殺爲戒又有剖而司登教者倡君爲民首之說以糾平等之非天主耶蘇之教西國未之從者十之二三自卜斯迭尼教興而人心靡然向風實爲通孔教之漸剖而司登教雖未盛行而言之成理至今亦與諸教會並立至其國之言格致學者又往往與兩教相牴牾此實彼教之隱憂而孔氏之先路矣此利害之說也天主立教本於摩西摩西十誡尙不悖于大道天主離其宗而益之以虛幻舊約書中所載無稽之言不一而足其傳于中土最早者如天學

初函中之西學凡天主實義七克畸人十篇等書皆經中人潤色而其旨總不逾于釋氏西學凡及南懷仁坤輿圖說後皆附景教碑是彼族亦自知其學之所自來亟思藉以自重今乃詆釋氏爲偶像母亦數典而忘祖耶考景教碑文一則曰三一妙身一則曰匠成万物一則曰判十字以定四方一則曰印持十字一則曰七時禮讚一則曰七日追薦一則曰不畜臧獲一則曰不聚貨財皆確爲天主教之宗旨其碑額刻十字以雲繞之又教士有出家不娶之例亦沙門之遺及耶蘇之徒變其說以爲耶蘇釘死於十字架死而復生此欲神怪其詞以新一時之耳目愈久而愈失其宗竟不知十字爲何義馬可福音言耶蘇使其徒背負十字架以行此卽十字軍之緣起而又云余見彼教所佩之橢圓銅牌蘇釘死于此可謂請公入甕矣耶蘇釘死于此可謂請公入甕矣牌最初者圖聖若瑟像若瑟卽約瑟之轉音是爲彼族遷埃及

之祖其父雅各則受神傳言者也又有圖瑪利亞母手抱耶穌太子母子各持念珠珠下綴十字架者又有面圖耶穌受洗背圖三矢交格者又有面圖耶穌背圖十字架若今之地球架者至今日兵士所佩則一銅十字架上圖耶穌被釘之狀飲水而不知源變本而又加厲則其教之鄙陋在西士亦明知其非而思所以易一顛撲不破之義以固其說宋育仁謂其舊書文多俚野不欲異教人見之亦未必盡然特以新教盛則舊教衰故舊約亦因之而廢耳此消長之說也溯其初十字之義亦如中文之一畫開天已耳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說文解字曰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中央四方備矣造字之聖人豈預爲彼教說法哉蓋地之全體古人亦已前知地球之交線卽十字之理大戴禮易本命所謂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是

也神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四方消息所以立體則中央也黃帝甲乙位東方丙丁位南方庚辛位宮孔子之說士也曰推十合一二中國立教造字之先無不因四七義牟子理惑論云老子手握十玄寶相大寶積經言佛身有卍字立哩未瑳二合唐云吉祥相也有二世界品之一慧琳音義泐下云林云吉祥海雲夫所謂室利鞞瑳卍也所謂吉祥海雲唐之譯義也卍卍字之變體以中文畫之則成卍

又竊中土之單文乃彼於其義則日變日非徒託于鬼神以行其術而中國則自立教之君造字之臣未嘗斷斷于一字之義儒柔其民此虛實之說也自來中國之士攻彼教者失之誣尊彼教者失之媚故謂西人無倫理者淺儒也謂西教勝孔教者繆種也果其有倫理則必有孔教觀于中人不讀孔氏之書而知有孔子視彼以鬼神役其民者功效又何如耶凡天下之教不立於中正則不能久且大道教至今微矣三寶乃其至精之言施之今日真同芻狗彼其教能治民簡之世不能治民繁之世能治民愚之世不能治民智之世其實用在禮儒家得之所以宰六合而有餘其流弊在柔釋氏得之所以衛一教而不足西人自言一切政教源於印度而反柔爲剛遂能雄視宇宙然以最尊之十字立教而前後屢變其詞以最强之兵力行教而

不能脅西國以盡從其教孔教行之三千年未嘗以兵力從事
此難易之說也知斯四者則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篤敬可
以達於殊方魑魅罔兩可以消於白晝漢制雖改而不改民權
不伸而得伸由亂世而昇平而太平託於悲憫者夫亦可以息
喙矣

輶軒今語評序

翼教叢編四

學使宛平徐先生壬辰分校禮闈余出其門下其時先生服膺陳東塾之學會以手書相告欲余遠師亭林近法蘭甫余復書略言亭林命世大儒當時漢宋之幟未張故其箸書無漢無宋一以實事求是爲主師之固所願也蘭甫人品亦篤實可風而其講學調和漢宋在門戶紛爭之後所謂舍田芸田不可法也考據無如漢人之精義理無如宋儒之專學者當求吾學之通不當求古人之合此爲人爲己之界也自後四五年中未嘗以一書相問難丙申再遊京師見先生于寓宅時先生悲憫時事頗張康有爲之說余不謂然丁西南旋先生拜督學湖南之命時康之弟子梁孝廉啟超來主時務學堂以六經并入西學先生和之手頽條誠分諭各學又有輶軒今語一書卽條誠而引申之與康梁若相左右嗟乎外患日迫學術日漓

復有公羊改制之說煽惑人心處士橫議之風不圖復見于今日此則有心人所爲長太息者也余于先生旣受場屋一日之知謬蒙湖湘偉人之譽不敢聽惡言之入有負師門略綴評詞以明益咎之義昔孔子問禮于老聃而不傳老氏之學余于先生殆同此志矣光緒戊戌仲春長沙葉德輝序

南皮尙書前著有輻軒語分類發明啟悟學子其勤至矣輒仿其例撰爲輻軒今語先出學語一種以告湘人蓋學派不明則起點已誤不可瘳也或曰今語之論學與前語之學語合而權之毋乃例同而意別乎應之曰南皮之學主乎通今者也道與時爲變通尤南皮常持之論也然則今語之作時爲之也風會之轉如機軸之運行而心志之契猶鍼芥之翕合邇者明奉詔旨宏開特科歲舉之年兼以算學藝學時務另試朝廷變法求才之意無非欲多士急究當務挽濟時艱湘中不乏殊尤其有讀是編而幡然興起者乎跂予望之已

光緒 年 月 日督學使者宛平徐仁鑄

輻軒今語 學語

一經學

經學當求微言大義勿爲考据訓詁所困

近世治經者莫不宗漢學然漢學亦有二種西漢之學主微言大義東漢之學主名物訓詁西漢儒者禹貢行水春秋折獄詩當諫書凡一切經濟莫不出于經義故董注都賈長沙劉子政皆以經師而爲一代治術所宗此通經致用之極效也名物訓詁亦經學中之一派讀古書者所必當有事也惟本朝儒者以爲舍此之外別無經學則大不可數百年來通人碩儒咸疲心力于此閒班孟堅所謂解一字之義至千二三萬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誠所不免至于今日外患日迫學者漸知考据之無用從而棄之而經學亦因之陵夷衰微矣其蔽皆坐以爲考据之外無經學因考据之無用而並疑經學之無用蓋微言大義之

學之中絕也久矣故今日必將西漢以前之經學發揮光大之則六經之傳孔子之教庶可以不墜也

簡曰微言大義後世義理之學之所本也名物訓詁後世考据之學之所本也二者不可偏廢蓋不通名物訓詁無

由得其微言大義 國朝諸儒屢言識字以通經通經以

致用見于書序文集者不一而足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子部儒家類已詳著此旨何嘗以爲此外別無經學惟江藩漢學師承記堅持門

戶之見至今貽人口實然此等偏愎之論蓋疾當時空疏

而居大位者有爲而言桐城方植之作漢學商兌攻之二

書具在人亦無有爲左右袒者蓋是非之公人人得而有

者也若謂西漢經濟莫不出於經術東漢亦何獨不然外

患日迫凡空談學術經濟者同歸于無用未見微言大義

之致用卽能勝于考据訓詁特微言大義可以比傳近事
故藉此以行其私此則西漢諸儒聞而痛哭流涕者矣
經學當口說傳記二者並重

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謂其徇口說而背傳記要之傳記
口說二者缺一不可傳記之起本大易之十翼聖人自定
之經而自傳之其次則喪服傳出于子夏公羊穀梁二傳
或以爲並出于夏而皆口說相承二戴記漢世所傳而孔
門遺說十居八九然則傳記口說初未嘗歧而爲二也後
儒論漢人所著經說分爲內傳外傳兩體而西漢書若尙
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皆外傳體也蓋經學本以通
其微言大義達於政事爲主不必沾沾于章句訓詁間此
西漢經術所以爲美也若詩之毛傳書之孔傳迺內傳體

舊題西京之書然孔傳之僞閻百詩惠定宇已有定論毛傳之僞近儒魏默深等亦已疏通證明蓋西京實無此學派也

翻劉歆欲立古學故隱以循口說諷公羊此各尊所聞不足爲異平心論之口說傳記皆所以傳經口說託之傳聞失多而得少傳記託之載筆得多而失少況今日羣經如日再中何假口說今語之意蓋主康有爲之野說而以康之弟子之稱南海先生曰者爲口說之遺不知口說盛行邪說將遍天下而又無傳記以載之使一時是非之迹後人不得而知稍知治學之人未有不知其言之失實者惟考試爲利祿之途頗足以震盪風會故揭其用心如此以待來者辨焉毛傳之僞自魏默深發之攷毛公或云周

秦之閒或云河閒獻王博士之小毛公劉歆之世已無實

錄按班書儒林傳不言毛公得何人之傳藝文志云自謂子夏所傳亦微詞也陸氏釋文敘錄敘毛以前傳授頗

詳蓋本鄭氏詩譜六藝論陸璣疏鄭陸在劉班以後未必能詳其傳惟以爲出自河閒府中則眾說皆同也故

其移太常博士書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

文意趨注書禮左傳意謂三經既立則毛詩亦因緣而立

其所以不敢昌言者以其時今文之學盛行毛傳出自河

閒獻王府中絕無師傳可攷耳然謂之無師可也謂之爲

僞不可也其書正出於西京何得於西京無此學派且三

家既亡毛傳又僞試問今日應讀何詩若云理三家遺說

以復今文除韓詩略存章句外齊魯已難於區別得失與

夫門戶傳授之出入此必不可行之事也何況毛傳卽僞

經固不僞因毛廢孔因傳廢經魏默深晚年病風魔以死

其亦與戎之報與吾願海內學人引爲痛戒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春

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尙書大傳詩外傳之類今語本此

經學當以通今爲主義

近儒之言經學者動曰經學所以考古此最謬之論也夫古旣已往矣考之何益若治經而僅考古則誠如莊生所言六經皆先王陳迹耳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太史公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爲臣者不可不知春秋苟將六經大義按條摘出而證之以今日之政事雖其中有因時變遷不盡可行于今日者然其所言公理爲出治之本及條目之可施行者尙十居七八也經學果無用乎哉

評曰以考古爲謬何以知有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又何以

知有東京考堯訓詁之學此豈不考而得知者耶孔子曰
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何嘗以其既往爲無益耶吾師
孔子吾不知有莊子

經學當先通春秋公羊傳

孟子每敘道統述及孔子卽言春秋若以爲孔子生平最
大事業無有過此者太史公董江都漢之大儒其稱道孔

子亦必舉春秋何也春秋者孔子經世之書也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

王之孔子有用天下之心有救天下之具特道旣不行無

從措施以表著於當世乃舉其素所蘊積者一箸之于春

秋此如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馮林一之校邠廬抗議聖

凡雖殊而用心則一故孟子以爲天子之事以其所言皆

將爲後王法也亦如西人之果魯西亞士虎哥等以匹夫

而創爲公法學萬國遵之蓋春秋一書實孔子所定之萬世公法也特當時有所褻譏貶損不能不避時難故因行事以加王心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董子春秋繁露

傳口說以告來者故公

羊氏所傳大義最爲博深切明西人政治家必事事推原於公理公法之學以爲行政之本今春秋者乃公理公法之折衷也學者必先通春秋則可語之致用矣

新會梁君新著春秋

公法學一書最可讀

評曰春秋素王之說此七十子之徒推崇孔子之學非孔子自居於王也漢世三傳爭立學官弟子各張其師說惟公羊家用心至巧其牽合圖讖以爲春秋因漢制而作既足以結人主之心而箝古學之口又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弟子徒眾布在朝列其時父以是詔其子師以是

傳其弟亦如今日時文之士雖有命世大賢其力不足以
 抵拒此其所以盛行于兩漢也至于左傳文煩義重立學
 又遲其學徒亦知依附時君已落公羊之後此其學有巧
 拙效有遲速苟非有志之士未有舍短幅之公羊而習長
 編之左傳者也今世公羊之徒必欲斥左傳為偽不思桓
 譚有言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而不知也可謂
 深於左傳者矣桓譚又云劉子政子駿兄弟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桓譚而為此言則固非專袒左氏者漢之通人無不如此也康有為之徒煽
 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時制乃託於無憑無據之公羊家
 言以遂其附和黨會之私智此孔子所謂言偽而辨之少
 正卯也公羊之義隱微是以呂步舒不知師書至下董仲舒獄畦引以公孫氏當復興勸昭帝禮位而以妖言惑眾伏誅此惑于改今語之旨非欲人讀公羊乃欲人制之說也可不大哀乎

讀春秋公法學耳若夫黃梨州明夷待訪錄一書其原君
篇隱詆君權太重實開今日邪說之先聲建都篇謂金陵
爲王者都遂導洪秀全之逆志儒者立言不慎則害隨之
矣馮林一校邠廬抗議雖其言可采者多而迂曲不通者
亦自不少卽其已行者論之如采西學製洋器諸議行之
已三十年而法日兩次戰事何以無效是知變法而不變
人不值外人一笑耳至萬國公法強國用之則聲氣得相
聯絡弱國用之則朝夕爲人牽制西人與中國交涉之事
何者合于公法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而況孔子之公法
並未行于春秋攀鱗附翼而龍鳳矯然于雲表吾見其墮
溷而已矣

劉逢祿左傳考證云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待左
氏而後明此言最謬當夫子之時各國史記尚
在自不待左氏而後明及數十年後設無記事之書何以
考其是非得失三傳皆尊聖人公穀發明作義左氏取證

本事義當並尊特私家水火貽害二千餘年此真經學之罪人矣學人當引爲前車之鑒何乃效尤耶且劉申受之書所指左傳之僞並無實證不過以公羊左氏比勘得失而已不過以空文攻駁漢志而已兒童辨日豈足以服左氏之心耶如謂漢志隱護左傳何不並公羊之學而夷滅之而必留此勁敵與人掎擊之柄不亦太愚耶龔定庵雜事詩注有左傳決疣一卷云據劉歆竄益左氏顯然有迹者此書今已無傳意亦竊劉氏之緒餘耳新學僞經考宗旨不出此數人皆治經之病狂者成都尊經課藝有周寶清擬代太常博士答劉歆書立言甚巧其實早爲西庫全書提要所斥彼不知也又以毛詩左傳義同者條列之謂二書爲一手所造無論其比證之未埒也而外此如易知禮之與左氏合者則又何說之然則歆書所云古文舊書內外相應者皆有徵驗之言宜博士之不能置對矣

四書宜留心熟讀

莊子稱孔子有內聖外王之道外王之道在春秋內聖之道在論語論語爲門弟子所雜記若分類求之何者爲微言何者爲雅言何者爲小學何者爲大學條分縷晰心得自多中庸白漢書藝文志卽裁篇別出鄭康成謂爲子思

述聖祖之德所作蓋孔子之行狀也內外之學皆備于斯
大學一書卽古者大學堂課程先後次第條理秩然其中
多言大同之義尤爲精華孟子者孔門後學之龍象傳春
秋太平之義其所言治天下之道按諸今日時勢最爲合
宜故四書者皆羣經中之精液也朱子特尊之誠爲卓識
惟集注發明尙少今尙當以萬國之政學引伸而光大之
評曰孟子以距楊墨有功以言性善傳道今日時局雖與
戰國相近孟子究未嘗昌言毀周其見諸侯陳王道稱古
先亦如孔子之周流列國欲行其道于天下耳然此志此
行惟孔子出之爲無弊孟子學之已不免近於游說朱子謂孟
子磨棱合縫有未盡處所謂坐懷不亂柳下惠則可魯男
又謂孟子不甚細膩子則不可也集注一書較論語尤爲精密以賢人而述賢

人之心故能千載合契今乃欲以西國政學引申光大之此援儒入墨之旨非朱子所樂聞也若謂藉西學以存四書則六朝時佛老盛行君臣上下舉國波靡而孔氏之書未之或廢何耶

周禮宜分別觀之

周禮一書或以爲盛水不漏或以爲瀆亂不驗平心論之眞僞參半蓋其中成周舊制各國舊制十居五六而劉歆等臆亂增益亦十之四五大約地官一篇最爲精華春官一篇全屬舊俗天官一篇增益君權以媚人主者最多焉考工記又古書之別行者也要之全書之中其與今日西人政事相合者不一而足言致用之學者所當知也

評曰以周禮爲劉歆僞撰宋儒胡五峯之言也朱子已駁

之近世萬

充方

之徒揚其頽波康有爲又拾萬方之唾

餘以爲新學僞經之證其本旨祇欲黜君權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發摠其際侘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謬妄則固自知之也於是借一用周禮之王莽附王莽之劉歆以痛詆之以王莽之君人人得而誅之耳既僞其書而其合於西制者復不能爲之割愛則眞僞參半之說起焉劉歆媚王莽已無逃於萬口之誅中人媚外人獨不畏劉王反唇耶

左傳宜作史讀不必作經讀

春秋一書乃孔子經世大法爲萬世公理公法之祖太史公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蓋每條皆有大義存焉非記事之書也左氏者當時史家之言其所記之事偶與春秋

同時而實非為春秋作傳故漢儒咸謂左氏不傳春秋蓋實情也後儒好事者以解經之語附益之實則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甚無謂矣讀左氏可以考見當時列國之風俗政治得失其可與今日相印證者亦甚多

論曰古無史名六經皆史也是以漢志附史公書於春秋家至晉荀勗中經簿乃以甲部錄經丙部錄史於是經史分流矣三傳各附經而行初未嘗自立經號今世公羊之學必欲斥左傳尊公羊以為抑左於史而左即廢而公羊即申此不知經史之流別者也又篇中既言考古無益何以又欲讀左傳考其考風俗政治耶

論之詳矣

左氏不傳春秋乃今文家私師之詞前人

爾雅止須讀郝氏義疏一部說文止須讀段注一部

古人以此等事爲小學蓋童蒙而學之者也近儒窮畢生之精力白首而掣究之其乖於小學之義甚矣 國朝諸先生咸以小學爲六經之鎖鑰謂不得鎖鑰則無從啓戶而入堂奧也然終身持鎖鑰而不啟戶不入堂奧則長爲門外漢而已諸先生斷斷攷訂譬之舌人譯通今古於經學不爲無功然歷祀數百此學旣已大明彼作室而我居之彼制器而我用之士生今日宜專心壹志肆力於微言大義經世致用之經學不必仍向此間討生活矣故略舉一部以示程至諸先生之爲此學者部帙紛如疊牀架屋數十年來學子不知大略人才日趨窳瑣深識之士當能知所自也

詩曰 郝懿行爾雅義疏乃因邵晉涵之正義而作者也段

王裁說文解字注誠爲有功于許書而武斷擅更之處亦未盡善是以書成後議者至十數家謂二書應讀可也謂止須讀二書不可也前轅軒語舉此二書不過示人以入門耳非謂以二書卽足盡小學也數十年來學子人才固不必收效於名物訓詁亦未必得力於微言大義魏默深已試令矣有何政績讀龔定庵千祿新書序胸懷猥鄙能致用乎康門之士每欲舉一切舊學之書大聲疾呼而廢之於是人不知有古書惟知有康學將來外人用事尊南海如鉅子奉時務爲前驅此其處心積慮視始皇坑儒愚黔首之智尤爲過之無怪其徒日日欲爲始皇呼冤人人欲學李斯焚書也學術之壞如此時事尚可言乎

二史學

史學以通知歷朝掌故沿革得失爲主不可徒觀治亂與亡

之迹

治亂興亡者已過之事莊子所謂陳迹也其所以治亂興亡者則在掌故讀史者所藉以致用也故以正史言之則讀志所得多於讀紀傳以通史言之則讀通典通志通考所得多於讀通鑑若兩漢會要唐會要五代會要漢唐事箋日知錄廿二史劄記等書皆宜先讀先知歷代掌故之大概然後可以有心得

評曰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與夫治亂興衰之迹此二者皆讀史之鈐鍵此類所舉卽考古之書焉得云古既往矣考之何益資治通鑑一書卽史中之微言大義三通卽史中之考据訓詁康門之士喜鄭漁仲之言變法而惡溫公之譏孟子黨同伐異因噎廢食世有達者當起而辨之至趙

雲崧之廿二史劄記與王西泚之十七史商榷事本一轍
乃於趙書則曰宜先讀於王書則曰宜屏絕強分門戶尤
所未喻

史學以官制學派二端爲最要

官制爲一朝政治之所出學派爲一朝人才之所出二者
皆治亂興衰之大原也中國二千年政治學術大率互相
因襲未嘗衡以公理而思所以變通之道故其沿革靡得
而多言焉然覘國者固不得不於是也歷古史家皆以地
理爲一大端然古地理之沿革考之無裨於用兵惟阨塞
似屬要圖然輪船鐵路旣通火器日精行兵之道悉與古
異地理之學須以新法講求不能如向者史家之云云也
評曰地理之書以新出者爲優此言是也官制學派史學

中亦不僅此二端至謂中國二千年政治學術大率互相因襲未嘗衡以公理而思所以變通之道此言非是官制省併載在史籍無待縷述矣若夫治術學術無迹可循西漢尙黃老兩漢尙經術蜀漢尙申韓魏晉以後至於六朝尙佛老唐尙詞賦宋迄元明尙理學君相持之爲治術儒生習之爲學術歷觀治亂得失之故大抵崇儒則治用夷則亂近王則治襲霸則亂康門之士必欲如趙武靈王之服胡服梁武帝之行佛法而始謂之變法耶抑恨漢唐以來之君不見彼法入中國耶一意欲變中而西假一事以發明之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談時務者服膺孟子眾口同聲何不請事斯語

史學以民間風俗爲要義

自後世史家競講史裁務刪節其文以爲謹嚴記載稍碎
細者則以爲繁蕪矣此一蔽也晚近以來全憑碑傳連篇
累牘悉屬諛詞此又一蔽也要之史者欲使後世知一朝
所以立國之道而已西人之史皆記國政及民間事故讀
者可考其世焉中國正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
疆土之術及其臣僕翼戴褒榮之陳迹而民間之事悉置
不記載然則不過十七姓家譜耳安得謂之史哉故觀君
史民史之異而立國之公私判焉矣今日欲考歷朝民俗
求之於正史反不可得而別史雜史之類時復記載之亦
學者所當厝意也

評曰 史學之弊前人已論及之此言是也惟欲仿西法立

民史則又不然劉知幾有云州閭細事委巷瑣談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此王隱何法盛之書所以不傳於今日也且歷代正史亦何嘗不紀民間風俗之事史公傳游俠貨殖漢書亦傳貨殖范書傳逸民方伎晉書傳隱逸魏書志釋老其人不登於朝籍其事不載於國史謂非民間風俗之事乎若謂工商之政則總時之變當以何人任之中國官不護商商不利國積世如斯實難補救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有君之史民有民之史中國自堯舜禪讓以來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姦宄叢生以君主之猶且治日少亂日多以民主之則政出多門割據紛起傷哉斯民不日在瘡痍水火之中哉

史記乃一家之言不可徒作史讀

戰國秦漢之間諸子百家紛起著書皆有心得各有體例太史公之爲史記也其自序竊比春秋謂通天人之際究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蓋實著書家之創例也其書所言三代之迹粲然可觀欲通古今之治法者舍此末由特尊孔子尤爲絕識其列傳備著當時所有學派如貨殖傳爲商學家游俠傳爲墨學家扁鵲倉公傳爲醫學家司馬穰苴傳爲兵學家之類皆有深意存焉後世斷代爲史而效其體例不周不備殊非史公之意矣讀史者以太史公正班范以下可也

評曰史記一書千古絕作然其發憤著書別有深旨非今日之時事也

後漢書宜先讀

後漢風俗最美名節最盛范蔚宗表章發揚亦有特識全書文章淵懿穠茂在不古不今之間學文者當讀之

評曰康門之士最惡班書以班志多因劉氏而成其間臆載今古文學六經傳授鑿鑿可憑不得遂其僞六經之伎倆也先讀范書而不知范書以前之事有是理乎

史公以後以鄭夾漈爲史才之最

中國學者之大蔽在不用己之心思耳目而惟聽命於古人之心思耳目故每作一事著一書皆因仍蹈襲莫敢自出新法以變古人之舊者此二千年治少亂多之所由而史官又蔽之最深者也鄭漁仲生乎千歲以後奮然欲變新法其通志二十略多發古人所未發言人所未敢言學者讀之可以發揚志氣增長智慧不徒爲史學之益而已

宋有兩人心術不可問鄭夾漈著書之王安石也王安石用事之鄭夾漈也天生斯人以亂古今之學術以速天水之覆敗乃謂其書可以發揚志氣增長智慧吾未之聞也康門之士蓄意亂法故合於亂法之旨則曰其書有用不合於亂法之旨則曰其書可燒是非顛倒黑白淆亂悲乎

九通當擇讀

欲求歷代掌故沿革得失則九通其薈萃矣然卷帖浩繁寒士之家多不易備卽備矣而望洋興歎鮮不卻顧不知讀九通固非甚難也通典之精華大半爲文獻通考所采入則讀通考不讀通典可也通志之紀傳與正史出入可無讀其學術心得皆在二十略讀略足矣通考門目雖有

二十而其切要當急讀者不過田賦職役征權國用學校

選舉職官兵刑各門耳其餘或古者甚要而今日可緩如

建郊社王禮宗廟象緯之類 或他書詳備可以別求 如輿地經籍四裔之類 然則

所應讀者不過三分之一而已以例各通亦當爾爾況前

三通爲杜鄭馬各出心得各定體例自著之書故三家不

妨並存若續三通 皇朝三通同屬一時延臣奉 敕之

作重規疊矩舉一卽可反三此其可省讀者又不止過半

而已然則九通望若繁博究其實則必當讀者不過百餘

卷欲講掌故學者與正史各志參讀之知其因革損益之

得失然後據以讀東西各國之史擇善而從則可以言經

世矣

讀無書不宜擇讀何止九通大旨欲人擇其合彼者讀

之耳

近儒史學考訂之書悉宜屏絕

國朝儒者持其考訂之學欲以代聖統遂令天下學人心目中以爲除考訂外無經學其禍後學已不淺矣梁玉繩王鳴盛輩又挾此以言史學雜引筆記旁搜金石訂年月之訛誤校人名之參錯此等雕蟲小技壯夫不爲用功雖勤可以束閣

評曰康門之士欲屏絕王鳴盛梁玉繩之書令人不讀惡人讀書耳博學耳且惡人讀此書而及他書讀他書而遂明理耳吾試舉一事以問曰己亥渡河訛爲三豕應校不應校如云不校則三豕渡河豈復成爲文理耶又試舉一事以問曰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爲

父母羣弟所容

元大德本

明監本以下均作不爲父母羣弟所

容此事關係鄭君一家風俗一人人品應校不應校如云不校豈不厚誣古人耶梁玉繩史學有古今人表攷一書案班自序云昭善顯惡勸戒後人此史官之責也其書有古無今師古以爲未畢張晏譏其差違紛錯然自書籍以來由卷子而槧刻展轉沿訛已失班氏之舊錢竹汀王西泚讀而校之至梁而集其大成可謂有功史學矣如云不校則班氏勸戒之旨將不復明願乃目爲雕蟲小技耶

三諸子學

諸子之學可與六經相輔而行

中庸述聖祖之德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孔子之教如周室諸子之學如

齊秦晉楚魯衛雖或始終恭順或小有僭竊要之必合而
觀之然後聖人之全體大用乃見當其盛也孟子以距之
者尊聖人及至今日百學皆陵夷衰微矣漢志所謂禮失
而求之野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故今之學者但當以
諸子之學尊聖人不必摭攘斥異端之舊說也

評曰康門之士因漢書詳載今古文學則掎擊之不遺餘
力此又以其序次九流可以牽合今日之異學則援引之
惟恐不及孟子以距之者尊聖人未聞以迎之者尊聖人
諸子之中有著書者有不著書者其所著書有今存者有今
佚者

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可以盡見諸子所著之書其今無
傳本者卽佚也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略搜一二亦有其學

派類見于他書而其人實未嘗著書者卽如孟子力闢楊朱而未聞楊朱有著書其言僅見于列子之類是也

評曰周秦諸子之書大抵皆門弟子所記卽論語孟子亦然其傳之與否惟視其學如何耳楊朱之言載在列子當時楊氏之徒固有記述特爲孟子所闢又不如墨子之兼愛取悅于人是以其學不行其流遂絕耳西國諸教所謂彼亦一是非安能奪我中國楊墨所不能侵釋老所不能蝕之孔教哉

諸子之中可分爲兩種一儒家一非儒家然其學皆出于孔子

漢書藝文志以儒家與九流並列頗爲失當儒者孔子所立之教也儒家皆七十子後學也其餘諸子皆自立一教

者也願其持論雖殊然實則皆出于孔子漢志所謂九家者皆六經支流餘裔也諸子皆在孔子後汪容甫述學章實齋文史通義略能言之要之當時列國並峙民智大開諸子見孔子創法立教以示萬世因亦各出其所心得思以易天下如印度之九十六外道希臘之七賢皆一時豪傑也今中國之書流傳于後者六經以外惟諸子最爲精深博大能讀諸子者較讀史所得尤多也

論語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集解馬融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名也據此則儒教非自孔子立矣班志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爲最高此卽明道之儒也又云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

之此卽矜名之儒也今日康門之士毋亦班氏所先見而
匿笑者乎夫班志以論語中庸比于六藝其推崇孔氏可
謂至矣何者失當韓非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
八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子之儒
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
儒今存者三子思孟子孫氏子張氏顏氏漆雕氏附見於
論語韓非顯學篇又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與孟子
言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相合黝始傳漆
雕氏之學者劉向說苑權謀篇有漆雕馬人孔子曰君子
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惡也微
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得見得無數卜乎馬人蓋漆雕之
族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云孔子弟子漆雕
啟後是漆雕氏之學其家傳者亦自不少論語言樂正氏
子使之仕而云未信則其學之篤實於此可見矣樂正氏
附見于孟子自非孔子大聖立言垂教皆不能無病此所
以尊孔氏之學如經而抑八儒之儒爲九流也不列九流

更列何部至諸子之學亦不盡在孔子以後道家源于黃老墨家始于尹佚班氏明言其出明述其流康門之士又不信班書而老氏之書固在也尹佚之說猶存也此其人尙不悖于大道而已若存若亡如此而謂孔子之教必附合印度之九十六外道希臘之七賢始得流傳于千古豈不謬哉豈不謬哉

宜先讀子學流派各書以知其大概

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韓非子顯學篇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論六家要旨漢書藝文志中諸子略皆言周秦學派之書參而觀之可得其概史記之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列傳游俠列傳老子韓非列傳司馬穰苴列傳扁鵲倉公列傳貨殖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等皆可作諸子學

案讀也

評曰此讀書之士所宜知也窮諸子之得失而後知孔子之所以不亡者非藉百氏之羽翼

讀諸子可分先後

可先讀管子荀子莊子墨子列子次讀老子韓非子商君書文子公孫龍子鬼谷子次讀呂氏春秋新語淮南子法言新序說苑鹽鐵論潛夫論申鑒論衡等

評曰諸子之學閒有可以治國者大抵雜霸之主偏隅割據之世耳其言既有可采其書因亦不亡讀之何先何後

鬼谷子心術險詐毒于戰國策荀子功在傳經亞于孟子

荀子性惡非十二子最爲後儒所議嚴鐵橋謂性有善有惡主善者居上游主惡者趨下流其論最通至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祇十子無子思孟子或疑其門人李斯之徒所附益是也

漢以後無子書

周秦諸子皆自立一教與孔子隱若敵國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自秦始皇焚百家之言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之後于是九流之學頓絕自此以往皆定于一尊矣雖有著述之家不過羽翼經傳言有淺深要歸一致其與周秦諸子情實迥然不同故漢以後無所謂子書後世目錄家強爲湊附歸併分晰動見失當甚無謂也故漢以後卽有號稱子書者皆可以不讀

評曰九流十家後世最盛者雜家小說而已兩漢以後儒術大昌九流亦未遽絕道家無論矣墨學行于海西歷代農桑種植之書傳者不絕法家之學如唐律洗冤錄之類至今不能出其範圍而陰陽天算愈後出者愈精然此猶

謂無子書之名也魏徵爲有唐一代名臣其學術治術見于羣書治要一書此書所采漢以後子書約十餘家多精切可誦者然此猶謂中國失傳之書也若夫宋之五子特開道學之宗朱子全書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刊布學官卽今語亦謂宋學書不可不講謂漢以後號稱子書者皆可不讀毋乃偶有未照與若謂與周秦諸子情實不同則周秦與兩漢亦各有其情實讀周秦者將不必讀漢子與諸子之學多與西政西學相合

近人于西學一門考据頗詳西政則中國尙少講者曩者華人震驚西學以爲絕技謂震旦之人所不能至固屬自棄近人有牽合比附謂西人之學悉出中土者亦涉自大之習致爲無謂要之陸子靜所謂四海各有聖人出焉此

心同也此理同也此所以東西雖遠絕而政學之暗符者不一而足也西人藝學原本希臘政學原出羅馬惟能繼續而發明之遂成富強我中土則以六經諸子之學而數千年暗昧不彰遂以積弱學者不可不自奮也

讀曰太史公曰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漢書大秦諸國卽今之泰西雖四方各有聖人安知中學不傳于彼族中國六經之學暗昧不彰者正諸子異學蝕之也然歷世儒者表章而發明之正如日月之蝕蝕而卽明孔子春秋之旨曰內中國而外夷狄日學春秋日學孔子云何不知如云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未聞中國而進于夷則夷之也積弱自強皆人爲之英自維多利亞繼統而始强大德自畢士馬克入相而致太平識時務者其亦知所宗主哉

四宋學

宋學爲立身根本不可不講

學者苟志趣不立行誼不端雖讀書萬卷只益其爲小人之具而已故嚮學伊始卽宜多讀宋賢義理之書以養其身心

評曰宋儒之學亦有數派而以朱子爲宗朱子之教則在小學小學之要則在誠敬而大旨歸于辨義利今日康門之士旣僞六經矣又詆君父矣且并拜跪之禮亦欲廢之以法西人矣誠耶敬耶口詆科舉而又工于干祿之文義耶利耶眞所謂讀書萬卷益其爲小人之具而已吾不知其志趣如何行誼如何以此誣宋儒附宋儒宋儒其敬謝不敏乎

宋學書宜先讀學案

黃黎洲先生撰明儒學案宋元學案

其宋元學案未成
全謝山續補之

蒼

萃三朝學術宗派萬流俱備開卷粲然學者因其性之所
近擇善而從卽可以有下手處矣大約宋元學案中可先
讀百源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上蔡東萊晦翁南軒象山艮
齋止齋龍川水心各篇明儒學案中可先讀白沙姚江秦
州江右王門浙中王門東林各學案

評曰

宋學有精有粗有虛有實大氏洛學之傳精永嘉之

派粗朱子之學實陸子之教虛精者近道粗者近俠實者
入理虛者入禪上蔡慈湖其末流純歸于釋白沙姚江皆
其頽波也秦州江右又姚江之頽波也永嘉一派如艮齋
止齋水心喜談事功龍川則流于俠矣康門之士大旨主

事功于宋學本無心得不過知其學之平實不敢以其嫉考据之心肆口謾罵耳而其意則將揚白沙之餘焰以倡粵學之傳此其用心也公論在人吾無以辨

朱子書宜讀語類

朱子博大精深百學俱達後儒編輯朱子文集大全者各任其所長以律朱子於是朱子之學不見語類爲門人雜記不名一類最爲可觀宜先讀總論爲學之方論力行論讀書論知誦門人自述論治道論本朝各卷

評曰朱子之功在昌明正學攘斥佛老非其人讀之有愧也

諸儒文集宜擇讀

附論 國朝諸儒

正誼堂全書所收甚富然不無門戶之見橫渠最能窮理

正蒙等篇多與西人格致之理相合永嘉一派專言治功亦周今日之用其餘諸大家專集如周程朱張呂陸王之類皆不可不讀本朝專門理學家之書宜間讀船山爲一代大儒閱深博大幾合橫渠晦翁之長湖湘後學尤當服膺船山遺書當擇讀顧亭林黃梨洲爲漢宋學樞紐梨洲見地尤卓絕日知錄明夷待訪錄皆宜讀後此則章實齋魏默深龔定庵皆有新論讀之可開拓智慧

評曰國朝諸儒如張清恪陸清獻皆主朱子而斥陸王誠以朱子之書高明沈潛讀之皆無流弊象山之學則止宜于高明朱子謂陸子門人其進銳其退速病根正坐在此至橫渠正蒙合于己人格致彼教中書恆有此論吾鄉曹灼山亦云橫渠西銘出于耶穌此則諷宋學者思有以誣

之也凡雜家之學或偶得其道之偏端如西漢之黃老蜀漢之申韓本與儒術相倚伏而禪悟亦與理學相通此正吾學之大非彼教之精也章實齋文史通議持論與鄭樵同而用心則異是以其書可存魏默深持論驕橫尙知扶翼名教龔定庵文有質無理其人品尤不足道觀其自注詩詞踪迹譎祕靡得而論矣

右舉各條論讀書爲學之法卽前所發條誠中所云刪繁就簡蠲粗治精之旨也至特科 諭旨已恭稟於湘學報端該士子恭讀之餘尤應倍加奮勉又恐偏僻鄉鎮不及周知使者當卽會商撫部院敬錄一通分札各府廳州縣廣爲繕布以期鼓舞士氣泐舊俗而迪新知新會梁氏著有幼學通議一編切實曉暢寔爲蒙養之要該士子等各有子弟能以是書施教獲益卽

在無形梁書當於湘學報分期彙出該士子等務宜仰體使者
諄諄勸導不憚再三之苦衷銳意研求日新月盛蔚爲人才之
藪則使者雖勞形筆牘挽舌兼疲固忻然有餘幸已又記

評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中國小學之書如禮記之內則管子之弟子職朱子之小學皆雜誦在人不必謀野而獲也

正界篇序

正界篇者吾同年友葉煥彬吏部正梁啟超春秋界說孟子界說而作也梁之著書往往以異氏之說詞汨沒我先聖之微言大義君獨辭而闢之論者以爲功不在孟子下昔吾家子魚公著書詰墨仲和公與鄰房生交訟上書不屈方之今日吾媿不肖讀君此篇又爽然自失矣君原稿并錄梁文支離鄙誕不可入木屬君削之而存其標題世有得彼書而校者是非得失較然易明又奚煩吾之贅述哉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上旬長沙孔憲教敘

梁啟超之爲教也宣尼與基督同稱則東西教宗無界中國與夷狄大同則內外彼我無界以孔子紀年黜大清之統則古今無界以自主立說平君民之權則上下無界至其爲學旣斥

左傳而尙公羊矣又謂春秋與公法相通公羊與穀梁同義則治經無界既尊康教而僞班書矣又謂儒林傳爲百家源流藝文志爲經學梗概則讀史無界茲有所謂春秋界說孟子界說二書與其師友長興學記輜軒今語等書列爲中西門徑七種湘人見者莫不羣相駭異夫中國講求西學三四十餘年矣大而海軍製造小而天文格致重門洞開厥學共舉今康梁之徒乃持此以爲門徑欲率湘人而讀之欲挾學官而主之其狂悖亦已甚矣彼既有界我豈無界因作正界二篇以誥湘中子弟之惑於邪說者長沙葉德輝自敘

正界篇上

一春秋爲孔子改定制度以教
正曰孔子改制乃七十子後學
今日邪說之所本其實孔子道
宜而必謂當時假魯而託王背
冕因純儉而從眾謂之改制然
制乎今日談時務者有廢拜
跪禮節可自強之說大
記後人誤以論治爲改制而異
舉而助其非聖之狂談經義盲
明遺老孤懷隱志不得明言所
不無過激此不可同日而語者
濟家善述之常其去聖經不知

也果如界說所云則誣孔子爲去國之臣作空談之祖此何理也萬國公法且不能行於秦西比而同之將來涇渭同流是非倒置此非盡滅孔氏之經不足以快其心志也吾觀今日西士之書且譏宋人性理出于釋迦矣異時十二萬年之中安知不有以春秋爲龔公法者乎是可忍孰不可忍此又何理也

二春秋爲明義之書非記事之書

正曰春秋所重在義而非覩其事不得明其義此三傳所以至今不廢也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公羊子太史公均無異說告災則書之義自以左氏爲長公羊限於外災異不書于是書宋災則曰故宋矣書成周宣謝災則曰新周矣而無解於齊之大瘠也則曰及我矣而無解於陳之火也則曰存陳矣而無解於河上之沙麓崩梁山崩也則曰爲天下記異矣而無解於宋衛

陳鄭同日災也則亦曰爲天下記異矣夫同日而災固天下之

異不知河上之邑何以爲天下之異於是一記之曰襲邑何注

地中一記之曰壅河三日不流何休注遂爲之說曰山者陽精

河者陰精云云以陰陽災異辨縫其義而無解於河徙不書也

桓譚新論云周譜定王五年河徙故道案是年當魯宣公七年而無解於穀洛圖不書也國語

王二十二年事案是年當魯襄公二十三年此固明明有告則書無告不書而公羊

家不得申其說矣而況新周故宋王魯爲今文春秋三大義而

穀梁有故宋無新周同出子夏之傳不應歧異若此彼今之言

公羊者猶曰公穀同義左氏不同義何其蔽耶公羊穀梁書災

可以二傳考之

三春秋本以義爲主然必託事以明義則其義愈切著

正曰事義之不能偏廢彼既知之矣胡以必斥左傳爲僞乎夫

春秋為萬世定法豈孔子但欲人知其空言不欲人知其行事
 問之公羊家恐無以自解也董生引孔子之言曰吾因其行事
 而加乎王心焉此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又引作如吾謂
 之王心非孔子之心也又曰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
 明順逆此孟子所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況曰因曰
 假則必據事可知今乃痛斥記事之左氏而偏主明義之公羊
 其意蓋恐事義並陳不得行其康說明為尊經實則背經非春
 秋之蠹哉

四孔子因避時難故僅借事以為記號而大義皆傳於口說

正曰劉班皆云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誠慨乎言之也孔子之大

義有存於七十子者論語是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夫子既

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贊亦云弟有傳於七十子後學者諸子
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

百家漢儒所稱引者是也左氏與孔子同時其傳春秋謂之傳記其人不在弟子之列則誼兼師友見深見淺不與聖人同而其事則固不可廢也口說流傳本不免傳聞之誤而況非常可怪之異義乎何休云貴文章者謂之俗儒吾則曰信口說者謂之巫咒

五既明第二至第四三條之理則可以知春秋有三書一曰未修之春秋二曰記號之春秋三曰口說之春秋

正曰未修之春秋卽莊公七年傳所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是也又桓公五年大雩傳大雩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亦修春秋之例也以此推之則未修以前略可見矣夫口說甚多言公羊者謂宜求之周秦諸子與兩漢經師之說是固然已然孟子之言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而公羊昭公十二年傳變其文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同一口說一則曰竊取一則曰有罪何前倨而後恭乎則口說之不可據也而況一事一序一義一詞輕重異同各持一是口說之晦如此奚足語於治經記疏之說始於近人陳立故不置議

六先師所傳口說與經別行故箸竹帛之時間有遺漏錯置之義各有不同于是遁其詞曰遺漏錯置嗟乎說經而至於遺漏錯置斯亦何貴有春秋乎觀於公穀每言無聞則不如左氏目覩之爲愈矣且同一今文家言而公與穀異如隱公元年不書公卽位傳公羊從衰穀梁兼貶說者謂一賢讓國一大居正

可謂善于解紛而無如是非之不能定也是非無定則春秋真

斷爛朝報矣況開宗第一義口說卽如此參差記憶亦如此恍

惚則其他之不盡可信不待問已欲求其義胡可得乎

哀公十四年西

狩獲麟傳公羊以爲記異謂麟非中國之獸穀梁以爲其不言

來不外麟於中國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此篇終一義

豈可謂之錯置乎

七春秋既借記號以明義有時據事直書恐其義不顯明故常

變其辭變其實以著其義

正曰詭實易其人名詭辭隨其委曲此雖董氏一家之言頗得

孔子筆削之旨然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穀梁以

爲爲魯主左氏作君氏以爲魯夫人聲子此經傳皆異者也桓

公十四年夏五公羊以爲無聞穀梁以爲傳疑左氏無傳莊公

二十四年赤歸于曹郭公公羊穀梁以爲赤者郭公名左氏亦

無傳此經同傳異者也由前之說則是聞見各殊由後之說要以闕疑為是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春秋之謂乎末學之子乃欲因此尊公穀而退邱明何其隘也

八春秋之例乃借以明義義既明則例不必泥

正曰胡毋生為公羊老師何氏彙括其條例以作注例者公羊之家法也此則以為例不必泥不知作者所習果誰氏之春秋耶夫傳云者何即是引申經例內外遠近尤為例之大綱乃前此則曰事為筌蹄六界說後此則曰例為筌蹄是春秋一書除其師所云公法大同外無不可目之為筌蹄矣昔也孔子厄於陳蔡今也孔子厄於康梁可不痛哉

九春秋立三世之義以明往古來今天地萬物遞變遞進之理為孔子範圍萬世之精意此下三條後有一刻本刪之豈自悔其言之失耶

正曰三世之說公羊後學之言其說已不盡可信此更襲西人創世記之文及佛經輪迴之旨本其師說瀆亂聖經吾恐世界未進於太平中華已淪於異教矣董生之言曰魯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使魯不微世不亂則孔子何必作春秋哉然則亂臣賊子之世是不可無作也已

十春秋既爲改制之書故必託王以行天子之事

正曰孔子改制經無明文傳亦無明文也惟公羊哀公十四年傳有制春秋之義以待後聖一語夫曰制義制撥亂反正之義也曰俟後聖非改當王之制也何休之徒一誤再誤至於今日無君之禽獸接踵於天下矣

十一春秋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

正曰託王於魯託隱公爲受命王春秋繁露之說也後來公羊

家愈闡愈奇陵夷至於近日其禍不可勝言矣夫王謂文王傳
有明證統者一統明無二王所以然者周王於文故月從周正
史修於魯故託始隱公猶之後世郡縣志書年則天子之年志
則一邑之志特彼爲封建之世故正朔從周紀年以魯耳僻儒
不明此義動以私議說春秋而春秋遂成古今一大疑讞矣知
我罪我聖人其謂之何

正界篇下

一孔子之學至戰國時有二大派一曰孟子一曰荀卿

二荀卿之學在傳經孟子之學在經世荀子爲孔門之文學科

孟子爲孔門之政事科

以上二條無正

三孟子於六經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

正曰春秋教忠孝經教孝孔子之志之行在此二書孟子受業

子思之門人其得春秋之傳明矣然孟子闢墨氏不聞以墨氏

之兼愛合於孔氏之言仁孟子闢楊氏不聞以楊氏之爲我合

於孔氏之爲己今康梁之書言春秋則比之於公法矣言微言

大義則比之於婆羅門及釋氏耶蘇矣害道亂真莫此爲甚以

此言界奚界之足云乎

康有爲春秋董氏學微言大義二卷最爲紕繆

四孟子於春秋之中其所傳爲大同之義

正曰三世之義所見所聞所傳聞此公羊傳之明文也爲之學者乃衍爲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是聖人之作春秋聖人之作旦夢也空文垂世固如此乎夫華夷之界中外之大防成十五年傳明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矣而又曰王者欲一乎天下言自近者始也此言始內外之本末次第非混夷夏而大同之也況七等遞加由漸而進昭定以後難望大平未知孟子何以獨傳大同之義豈以其遊梁事齊合於彼之背清頌美耶

梁批時務學堂某生卷言
將來混一地球必是美州嗟乎如康梁之所謂大

同則降表世家忠奸淆亂恩榮冊子廉恥道亡苟非孟子所云亂臣賊子亦烏忍設是心哉

五仁義二字爲孟子一切學問宗旨

正曰康有爲僞經考謂訓詁之學僞始於劉歆而梁啟超又引

董子仁人義我之文此卽訓詁之明證也豈非自背其師乎夫文字生於訓詁訓詁本於聲音此天地自然之機豈劉歆所能僞造作者於中學既不探其本原於西學亦僅襲其聲容笑兒所謂刑天舞干戚者耶抑形天無千歲也

六保民爲孟子經世宗旨

正曰民爲貴者君貴之非民自貴之也且非貴民權也

聖清

列祖

列宗以來愛民如子 國家遇有凶荒災歉水火兵燹一經疆臣入告無不立沛 恩施卽如近日庫帑支絀除釐金外無絲毫取之於民或有言利之臣條陳新法奉部准行而朝聞擾民夕卽停止以視泰西各國無地不稅無人不稅無物不稅無時

不稅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乃猶謂孟子之學久絕於中國
惟秦西庶乎近之此欲煽惑我中國之人心叛

聖清入西籍耳無怪其說春秋不重傳文之內外夷夏而惟重
注文之遠近大小若一也

七孟子言無義戰爲大同之起點

正曰禮運大道之行是謂大同然孔子明言有志未逮胡爲至
孟子而起點乎孟子之世至今二千餘年矣胡爲以彼素所謳
歌之美州亦僅庶乎近之乎康梁固有此似是而非之論自命
爲前知之聖人其意本欲廢孔教以行其佛耶合體之康教口
惠而心距余於斯人見之矣

八孟子言井田爲大同之綱領

正曰康梁襲釋氏之說無事不平等無說不平等而尤慕西俗

之輕財而又惜其未得其道蓋九州萬國得均財之道者無如康梁矣吾聞各處有不纏足會上海又有女學會挾冊斂貲有如祛篋而康有爲所立之會尤多其至新嘉坡則倡商學會以愚粵商盡其所有卷而懷之所獲甚巨又至京師而保國會起矣會例人捐二金以爲辦事之用要其所得無幾不如均田無如田不可均也故終其身思爲泰西之民矣法先王法其意世有逐臭之夫當必有所藉口

九孟子言性善爲大同之極至

正曰進種改良而後有性善之教吾不知梁啟超果誰氏之種何物之性自此等繆論出於是吾湘人士有欲棄其父母清白之身而甘合於白種者矣有并忘其世受國恩之身而以短衣斷髮之俗爲改良者矣梁啟超其禍首哉

十孟子言堯舜言文王爲大同之名號

正曰堯舜禪讓聖人天下爲公之邦治也秦西民主大秦簡賢而立之舊俗也一則權操自上一則權操自下豈得併爲一談且作者既以大同當文王何以禮運又謂文武爲小康豈六經皆彼刀俎物耶

十一孟子言王霸卽大同小康之辨

此條原無說

十二距楊墨爲孟子傳教宗旨

正曰既知楊墨之當距何以所著讀西書法又盛推墨子之學當復興冀其興也則與傳教之旨相背懼其興也則不當僞六經而助之攻康梁非孔孟之徒可以所言定其讞矣

十三不動心爲孟子內學宗旨

正曰公孫丑因孟子行道而論動心此乃增入傳教一宗蓋隱

以西人傳教不畏險阻之意混入其中讀者細審之

十四孟子之言卽孔子之言

正曰孟子言孔子所不言時爲之也康梁之徒以公羊孟子轉相教授將以張其大同之說耳然不僞左傳則無以信公羊不

抑論語則無以進孟子

誦論語自康之師未某始

然則孔子紀年乃無

天子非有孔子也

十五孟子之學至今未嘗一行於天下

正曰界說十三云漢儒氣節之學宋儒性理之學各得孟子內學之一體不知此一體者相反耶抑相合耶若云不動心之說諂之者非其至則是二千年以來惟康梁諂其至而我朝

聖祖

神宗之褒封忠節闡明性理皆非其至矣三尺之法具在胡不

畏死

長興學記駁義敘

邇者宛平徐學使督學湘中以所撰輶軒今語頒發學官分給士子其中專輒毀經紕繆無根之語不一而足如以訓詁爲無用以考古爲大謬以毛詩周禮爲僞經以春秋公羊爲公法以中庸爲孔子行狀以諸子與六經並立以漢以後無子書陰排宋儒以四方各有聖人推崇異教創亘古未有之新聞翻孔子尊攘之成案一時橫舍之子相與擣舌屏息懵然不知其學之所自來余從坊肆得中西學門徑七書中有康有爲長興學記梁啟超讀西學書法等書而後知學使之書卽本原於此襲謬沿訛無足怪矣夫康有爲亂民也梁啟超談士也考據訓詁之不明乃以訓詁當破碎之考據以微言大義統之口說不知口說只有微言斯皆逞一己之私心侮聖人之制作其爲學術人

心之害何可勝言今舉學記之尤謬者分條摘駁以明是非而以讀西學書法書後一篇附於卷末俾知康梁之說不中不西學使之書非今非古庶二千年之正學不得淆亂於異端世有聞風興起者乎斯固湘人所馨香禱祝者已

大清光緒三十四年秋七月

長興學記駁義

在昔有漢學宋學之爭於今有中學西學之辨究其終始折中孔子而已孔子創制法後緡經演緯俟聖不惑在大義因時變通在微言二宗既暢條柎彌天雖七十邈矣孟荀潤色於齊楚城旦苛政圖書不渝於燒薪然東京訓詁代興經籍道息宋世老楊奪統仁愛義乖陵夷至今大患瘵迫南海先生憂之講學長興里著爲學記昭示來茲愛同類以及異類推孔教以仁萬國啟超幸以燭火之明得日月之照耀邇者講學長沙仁智茲媿懼大道之統或墜於眇躬乃敬將此書上石以饋天下焉弟子梁啟超敬誌

駁曰康梁之書所以煽動一時之耳目者其立法至簡其卒業至易其居心至巧外假大同之說內潰名教之防而其推行之

速也則以上有輿援下有黨眾海內不學之士可以文其固陋
不軌之徒可以行其黨會其始倡言變法以亂政其繼陰乘變
法而行教粵人黃遵憲主之湘人譚嗣同和之康門邪說漸有
其端緒迨徐學使導之以祿利之途其徒日繁乃相率而鳴於
眾曰康學嗟乎紫色蛙聲餘分閭位假素王之名號行張角之
祕謀尼山有靈豈能聽其流毒宇內哉吾終見其滅亡已矣
曷人戇愚文質無底雖嘗鑽勵粗知記誦非能知學也二三子
以跼蹐之志斐然之資蕩滌汗澤噬肯來遊曷人無以告焉然
嘗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爲二三子言之二
三子之遊非爲學耶學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
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已能共知共能則不必學不知不能
而欲知欲能故當勉強也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勉強行道則行日起而有功也

駁曰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然則勉強爲學問之一途非學問盡出於勉強矣作者
之言多害道亂眞行蹤尤爲詭祕梁啟超效之乃以民主之說
倡亂天下其幼學通議至謂一文一字皆述師訓又謂長游康
門得此記孜孜從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宜乎繆種流傳
諛詞散布宇內如此而云日起有功也人心學術之害尙可言
乎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順者也不獨人有之禽獸有之草木
亦有之附子性熱大黃性涼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遠故孔
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性善之說有爲而言荀子性惡之說有激
而發告子生之謂性自是墮論與孔子說合但
發之未透使告子書存當有可觀王充荀悅韓愈卽發揮其說
程子張子朱子分性爲二有氣質有義理研辨較精仍分爲二

者蓋附會孟子實則性全是氣質所謂義理自氣質出不得強分也余別有論性篇夫相近則平等之謂故有性無學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別聲被色無所謂小人無所謂大人也有性無學則人與禽獸相等同是視聽運動無人禽之別也

駁曰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自來注疏家及諸家之書說之累千萬言而不能盡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數語為得孔氏真傳蓋天命為性所以相近不能率性則習而相遠顧氏炎武以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解之其義至為精塙今日說經之書汗牛充棟誠有如古人所譏博而寡要者然未有以平等為相近以人與禽獸為無別者也陳白沙集中有禽獸說略云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裏一塊大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貪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益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而已按此

說卽此記所本作者無論何學皆從旁門入蓋其性然也夫平等之說出於四十二章佛經西人舊約諸書乃演爲萬物平等之義作者非空桑之子何以俯首帖耳甘爲異氏之前驅嗟嗟附子性熱大黃性涼如作者之無性是草木之不若也又奚足與禽獸爲伍哉

學也者由人爲之勉強至逆者也不獨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獸之靈者亦不能也鸚鵡能言舞馬能舞不能傳授擴充故無師友之相長無靈思之相觸故安於其愚而爲人賤弱也犀象至龐大人能御之虎豹鷲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學也順而率性者愚逆而強學者智故學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獨貴於萬物也之京師者能爲燕語入吳越者能作吳言遊於貴人之門者其輿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輸之也終身不出鄉老於山居谷汲者雖饒衍樸曷可笑蔽其所見而無所學也

況以天地爲之居以萬物爲之與以聖人爲之師者乎

駁曰孟子言犬牛之性與人不同是人禽之異不因學不學也中庸言率性之謂道率性卽順性也何至於愚鄭氏注禮中庸勉強爲恥不若人朱注以困知勉行爲勇知恥近勇鄭朱義同此亦非至逆之事作者論學則強人以難居心則導人以逆乃獨藉講學以文其奸殆亦鸚鵡能言之類耶

同是物也人能學則貴異於萬物矣同是人也學則異於常人矣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於陋學矣同是博學通於宙合則勝於一方矣通於百業則勝於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極陰陽之變則勝於循常蹈故拘文牽義者矣故人所以異於人者在勉強學問而已夫勉強爲學務在逆乎常緯順人之常有耳目身體則有聲色起居之慾非逆不能制也順人之常有心思識想

則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擴也人之常俗自貴相賤人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論說制成事業與接爲構而目惑熒而心治就其爲是俗非一人也積千萬人積億兆人積京陔秭壤滿人於是黨類立矣其爲是俗非一時也積日月年積百十年積千萬年於是積習深矣欲矯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彌甚者其學愈至其遠於人愈甚故所貴勉強行道也大戴保傳篇曰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通故孔子曰習相遠習卽學也惟其學相遠故人與禽獸相遠人與人相遠學人與學人相遠其相遠之道里不啻百十里也不啻千萬里也不啻億兆里至於無可計議無可知識里也今譬若堯舜之與秦政隋煬周孔之與張獻忠李自成相去之遠巧歷豈能祓之哉吾黨囂然操簡畢被章縫而爲士人

其得天厚矣亦勉學思以異於常人而已

駁曰此因申人禽無別之說故謂人之遠於禽獸由於學耳夫秦政隋煬張獻忠李自成誠有禽獸之行誠爲不學之人然其知覺運動非禽獸之知覺運動也作者居光天之下而無父無君與周孔爲仇敵苟非秉禽獸之性何以狂悖如此

然學也者浩然而博矯然而異務逆於常將何所歸乎夫所以能學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自黃帝堯舜開物成務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學立教以迪來士皆以爲仁也旁及異教佛氏之普度皆爲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爲人者虎狼鷹鷂號稱不仁而未嘗食其類亦仁也人莫不愛其身則知愛父母其本也推之天下其流也有遠近之別耳

其爲仁一也是故其仁小者爲小人其仁大者爲大人故孝弟於家仁之本也睦婣於族仁之充也任恤於鄉仁之廣也若能流惠於邑則仁大矣能推恩於國則仁益遠矣能錫類於天下仁已至矣記曰凡有血氣之物莫不有知有知之物莫不知愛其類聖人至仁僅能自愛其類不能及物爲人亦爲我也所謂仁至義盡也夫卽能仁及天下亦僅能自愛其類盡乎人道耳吾仁亦有所限方自慊然豈爲高遠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師朱先生曰伯夷之清易伊尹之任難故學者學爲仁而已若不行仁則不爲人且不得爲知愛同類之鳥獸可不聳哉駁曰作者欲平人禽之等而以虎狼鷹鷂之不食其類謂之合於仁此千古講學之奇談也夫虎狼鷹鷂之不食其類殘暴之性相敵耳如以爲仁則梟鳥何以食母破鏡何以食父豈天之

生虎狼鷹鷂不如其生梟獍哉且鳳凰仁禽也與飛鳥爲類麒麟

麟仁獸也與走獸爲類孟子之言不聞引與聖人爲類也作者

禽獸之性不惜以其身同鳥獸之羣而附和之者乃欲以其學

禍天下萬世也悲夫康云聖人至仁僅能自愛其類不能及物云云蓋隱諷尼山之教不如救世教之大

也彼教言萬物平等愛仇敵如同類又皆釋氏之緒論作者以爲不傳之秘豈非異事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陸子曰學者一人抵當流俗不去

故曾子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講習磨勵激發不可寡矣

顧林亭鑑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祇當著書不當講學於是

後進沿流以講學爲大戒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

以可取其悖謬如此近世著書獵奇炫博於人心世道絕無所

闕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

學可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

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故 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
爲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與二三子剪除棘荆變易陋習昌言
追孔子講學之舊若其求仁之方爲學之門當以次告也
駁曰論語以講學修德並論則非空談講學可知否則坐論一
堂又何憂之有哉然自漢宋以來由講學而門戶由門戶而水
火至於明季幾復之禍烈矣亭林鑒於前車之覆轍遂以聚徒
講學爲炯戒紀河間修 四庫全書諸書提要尤斥之不遺餘
力蓋兩公防禍未然之心用意至深且遠作者之徒梁啟超著
學會末議一篇痛詆顧紀因不得遂其結黨之私耳數年以來
康梁倡爲僞經改制平等民權之說於是六經去其大半而學
不必一年而成民無論智愚人人得申其權可以犯上作亂誰
爲功首誰爲罪魁天下自有公論獨怪徐學使拾人牙慧瀆亂

宗風而諱關周唐才常之流乃敢參口喪心以仇視君父之詞
宣講於學會吾恐載段有知九原且爲之齒冷而謂博學於文
行已有恥之亭林有不聞而疾首蹙額者耶

天下道術至眾以孔子爲折衷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爲可尊
論語之義理至廣以至於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言爲至
該今舉四言爲綱分注條目以示入德焉

志于道 一曰格物 二曰厲節 三曰辨惑 四曰慎獨

據于德 一曰主靜出倪 二曰養心不動 三曰變化氣質

四曰檢攝威儀

依于仁 一曰敦孝弟 二曰宗尙任恤 三曰廣宣教惠

四曰同體飢溺

游于藝 一曰義理之學 二曰經世之學 三曰考據之學

四曰詞章之學

駁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朱子集中有此四齋銘原朱子立齋之意不過擇一時一事之所處如進德廣業居仁求義之類豈得謂此四語卽足盡論語之義哉此蓋託朱子之門戶而雜以顏習齋李剛主三物六藝之說其東塗西抹本不足辨其是非顧以其生平行事考之實有不可教人者夫結黨營私不得謂之格物康云格物爲辨欲另辨于後奔走權門不得謂之厲節其學出入於釋耶爲離經畔道之尤不得謂之辨惑熱中富貴終日栖皇不得謂之慎獨此其不可教人者一也自公車上書至於通籍以後藉端滋擾未嘗一日安居不得謂之主靜出倪僞經攷之獄起以急電求援京師而事得寢及遊桂林聚徒風洞以避粵人之攻不得謂之養心不動迹其少時以無賴爲害鄉里鄉舉後

其勢益橫粵中言人人同不得謂之變化氣質乙未在上海倡
自強學會因狎邪之遊爲某妓所窘匿於輪舟之小舟當時畫
報有聖蹟圖之作并綴一詩又有一
聯語載游戲報不得謂之檢攝威儀此其
不可教人者二也馮經案發忘身及親不得謂之敦孝弟控其
鄉人某逆盜影照其手書信札周內成訟案逾年而結株連鉤
黨鄉里無不切齒不得謂之崇尚任恤遊學桂林其徒信其邪
說至今有親死欲短喪者此外粵人如梁啟超韓文舉葉覺邁
歐榘申之徒本其非聖無法之言流毒湘省不得謂之廣宣教
惠居鄉蠶食同類足迹所至專以立會歛費爲名陰肥囊橐不
得謂之同體飢溺此其不可教人者三也平日著書誣孔子以
驚世駭俗不得謂之義理辨言亂政撫拾西書之皮毛不得謂
之經世不知經義之宏深僅據劉申受龔定庵魏默深諸家之

書未殺二千年先賢先儒之傳注不得謂之考据自梁啟超徐勤歐榘甲主持時務報知新報而異學之詖詞西文之俚語與夫支那震旦熱力壓力阻力愛力抵力漲力等字觸目鱗比而東南數省之文風日趨於詭僻不得謂之詞章此其不可教人者四也凡若此者稽之於報章著之於奏牘考之於粵中之鄉評國人皆曰可殺行路得知其心被無識之夫猶且曰南海先生昌明正學精探道奧豈非喪心病狂之甚乎

志于道 道之說至歧矣謹按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道者仁義而已志者志於爲仁義之道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指點最爲直捷所以志之凡有四目

駁曰聖人之書言各有當此章道字不該仁義而言觀於下文

有仁無義則與立人之道其義不同可知矣蓋此之所謂道者天下之達道朱注所云日用倫常之道也自作者之徒出吐棄一切傳注以自行其私於是漢宋儒先之書舉不足以關其口而奪其氣承學之士相與怪歎駭異以詡其學之新奇其實不過襲龔定庵魏默深諸人之緒餘而行之以顏習齋李剛主之堅悍其嚶嚶然白云得七十子之真傳倡二千年之絕學前後一轍舉世莫撓其鋒故欲破其術非以經證經不足以正其學之誕妄余作是書卽本斯意所謂羣言淆亂衷諸聖亦何畏其小言破道哉

一曰格物 格扞格也物外物也言爲學之始其首在扞格外物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中天理

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學記樂記與大學同在小學中精粹如出一手當爲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斯爲大人而已大學爲大人之學大人在不爲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而何朱子述程子之學主涵養用敬又中庸章句云非存心無以致知卽扞格外物而後能致知也大指已合不過一時誤解耳夫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成學之難由於外物所引也高科美官貨賄什器舉目皆是習之數十年熒之千萬人非有勇猛之力精進之功摧陷廓清比於武事豈能格之哉學者當視之如毒蛇猛虎大火怨賊念念在茲芟除洗伐而後能成金剛不壞身也用佛氏說儒此書朱子有之是學者入門第一功夫道者修元佛氏鍊魂皆有堅定之力而

後能入道豈吾儒可以從容得之乎若大端有立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於爲學思過半矣若稍游移則終身無入道之日向其勸哉大學以格物爲入門鄭說固謬朱子亦不得其解豈有新學入門之始而令窮極天下之物理哉且物理亦無窮盡之日宜來陽明格竹之疑也且格至也物猶事也訓至事爲窮理展轉乃能相通教學首條無此深強故今用司馬公之說

駁曰樂記人生而靜以下所云卽論語習相遠之義論語皇侃疏引范甯說本之蓋中庸率性之反也朱子或問引黎氏立武之言曰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卽知所先後之知以本節證本經庶可以息諸家之喙矣鄭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孔疏云物旣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旣能知至則行善

不自謙也今按孔疏語意卽溫公說之蘊萌或問載溫公之言

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至道王陽明兼取諸儒

之說一則曰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答顧一則曰知善

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年譜載錢德洪張元一則曰意

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

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大學

而其荅黃以方則曰格物卽慎獨卽戒慎傳習錄又與白沙之旨

相合白沙弟子湛若水論學書以慎獨格物為一事作者竊其

鄉人之餘唾囂然特標為宗旨又不思其析格物慎獨為二且

與陳學相牴牾其胸無所主於此可知乃彼反以為朱子誤解

亦何其不自量耶且作者譏陽明格竹之非其於王學尤未深

究考年譜載陽明格竹病臥為二十一歲時事其時王氏始為

皇文養編四

宋儒格物之學何足以定是非作者平日惑於異教之書持其鄉曲之見大旨本以尊陸王者尊白沙而又矯同立異出之以歧路此實陳門之外道抑亦粵學之蠱蟲徐梁挾之賊我湘士甚矣人之不學也

二曰厲節 節者假借於竹有所節止之謂天道尙圓人道尙方圓首以爲智方足以爲行不圓則不能備物理不方則不能立人道記偈行有格又偈砥礪廉隅論語偈臨大節而不奪傳偈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宋廣平曰名節至重陳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顧涇凡曰學者宜從狂狷起腳從中行歇腳後漢晚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深可慕尙勁挺有立剛毅近仁勇者強矯務在任道若卑污柔懦終難振起願與二三子厲之

駁曰明劉三吾稱劉印山之言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

印山早厲名節烈烈不挫死生靡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考
印山初學於甘泉復從陽明受學後以忤巨奄逮獄其人大節
凜然實不愧王門之巨擘後來東林諸賢如顧氏兄弟者以清
議名節振勵明末之士氣而黨禍亦因之而起作者主張白沙
乃以其空談廢經與彼教相合其主張東林則以其朋黨驟興
可以遙制國事猶之張制軍攻黃老攻其清靜無爲作者攻黃
老攻其安逸不亂持論則同居心則異余願天下之人勿爲此
似是而非之浮言所動

三曰辨惑 外內清肅於是冰雪聰明突然大道以多歧而亡
學術以小辨而惑凡近似於道而實非道者積學既久最易惑
人學者當嚴辨之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鄉
原之亂德夫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攷其行而不掩孟子

取之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非之無非刺之而孔子孟子深惡而痛絕之以其同乎流俗合辨之哉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先入則終身惑之且雖小道持之有故立之有主鮮不蔽之及其用力既深不忍舍去此所以悔也近世聲音訓詁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足不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駁曰大道以多歧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此作夫大道之繫在六經何以目之爲僞小辨足以民權平等之非至於聲音訓詁乃聖經之舌人易大傳作者以爲劉歆僞撰也則且證之於彼羊可乎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效也序者射也

名義卽在聲音訓詁之中公羊隱元年傳云元者何君之始年也開宗明義卽以訓詁解經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公羊爲微言大義之所託其重訓詁尤有明徵若夫登來爲得辨口授之緩急主伐客伐見發聲之短長六經一日不亡則聲音訓詁一日不廢雖不能冒大道之傳斷不在焚書之例作者請辨此惑而後教人

四曰慎獨 克己修隱學之要也然克修於已發之後不若戒慎於未發之前不費搜捕自能惺惺中庸首陳天性之本極位育之能而下手專在慎獨大學同之此子思獨傳之心法聖學無單傳祕訣如此發明真是單傳密旨子思十字打開以告萬世功莫大焉若能用此過則有之吾信其必不爲惡矣劉蕺山標爲宗旨以救王學末流美哉吾黨得子思傳授欣喜願受當

何如耶

駁曰劉蕺山語錄以慎獨爲格物亦王學也而其源實出於白沙而乃自詡吾黨得子思傳授豈並其平日所影附之鄉賢而亦忘之耶聖學無單傳祕訣自是雅言朱子文集載荅汪叔耕書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而發之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不能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據此則聖人之道本無所謂單傳亦無所謂祕訣朱子早已辨之作者摭拾三數字新義以愚弄學人已欲冒大道之傳而顧以之譏人耶

據于德 皋陶稱九德洪範稱三德周官稱六德紬循其義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之類於文直心爲德則德者心之美也韓昌黎曰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則德者得也卽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可謂據矣所以據之其目有四

駁曰據德自以朱注行道有得於心之義爲善

語類或問論之甚詳

九德

六德三德可以言日用而不可以該倫常此朱子自謂其注如稱等也作者以下四目於九德六德三德並不能有所貫通其學術之虛誕何足信哉

一曰主靜出倪 學者既能慎獨則清虛中平德性漸融但若強制力索之功無優游泮奐之趣夫行道當用勉強而入德宜階自然呂東萊曰非全放下不能湊泊周子以主靜立人極陳

白沙於靜中養出端倪故云得此把柄入手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尙何暇泥塗軒冕而錙塵金玉哉蓋自得之功全在養出端倪卽孟子所謂逢原也若能保守則浩浩萬化卷舒自在矣

駁曰主靜源於周子朱子恐其近禪因以主敬救之一變而爲陸象山再變而爲陳白沙王陽明至其末流迷離彷彿不可究詰矣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嘗語人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勿得則求之吾心可也詩文末習箬述等路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按白沙此語實滋王學之流弊而開顏李之先河特顏李薄訓詁亦薄性道惟言事功獨與作者相合耳作者平日宗漢學則陰主劉魏宗宋學則陰主陸王論事功則陰主顏李大旨

與韜軒今語明離暗合而其旨則一言以蔽之曰不讀書而言學末學新進聞其說者無不狂惑其以此乎其以此乎

二曰養心不動 學記曰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我四十不動心人之生世俯譏苦樂毀譽得失釋氏謂之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朱子謂後世做聖人難縛手縛腳無不動之學故也必通天人之故昭曠無翳超出萬類故人貌而天心猶恐血氣未能融液將死生患難體驗在身在有如無視危如安至於臨深崖足二分垂在外從容談笑其庶幾乎死生不知則毀譽謗訕如蚊虻之過耳豈復省識故行吾心之安雖天下謗之而不顧然後可以當大任也學者有伊尹之志若學不至此猶是姘媿嚙嚙閹然媚世終未能成

駁曰此亦假陽明白沙之說而行其奸者也明史儒林傳云白沙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蓋其學初本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其基而造道日深自得之效則有合於見大心泰之詣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陽明語錄云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又曰毀謗是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蓋陳王之學與釋氏四大皆空捨身救世之說間不容髮作者又變其旨展轉沿訛其徒和之至以殺身成仁之言快其睚眦之報其傳日遠其害益烈甚矣學術之不可不正也

三曰變化氣質 學既成矣及其發用猶有氣質之偏亟當磨

礎浸潤底於純和昔朱子論謝上蔡陸子靜謂無欲之上尙隔
氣質一層呂東萊少時氣質極粗及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於是痛自變改故朱子曰學如伯恭始得謂之變化氣質
考后夔教冑惟以聲樂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之九德洪
範之三德皆以克其偏也大學正心修身之傳明何瑋以爲變
化氣質之學誠爲瑯詁心戒其有所身戒其有所可謂直捷指
出矣中庸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亦變化氣質也劉元城之學
不妄語七年不得謝上蔡三年治一矜字薛文清二十年治一
怒字皆學者之法也若氣質不和發用偏頗害事不少願共勉
焉

駁曰陽明語錄載與王純甫書云變化氣質爲學之要而爲政
亦在其中此數語爲作者所本而失之甚遠夫王云爲學之要

則是學猶未成安有學成而發用偏頗至於害事之理作者氣質乖悞辨言亂政其害已不可言讀者幸勿爲所煽惑

四曰檢攝威儀 威儀爲身外事古人何其重之也劉康公以威儀爲定命之符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由此觀之其於養心不爲無繫矣孔子貴動之以禮曾子貴動容貌正顏色詩詠彼都人士北宮文子稱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霍光出入禁闈皆有常處不失尺寸遂荷伊周之任何晏鄧颺行步顧影鬼幽鬼躁不得其死鑑觀先史爲我著龜諸君子共學當暑不得袒裼相見必以長衣容止尙溫文語言去樸曷出入趨翔尤宜端重曷人雖非安定二三子於元發仲車豈有讓焉朋友攸攝僕夫敢告若城闕佻達之行見刺於子衿牀第媠嬪之言不踰於門闕蒲博爲牧奴之戲筐篋乃家人之事至於鬻粟

尤爲妖物此皆士類所不齒宜有郊遂之移流吾黨自能遠絕無煩忠告也

駁曰檢攝威儀爲古者小學之要而顏李斷斷以此垂教所謂傳聖門之絕學者也作者大旨本出於此然何晏鄧颺吾不得而見之矣至於作者之異言異服夫人類能言之曩在京師有見其白衣冠以從殷制者其上書有請 朝廷易服色如西人者鬼幽鬼躁今世殆無二人梁啟超奉此記如神明徐學使推作者爲巨子惑世誣民其效已如此矣

依于仁 依者如衣之附人人而無衣則爲僮蟲人而不仁亦爲一僮蟲而已凡所以爲學皆以爲仁也其敍有四

駁曰字有形聲此千古不易之理也說文依倚也从人衣聲故朱子以不違訓之卽具依倚之義作者謂不仁不衣爲僮蟲卽

與前此人禽無別之說遙相印證蓋自王安石新義以後久不聞此辭典矣

一曰敦孝弟 有子曰孝弟者其爲人之本以人之所自來仁之所至親也屬毛離裏具有至性不待教學若薄於所親是謂悖逆其有較資財而不爲養縱乖戾而不爲懼者其本已謬不足復與共學也

駁曰孝弟爲仁之本在作者實無所用一切平等無所謂孝弟無君之人更不必言孝弟也

二曰崇尚任恤 史遷傳任俠然俠尙意氣恩怨太明任恤則相救相賙相親相葬周公之所尊也其人能任於朋友必能忠於其君也能恤於鄉黨必能惠於其國也若坐視朋友媮黨之患難甚或深言正色以陰勸之則亦將賣國而不動其心也其

人不任者必不忠不恤者必不厚吾不欲觀之矣

駁曰近日徐學使按臨衡州試題有伊尹學派論與試者皆茫然後詢應試者以伊尹有何學派則曰任恤也任俠也於是湖中士子無不知有康學矣豈知任聖任恤任俠三者各不相同伊尹之任乃任重之任任恤之任尤非任俠之任作者龔龔定庵尊任篇之文復襍以佛氏佈施基督散財之說陽儒陰墨誣我聖人六經之道掃地盡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是則龔氏之過也

三曰廣宣教惠 仁爲相人偶之義故貴於能羣羊能羣者也故善美義羨皆從之犬不羣者也故獄獨等字從之吾旣爲人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曰孤曰獨惟鬼神之道則然非人道也巖處奇士之行寡過獨善其能比於木石乎故胡文忠曰今所

三身孝義系 11
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周官六行之寶興皆忠肝熱血人也卽
佛氏空寂亦言若不普度眾生誓不成佛未有以自了爲美者
後世以老楊之學託於孔氏於是下者營私上者獨善出而任
事者皆貪狡無恥之人而生民無所託命則教之中變也今上
原周孔之意推行仁道期易天下使風氣丕變先覺之任人人
有之展轉牖人卽爲功德推之旣廣是亦爲政則志士仁人講
學之責也

駁曰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讀相人偶之人唐疏及宋以後說
經之書皆不得其義朱子亦未詳言近日陳東塾本其師阮文
達之說以仁字从二人爲相人偶作者變亂其旨以爲合羣其
心非廣宣教惠不過欲私立黨會耳徐學使觀風湖湘以相人
偶釋義命題試者皆不得其宗旨及見此書始知其行康教也

異哉

四曰同體飢溺 吾與斯人同出於天而親同吾與禹稷伊尹同其耳目手足而義同吾之不如伊尹禹稷可恥也吾之不能仁親可媿也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然先正之美言學者將疑其高遠而不可幾也夫反而求之我豈無飢溺時乎我有飢溺望人拯之人有飢溺我坐視之雖禽獸其忍之哉故同體飢溺不過推心稍廣而已學者無河漢之也駁曰堯舜病博施禹思天下飢溺聖與聖不能等量而齊觀作者以爲推心稍廣談何容易彼蓋以佛氏普度眾生爲宗尙而陰持基督愛人如己之故以張救世之旨其行若虎之有俵其心如蛾之赴火自非根器極深之人其不爲所亂者尠矣

游于藝 周官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漢志六藝爲易書詩禮

樂春秋附小學其業不同古今殊異要惟藝者道術之備後世文

業日繁道術益博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事理本末切於人道

皆學者所不能遺今總該兼攬分爲學目備列於下

駁曰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與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藝名同

而實殊其禮樂之目雖同而一習其器一究其用自不得并而

爲一矣且所分四目曰義理曰經世曰考據曰詞章於本義無

一而合夫經世所以致用此六藝之指歸非六藝之條目作者

言之無倫奚足與人講學哉

一曰義理之學 義者人事之宜理者天道之條本於天成於

勢積於人故有天命之理有人立之義天命之理天下共之凡

人道所不能外者也人立之義與時推移如五行之運迭相重

輕者也原於孔子析於宋賢然宋賢之義理特義理之一端也

輕者也原於孔子析於宋賢然宋賢之義理特義理之一端也

輕者也原於孔子析於宋賢然宋賢之義理特義理之一端也

今但推本於孔子

駁曰義者事之宜理者禮之體漢之董子宋之朱子皆通天人之奧發孔孟之微此道也非藝也作者誤以六經六藝併爲一談宜乎道藝之不辨矣

二曰經世之學 易曰吉凶與民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旣不能不與則同其患當經營之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作春秋專以經世也惟莊生知之今本之孔子上推三代列爲沿革至其損益則自漢至 國朝各有得失荀子欲法後王故經世之學令今可行務通變宜民雖舜禹復生無以易此

駁曰經世之學行之爲艱莊子爲子夏再傳之門人故略知春秋之義以子夏傳春秋故也作者於春秋推本公羊此何以云

春秋經世惟莊子知之豈以公羊爲不知春秋耶荀子儒效篇云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非十二子篇亦以此譏思孟韓詩外傳引雖無思孟二人而其法後王之旨則固明明與孟子相反也作者平日尊尙孟子胡又以經世獨美荀子豈以孟子之法先王爲不足經世耶

三曰考據之學 無徵不信則當有據不知無作則當有考百學皆然經學史學掌故之學其大者也瑣者爲之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凡義理經世不關施行徒辨證者歸考據類

駁曰考據之事乃學問之一途漢人說若稽古至三萬言宋人言格物連篇累牘此僻儒之患至於今日破碎極矣然因此并

諸名物而亦廢之則又不知學術之大小本末也且義理經
書不關施行徒辨證者亦何必以立教作者著書持論於考據
大肆詆諆不應又以此爲標目豈史學掌故之考據異於經學
名物訓詁之考據耶此則人所不解者也

四曰詞章之學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四科之列文
與學並戰國以降辨說蠶起西京而後文體浩繁世既競尙不
能不通今釐爲二體曰文曰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筆有
二體曰散曰駢文有二體曰銘贊曰詩賦銘贊本異而後同詩
賦古合而今分駢散之諧協者亦曰文詩賦之單行者亦爲筆
蓋韻者非徒句末疊韻之謂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是也

駁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謂無韻者筆也有韻者
文也阮文達有文筆說辨論最詳作者蓋襲取其文諱言所出

非本於心得也

欲復古制切於人事便於經世周人六藝之學最美矣但射御二者於今無用宜酌易之今取人事至切經世通用者一曰圖一曰鎗補之庶足爲國家之用不謂迂疏也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六藝不興故也論此六者以爲先驅俟令甲推行才民自廣豈特吾黨之區區耶補六藝之學

駁曰此本顏李之陳言而易御射爲鎗圖也古之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六經以之立教六藝以之爲學今雖若存若亡而大端未之或廢書算自漢唐以來亦嘗設科取士其工於此者代不乏人乃謂六藝不興才智之民日少以作者之才智其果出於此六者耶

一曰禮 古之人士日以習禮爲學故孔子於禮曰執禮秦漢之後禮衰樂壞劉昆行之以爲異事蓋禮之廢久矣但禮爲人用務從時王今學者研鑽禮經或有深邃行於今制則眩目不知其失容多矣今擇士人宜行者與諸子以時習焉

朝廷之禮 大朝引見召見立班宣讀是也

祭祀之禮 陪祭祭先祭神謁告是也

賓客之禮 內外上下諸相見禮是也奉使附焉

其冠昏喪紀閨門之禮並以時講習以 大清會典 大精通

禮爲據其時俗通用不求變俗則酌從焉若夫儀禮可編成儀注以習之

駁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鄭注禮不誦故云執朱注執守也卽本鄭義夫記曰雅言不得云執蓋執禮者士相見禮也執質古

字通故鄭氏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也知執禮爲士禮則無疑於不可誦矣近世禮教寢衰士氣澆薄作者且乘其時以行改制平等之說朝覲祭祀賓客冠昏喪服闋門之禮將一舉而盡廢焉何大清之有更何儀禮之有

二曰樂 樂學廢亡久矣漢時猶有鼓吹諸生及雅歌八篇今並亡之於是樂學專屬之倡優淫艷凶邪爲莊士所不道今欲

復樂學古人遺跡猶可推求

番禺陳蘭甫京卿聲律通考據荀勗笛開元樂譜以追古樂披析甚

精今據之以攷 欽定律呂正義續編

分樂音樂器樂舞三端俟大備樂器考定

之然古者禮樂不去身士無故不撤琴瑟蔡邕曰樂以聲爲主房庶日以今之器采古之聲亦何不可今擬先購鐘磬鼓琴瑟筦數事以時習之以宣血氣而導和平庶幾不失古人以樂爲教之意亦安定遺法也

駁曰樂經已亡其學失傳久矣作者意不在於復古蓋以泰西學校以音樂爲俗尙頗欲從而效之而其徒如梁啟超韓文舉屢於論著發其端其非安定遺意可以其師弟之說互攷之

三曰書 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小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漢制太史課學童諷籀文九千字得補史通六體書者補令史今上自鐘鼎古文中爲篆隸下爲眞草凡古今沿革中外通行之書皆學者所宜兼通也

駁曰保氏小史本於周禮作者所謂劉歆之僞經也僞經考中論六書有廢說文行唐石經體之說此又欲人兼通古義是與平日持論大相刺謬矣

四曰數 數學舉目皆是至切用矣測天製器尤不可少近儒多通之而學者苦其繁深其實既解歸除卽可學開方八線橢

國矣近因代數微積分尤爲徑捷阿爾熱八達譯本東來不必
叱爲遠夷異學也

駭曰西人算學先習幾何中人算學通行代數此各安所習而
難易不同者也測天製器其法頗繁積分微分其理亦奧皆非
窮年累月所能竟功謂爲捷徑未喻其旨作者於此事實無所
知而獨不願知者竊笑亦何孟浪乃爾

五口圖 圖譜之學久亡不知書求其理圖求其形用莫切矣
昔人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吾謂登高能圖可爲士矣圖學從
數學入故從其後

駁曰此本鄭漁仲之說而輶軒今語所本以誥士者也今日圖
譜之學有應從數學入者天文地理諸圖是也有不必從數學
入者植物動物諸圖是也概以爲從數學入余所不信

六曰鎗 古者男子生而懸弧長而習射蓋上則爲將帥下則爲卒伍寓武備於文事無之非射故一人有一人之用也 國朝八旗考試皆用騎射別有火器營今弓矢已無用鎗卽代弓矢者也士皆宜習之以備緩急之用當以春秋佳日擇地習學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卽闕天散宜生也後世人士方領矩步徒知諷誦好仇腹心豈能任乎

駁曰昔項王學劍以爲匹夫之勇今之持鎗何異於是西制最重武途而禁例仍不得私藏火器蓋防禍未然中外有同情也作者欲士盡持鎗無論爲項王所竊笑抑亦西學所未有識時務者乃亦有此不通之論耶

講學 後世學術日繁總其要歸相與聚訟者曰漢學曰宋學而已若宋學變爲心學漢學變爲名物訓詁又歧中之歧也至

於今日則朱陸並廢舒向俱亡而新歆之偽書爲經學荆舒之經義爲理學於是漢學宋學皆亡然晦盲否塞極矣先師朱先生曰古之學術歧於道外今之學術歧於道中董子曰正天地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嘗推本二學皆出於孔子孔子之學有義理有經世宋學本於論語而小戴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爲之精圖元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宋元明及國朝學案其眾子孫也多於義理者也漢學則本於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而以董仲舒爲公羊嫡嗣劉向爲穀梁嫡嗣其學皆其所統史記兩漢君臣政議其支派也近於經世者也余有漢儒學案別今古之學以配宋明學案二派昭昭以此求之二學可得其統矣夫義理卽德行也經世卽政事也

言語文學亦發明二者

然孔子之道大弟子惟顏子得之行

藏論爲子貢知之智足以知聖自餘皆因其質之所近昌黎各得其

一體孟子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邵公公羊以春秋

傳商孝經傳參孝經孝經義理也春秋經世也二書皆曾子子

夏得之莊三年公羊傳魯子曰元郝經以曾子爲曾子之誰按

於秦時漢有魯賜七十弟子時無又最老壽弟子最眾諸賢皆

不及也二家弟子集爲論語論語識鄭康成故論語者曾子子

夏之學葉水心謂曾子將死時以顏色容貌詞氣三者爲道未

爲知道考大戴曾子十篇皆修身寡過之言終身戰兢不敢稍

失論語中如以約鮮失恥言過行之說與立事篇同必其門人

記之孔子曰參也魯蓋堅毅自守之士其於孔子思易天下吾

爲東周堅白緇涅之說蓋槩乎無所得矣子夏洒掃進退之教

喪明之哭蓋當孔子沒後境詣尙狹小如此故孟子謂曾子與

翼效叢編四

子夏皆守約之人誠篤論也但長於文學故詩禮春秋皆以傳之子夏祇能傳經故孟子以爲未得聖人之全荀子以爲正衣冠尊瞻視嗛然終日而不言亦似得其實也夫言孔子之道至可信者莫若論語然實出二子門人之手其傳聞附會誤當不少觀速朽速貧之說小歛禘襲之宜傳聞已各異矣此尙諉爲戴記之言若子張論交子游論本問孝問仁則人人異告或退或進則由求殊科以此推之誠爲孔子之言皆有爲而言也朱子於程子語錄雖龜山上蔡所記猶以爲失程子之意若朱子陽明語錄以爲失其師之意者後來辨正益繁故使論語出於曾子子夏之手其偏失已多況出於一再傳門人之所輯哉畫象經再摹而失真碑刻經數翻而易貌以孔子大聖至仁斯人是與歎發鳳鳥夢想周公道長於齊陳宋衛迹疑於南子公山

歎荷蕢之已果追楚狂而與言及今所記猶見萬一使顏子子貢子張操觚纂錄其精義妙道當何如耶以伊尹之聖孟子所記如是而今論語自舉伊尹外無一言及其爲佚文無疑傳守約之緒言掩聖仁之大道後來雖以孟子之恢廓猶云窮則獨善其身自是儒者守爲成法蓋儒者隘其道黔首薄其澤自茲矣今言孔子義理之學悉推本六經而易爲孔子自著之書尤以爲宗論語爲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雖採論語亦爲別白明之庶幾孔子之仁益光大昌洋以發來學莊生日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經世之學在於春秋春秋改制之義著於公穀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非如近時言經學者僅爲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關也禮學與春秋同條共貫詩書所述交相發明蓋孔子經世之學略可窺焉然

古今遞嬗事變日新故春秋立三統之法以貽後王漢儒篤守春秋知所尊矣然三統之義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窮變通久之理求孔子經世之學亦以易爲歸焉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歸於孔子譬猶道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也本原旣舉則歷朝經世之學自廿四史外通鑑著治亂之統通考詳沿革之故及夫國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義理之學自朱子書外陸王心學爲別派四朝學案爲薈萃至於諸子學術異教學派亦當審焉博稽而通其變務致之用以求仁爲歸若夫小學則幼儀書計內則所存原有二派朱子小學幼儀之齋爾雅說文學書之流但爾雅說文皆僞古文之學漢志小學爲歆妄立不足據也但憑藉甚古畧欲識字未能驟廢余爲證譌別白言之若如近儒白首鑽研非徒聖學所不存抑爲

劉歆所欺給甚不智也若朱子小學則做人樣子願共勉旃下
及文史術藝並學者所不廢以次論之庶幾本末兼該焉
駁曰講學最爲通儒所詬病遍觀宋人語錄之書無一非言心
言性明人則無一非言良知近日湘省偶一見之則無一非民
權平等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此顧亭林所以以講學爲切戒也
作者平日所學所論非以元統天之公羊卽貴民輕君之孟子
其徒梁啟超在湘主講學堂本其師說煽惑愚民悖謬之詞不
可臚舉武陵某君傳述其詞以爲孔子作春秋誅亂臣賊子孟
子言仁義誅暴君污吏當時余知其有爲而言也蓋講學之敗
壞風教有如此者作者此記議論隱詆論語爲不可信意在破
綱常名教之大防而自明其爲朱某之說乃知謬種流傳其所
由來者漸矣至謂爾雅說文爲僞古文之學近儒皆爲劉歆所

欺給此與新學僞經考一書如形影之相附而韜軒今語亦復
沆瀣一氣流毒靡窮此吾所以大聲疾呼而比之於楊墨之不
息也

說經 詩書禮樂易春秋是爲六經見於經解莊子韓非子史
記儒林傳又名六藝史遷曰言六藝者皆折衷於孔子蓋六經
皆孔子作也詩書禮樂孔子藉先王之書而刪定之至易與春
秋則全出孔子之筆故孔子教人以詩書禮樂而易春秋身後
始大盛也孔子之爲萬世師在於制作六經其改制之意著於
春秋孔子早而從周晚莫道不行思告後王於是改制與顏子
論四代子張言十世是也蓋周衰禮廢諸子皆有改作之心子
成之惡文老莊之棄猶黃梨洲之有明夷待訪錄顧亭林之有
禮墨子之尙儉皆是日知錄事至平常不足震訝必知孔子改制六經而後知孔子

之道所以集列聖之大成賢於堯舜法於後王也淮南子夫殷
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以春秋爲繼周之一代
先秦西漢之說皆如此余有孔子改制考二千年來行三年喪夏時選
舉同姓不婚之制皆孔子之法則春秋實統二千年爲一代也
必知春秋爲改制而後可通六經也漢興詩三百五篇傳齊魯
韓三家書二十八篇在伏生禮經十七篇在高堂生其記八十
五篇皆經之記也樂散見於詩禮無經易未經焚燒傳於田何
爲全書無異論春秋傳公羊穀梁皆立博士去聖不遠人無異
說洙泗經學雖不光大有失也至劉歆挾校書之權僞撰古
文雜亂諸經於是有毛詩周官左氏春秋僞經增多杜林衛宏
傳之二鄭馬融扇之鄭康成兼採今古盡亂家法深入歆室甘
效死力加以碩學高行徒眾最盛三國六朝隋唐盡主鄭學於

是僞古文盛行皆在劉歆籠中宋儒時多異論而不得其故亦
爲歆所豐蔀 國朝經學最盛顧閻惠戴段王盛言漢學天下
風靡然日盤旋許鄭肘下而不自知於是二千年皆爲歆學孔
子之經雖存而實亡矣諸儒用力雖勤入蔀愈深悖聖愈甚猶
之楚而北轍緣木而求魚可謂之新學不可謂之漢學況足與
論夫子之學哉既無學識思以求勝則大其言曰欲知聖人之
道在通聖人之經欲通聖人之經在識諸經之字於是古音古
義之學爭出競奏欲代聖統矣以此求道何異磨瓢而欲作鏡
蒸沙而欲成飯哉西漢之學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諫以洪
範說災異皆實可施行自歆始尙訓詁以變易博士之學段王
輩扇之乃標樹漢學聳動後生沈溺天下相率於無用可爲太
息也今掃除歆之僞學余有新學
僞經考由西漢諸博士考先秦傳記

子史以證六經之本義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於是禮學咸有條理不至若鄭康成之言八禘六天而禮可得而治矣禮學既治詩書亦歸軌道矣至於易者義理之宗變化之極孔子天人之學在是精深奧遠經學於是終焉皆著其大義明義理之條貫發經世之實效開二千年之郇庶幾孔子之學復明於天下

駁曰此與所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同一宗旨既有梁啟超春秋界說孟子界說讀西學書法時務報之類爲之爪牙復有徐學使輜軒今語爲之羽翼於是康有爲之邪說乃大行於湘中而吠聲吠影之徒竟不知聖教爲何物有世道之責者其能嘿爾不語乎

讀書 史漢承三代之變制度文章與後世近而文義深古學

人鑽仰終無盡期自六朝隋唐學者傳業尊與經並史裁既創且經說多存焉尤足爲考據之助蔚宗後漢激厲名節學者講求可以入德若詞章所用駢散畢具擢其典實拾其香草法其氣貌誠藝林之淵海文苑之澤藪也故上而經世立身有所取裁中而考據詞章有所掇拾下面科舉之學裁文對策試帖律賦亦倚爲府囿足資漁獵此眞學者所宜精熟也惟見學者讀之累年僅知事蹟餘無所得由不能舉摘英華之故昔顧亭林先生日課門生四人登堂讀十三經及史漢六朝史人二十篇周而復始今用其法與諸子輪日讀史先以四史如有餘日則以晉書南北史隋書繼之其中制度文章經義史裁之美俱爲摘出發明學者一舉而通掌故能考據解詞章三善俱備於近世之學已爲小成矣又近世學者自易書詩四書外餘皆束閣

四傳四禮惟左傳禮記省文誦之餘皆不觀今與學者先讀四史俾其頗知學問門徑然後輪讀四禮四傳隨於讀時發其指義學者一歲之中未能該博然能通四史四傳四禮由董劉而述春秋因朱陸而求論語深沈之以四朝學案博考之以通鑑通考經史大義聖道統緒爲學本末亦已得其綱領矣進之大道庶幾有基

駁曰作者持論前後矛盾者甚多如以考據爲無用之學而此則重言以申明之若有不可廢者此其矛盾者一平日高談經濟以干祿爲鄙此訓其門徒以漁獵范書取便科舉此其矛盾者二亭林讀書之法通經以致大用何得謂之小成此其矛盾者三左傳彼所謂僞經詆其非邱明之作此乃在教人輪讀之列與平日之說相背此其矛盾者四董仲舒公羊學劉歆穀梁

學據其徒梁啟超時務學堂課程以公羊爲主以穀梁爲輔此
謂春秋傳公羊穀梁去聖不遠人無異說公穀並尊一傳而失
其實此其矛盾者五陸子心學作者實陰持之以倡白沙之傳
而前則誠爲歧路此復與朱子同宗反復無常莫衷一是此其
矛盾者六大抵作者之學襍亂未成而毀瓦畫墁其志不過求
食會當中原多故得乘隙以肆其奸苟非一二豪傑之士力抵
而堅拒之其禍恐有甚於宋明講學者殷鑒不遠願同志毋忘
斯言

習禮 朔月月半行相揖之儀以鼓爲節考鐘磬吹管撫琴案
開元詩譜而歌詩升歌詩經三篇閒歌 國朝樂章三篇笙入
漢魏詩三篇散歌唐宋詩以管和之禮畢投壺論學而散
駁曰此顏李之學也而作者又不出此夫禮樂不相沿襲世儒

類能言之若案開元之詩譜而歌 國朝之樂章是何異服優
孟之冠裳而行郊祀之典禮乎作者挾虛僞之氣行詭祕之謀
習見西國學校章程以贊揚教主爲宗以踴躍跳舞爲樂以律
樂爲專門之學以安息爲肄習之期於是名爲復古實將變夏
蓋其學之支離附會非素知其好不能辨也余故揭出之以杜
亂真之漸

日課 子夏日知曾子曰省學者法也日課之法其目有七曰
讀書曰養心曰治身曰執事曰接人曰時事曰夷務讀書則有
專精有涉獵二目求於內可得愆尤求於外宜有劄記以朔望
彙繳商畧得失緝熙光明庶幾日新

駁曰此梁啟超學堂學約之所本也其踐言與否學者自能別
之昔洪北江評袁枚詩如通天神狐醉時露尾余於此記亦云

四恥

一恥無志 志於富貴不志於仁可恥也

二恥徇俗 徇於風氣不能卓立可恥也

三恥鄙吝 張南軒以鄙吝為大惡凡鄙吝者天性必薄為富

不仁可恥也宜戒其根

四恥懦弱 曾子以懦弱為庸人見義不為可恥也

駁曰作善即無恥之人其胸中富貴鄙俗之見時時發露於行

止惡乃以之立教耶

讀西學書法書後

梁啟超著有讀西學書法一書後附論說一則詳述其讀經讀
子讀史之法余閱之而歎曰異哉梁氏之學也彼欲亡中學而
藉口於中學之將亡彼欲興西教而藉口於西學之不興彼欲
如日本之立新黨而詆朝野之老成目之曰守舊論語曰溫故
而知新大學之道曰在明明德在新民書遷任有言曰人惟求
舊器非求舊惟新蓋嘗考之六經凡所云新舊之理舉不外此
數語從未聞棄舊如遺悍然以開新爲事者作者乘外患交侵
之日倡言亂政以啟戒心三五少年或逞其躁進之謀或徇其
自私之利於是慮老成之撓我也多方以排擠之懼正人之仇
我也連類而剪除之聖人之綱常不可攻也假平等之說以亂
之天威之震肅不可犯也倡民權之義以奪之資格限人而不

可以越遷也舉匈奴貴少賤老之俗以搖惑之取給有窮而不
可以揮霍也援基督散財均利之法以聯屬之然不託之救世
則無以息天下之爭不出之講學則無以動士林之聽居心詭
譎或同類所不知今卽其說之至謬者逐條駁之

如所稱讀經之法原云一當知孔子之爲教主

案孔子之教實無此名素王之號乃緯候家流傳之言在七十
子之徒推崇亦未爲過至於教主諡法乃泰西教皇憑藉威福
之所爲豈可施之於溫良恭儉讓之至聖作者影附西書潛移
聖教謬一

原云二當知六經皆孔子所作

案孔子贊易象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秦漢以後百家傳記所
載莫不相同論語言五十以學易雅言詩書執禮又言自衛反

魯樂正春秋則孟子述其言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夫述而不作竊比老彭不知而作我無是也以孔子所不居之事忽焉如黃袍之加身此作者託尊孔之名伏僞經之漸謬二

原云三當知孔子以前有舊教

如佛以前之婆羅門

案刪書斷自唐虞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以前之舊教不過如此至於夢周公問老聃聖無常師教非大異周衰以後老氏變爲楊朱夏禮流爲墨學此新教之歧誤非舊教之支離作者衍其師康有爲改制考之言欲大暢其通教之說

謬三

原云四當知六經皆孔子改定制以治百世之書

案孔子爲萬世師表當時則志在尊王故一則曰從周一則曰爲東周一則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其非改定制

從可知矣作者乃辯言亂政之人欲託於孔子以行其術而不
知孔子之心迹早已大明於百世以前謬四

原云五當知七十子後學皆以傳教爲事

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陳蔡之役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諸賢
類皆天下之英才而欲行道於天下者也卽其再傳大儒若孟
荀亦並非僅以傳教爲心果如作者之言則是傳經之弟子無
殊受洗之門徒矣謬五

原云六當知秦漢以後皆荀卿之學爲孔教之孳派

案秦漢以後荀孟並稱初皆有志於用世及其不遇退而著書
六經皆荀卿所傳爲聖門之宗子作者處心積慮在於滅經而
滅經必先滅荀詆爲孔教孳派則二千年中漢宋諸儒之學可
以一掃而空謬六

原云上當知孔子口說皆在傳記漢儒治經皆以經世案口說多出於後學之傳述傳記多出於及門之截筆此其大略也然口說經數傳則失其本旨如春秋繁露改制之類公羊泮家三世之目此類異義適足便奸人亂法之謀烏足以云經世謬七

原云八當知東漢古文經皆劉歆偽造

然歆之說萌芽於六朝唐人而盛行於兩宋至近儒方望溪之疑周禮劉申受之偽左傳乃大決其藩籬不知向歆父子異學不應庭訓竟無一言桓譚揚雄皆同時通儒班固劉珍世司蘭臺令史賈馬許鄭又皆東京大師何以盡受其愚無一人發其覆作者本僞經考之說將欲離析聖經謬八

原云九當知僞經多摭拾舊教遺文

案孔子以前之舊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此外既無舊教
烏從得其遺文卽有其文又誰見之作者既不信秦漢以後二
千年之學又安知秦漢以前二千年之書無稽之言良足鄙笑
謬九

原云十當知僞經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

案六經中僞經爲世儒詬病者莫如東晉尙書然朱竹垞言其
多採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信哉斯言其他如易如詩如禮如
春秋雖有今古文之殊又皆出於孔門之傳授兩漢六朝唐宋
以後或以之立學或以之取士其尊孔子等於帝王何必以教
主相待謬十

原云十一當知訓詁名物爲二千年經學之大蠹其原皆出於

劉歆

案易文言釋元亨利貞繫詞言諸物取卦象是訓詁名物之學
出於孔子之口孟子言庠養校效序射之義是訓詁名物之學
出於孟子之口中庸言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又言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是訓詁名物之學出於子思之口公羊言主人習其讀
而問其傳何注讀爲經傳謂訓詁又如合祭爲大禘之類是訓詁名物之
學傳於七十子後學之口其文皆在劉歆以前不知何以目爲
大蠹且以爲皆出於劉歆謬十一

原云十二當知宋學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義
案曾子得一貫之傳而日必三省其身至有疾而啟手啟足子
之稱顏回也曰不遷怒不貳過聖門弟子無不束身自好者孟
子云窮則獨善達則兼善二者並行不悖於宋學何尤作者本
非自好之士乃欲藉以末殺古人乎謬十二

如所稱讀子之法原云一當知周秦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

案孔子爲儒宗禮記儒行載孔子對哀公之言儒學於是乎大箸周秦間之諸子百家惟楊墨出於老氏餘皆七十子之支流餘裔其學至漢初而猶存故班志敘九流必推本於其古學知其非孔教則孔子之教當獨尊胡得列爲二派謬十三

原云二當知非孔教之諸子皆欲改制創教

案諸子改制創教如墨用夏禮老出黃帝許行託神農之言謂之背周不得謂之改制謂之異端不得謂之創教作者欲進諸子與孔子比權量力使孔教不得獨尊謬十四

原云三當知非孔教之諸子其學派實皆本於六經

案六經爲孔子所刪定其異於孔教之諸子如莊子如公孫龍

子如吳子如韓非如李斯雖本於聖門弟子之傳其背經而馳也實甚祇得云離於六經詎得云本於六經謬十五

原云四當知老子墨子爲兩大宗

案老氏之學熾於六朝然莊也非老也墨氏之學流於秦西然技也非學也中國二千年間孔子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雖有二氏鼎立其末法亦已式微墨老兩宗詎能兩大謬十六

原云五當知今之西學周秦諸子多能道之

案周秦諸子分爲九流自婆羅門教引之西行實爲泰西學教之鼻祖作者欲假諸子以重西學故恒謂漢以後無子書謬十七

原云六當知諸子各傳其教與孔教同

案孔教之大與天地參其教不待傳而自傳自餘諸子弟子如墨子之傳爲禽滑釐其學卒以殺身尸子之傳爲商鞅慘刻無人理鬼谷子之傳爲蘇秦揣摩干時禍連六國其人本無可取其法尤不可用謂其傳教與孔子同謬十八

原云七當知孔教之獨行由於漢武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

案漢武誠有功於孔子然自漢高祖以太牢致祀陸賈陳說詩書孔子之教已如日之東升乃獨歸美於武帝一人則是數典忘祖謬十九

原云八當知漢以後無子書

案輶軒今語亦有此言不思宋有五子得道統之傳又有弟子之書羽翼經傳此濂洛關閩之正學而爲漢學以後諸子之大宗作者昧然忘之而轉相排擊謬二十

原云九當知漢後百家雖黜而老楊之學深入人心二千年實陰受其害

案楊氏爲我自孟子闢之之後其學久已失傳老氏清淨無爲惟西漢頗著其效魏晉以降雖有崇尚之人而其間拒之尤力者唐則有韓氏宋則有朱氏是以至今其學不行謂二千年深入人心豈唐宋以來闢老之人皆非二千年人物耶謬二十一原云十當知墨子之學當復興

案墨氏兼愛是以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此佛氏平等基督愛異類之說之所出也若其攻守戰備之術聲光氣化之學實爲西學之根荄顯論其體已大悖於倫常論其用亦非切於政教謂當復興則當如漢人之孔墨並稱矣謬二十二如所稱讀史之法原云一當知太史公爲孔教嫡派

案太史公以世家尊孔子又爲弟子列傳其推崇孔子可云至矣然其父談受道於黃生史公承其家學亦不必盡崇儒術此班固所以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也作者因其自敘語多合於董生之言目爲嫡派私公羊耳謬二十三

原云二當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爲行孔子之制何者爲非孔子之制

案孔子之制在三綱五常而亦堯舜以來相傳之治道也三代雖有損益百世不可變更作者持孔子改制之成見以繩二千年中君相之治迹則是夏時已正輅冕必法殷周封建不行山河遂非秦漢聖人復起諒不謂然謬二十四

原云三當知歷代制度皆爲保王者一家而設非爲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

案孔子云事君以忠孟子云保民而王世無王者天下又誰保乎作者隱持民主之說煽惑人心而猶必託於孔孟然則歷代制度非經孔孟手訂其勢必有所不行孔孟不復生此讞又誰定也謬二十五

原云四當知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爲中國致弱之根原其罪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

案中國自古爲君主之國其權不可下移雖其間暴主迭興中原多故而 聖清之治則固遠軼漢唐比隆三代也作者因秦始皇之愚黔首元太祖之勤遠略明太祖之黜孟子興制義隱肆詆謫論其心迹何止蔑古謬二十六

原云五當知歷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審定不過沿前代之敝而變本加厲後代必不如前代

案三代質文遞嬗靡得而論矣秦漢以後不可行之政如封建如井田如藩鎮如租庸徵調如辟除如門望如青苗其敝法如肉刑如黨禁如連坐如赤族至 聖清而大事廓除二百餘年深仁厚澤翔洽宇內乃謂後代不如前代且變本加厲豈中國歷朝之政無一是者耶謬二十七

原云六當知吾 本朝制度有過於前代者數事

案我 朝自定鼎燕京規模宏遠載在開國方略若夫禮樂兵刑之大正朔服色之事則有 皇朝三通大清會典諸書紀之甚詳乃以爲數事過於前代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謬二十八

原云七當知讀史以政爲重俗次之事爲輕

案史之有事治亂興衰之迹之所考鏡也不知其事而與論政

將六官分職至今可云姬周五經立學至今可云炎漢玉步已改統系不分謬二十九

原云人當知後世言史裁者最爲無理

案史裁云者言史之體裁也否則孔子何以刪書又何以修春秋是則曰刪曰修非有裁之謂乎作者直斷之曰無理則必結繩可以記事執簡不必直筆而後其說可行也謬三十

凡此諸謬皆康門之僞學而欲舉一世之人才消磨其忠義之氣開拓其悖逆之心固結其死生之志上無天子下無紀綱以行其陽儒陰墨之學投誠異教授柄外人湘中時務學堂諸生信其邪說羣立黨名父兄不能稽長官不能禁推原其故則以康梁之死黨高據要津主持風會驅以利祿之路弛其名教之防而人心之敗壞遂岌岌若有不可終日者嗟乎周孔之道幾

乎息矣君臣之義如何廢之作者持論言六經之文無一不可見於用究其所用曰改制曰民權曰春秋公法若夫正心誠意則詆之曰虛論尊王攘夷則鄙之曰迂說數年以來六經供其黠竄塗改漢宋諸儒之書皆蔑視如奴僕其大學堂章程乃有重編經史之說率天下之人讀一家之書是真士類之文妖也聞此終篇其有不髮指眦裂者哉

非幼學通議

新會梁啟超著有幼學通議一篇曩從時務報見之後見坊肆所刻之中西門徑書七種亦有此書又見宛平徐學使刻之湘學報而鱗軒今語復諄諄以此勸學焉夫梁氏自云未游西域何以知其立法之善與其考課之詳盡則以所見西書語多夸飾而先有所動於中於是倡爲學究亡天下時文亡中國之說又以士人之讀四書五經因試題之所出其言之成理亦似重有憂者雖然梁氏之爲此說也其果平心出之乎抑亦違心出之乎平心出之則彼之學卽足以亡天下違心出之則彼之學又烏足以教童子西人學校之制誠能一道德而同風俗則是國無游民家修禮讓堯舜之治何以異茲獨不解美洲工黨胡爲挾制公司英俄亂民胡爲日日思逞法之黨會胡爲不畏國

憲而得自由梁氏豈無所聞見耶自古君臨天下之主莫不懍然於民爲邦本本固邦甯之訓爲之民者日被教育以長養其子孫亦當知食毛踐土血氣尊親之義豈有撥棄本根敗壞蒙養如梁氏之徒之謬妄者余因覽其說而正其非以冀世之誠求保赤者取而察焉光緒戊戌初秋長沙葉德輝

生民不可一日無教教不可一日無學學不可一日無經周秦以前風氣渾噩而虞廷選舉猶且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二者遞相考覈何論三代以下乎兩漢以五經立學師儒傳授門戶紛爭班固議其祿利之路使然蓋深疾夫當時曲學之儒而特以一言探其隱也然自宣帝年十八受詩論語孝經疏廣以經學授皇太子其後如明德馬后孝和鄧后皆通曉經術以佐內治此亦豈爲考試而習耶又漢室諸儒往往於羣經未立博士之

前轉相授受沿及後世儒風大昌果如梁氏之言則伏生竄老
空山文中子講學河汾明太祖欲廢孟子錢唐以死力爭亦復
何所希冀況今日窮鄉僻壤顛愚細民海濱久旅之商人與日
本土夫之崇漢學者其童子入塾亦必以四書五經爲先其非
因考試科目起見不尤彰明較著耶梁氏謂以佛教取士則如
是我聞一切佛在之語將充斥於塾舍以耶教取士則天主造
物七日而成之語將闐溢於黌序不思六朝浮靡之習南北猶
有儒宗唐人崇尚詞賦通經之儒亦且項背相望甚至開元中
以老子命題取士卒不能奪尼山之席梁氏巧言亂聽實不足
以鼓惑通人乃猶有奉其說以爲金科玉律者何其謬也

以上論通

議宗旨
之非

說文九千餘字經典所載猶或遺之則以古字多假借世多不

察故也後世偏旁日益隸俗雜陳除徐氏新附及近人逸字攷外其餘一切孳生之字 欽定字典諸部采錄綦詳是故欲通古義必識說文欲通今義必用字典今世三家村儒市井商賈之子大率家有字典一書彼其意非盡出於尊王寶以 聖人制作之宏足以通古今而辨然否也西文以音爲主實西域字母之濫觴然去形而求聲則周公元聖不過工爲洛音孔子大成無非習爲魯語卽以周孔之身教定天下之方音恐亦有指畫不能通其意者何況佞虛橫行之字乎今日學西文者則曰西簡而中繁學中文者則曰西難而中易此固各安所習各尊所聞譬如飲食之有異同嗜欲之難強合兒童辨日安能定其是非乃彼獨謂中國識字人少由於教法不如西人則中國許書以後言字書者何啻千家字典一書周年坊肆所行何可勝

數梁氏用夷變夏多昧本之談平日持論以中國自古相傳之爾雅說文概目爲劉歆僞學而一意惟泰西之是從豈知樂操土音鍾儀所貴魯人獵較孔子從同彼梁氏之祖若父獨非被倉聖之澤者哉此固別有隱情耳

字典原本廖氏正字通塾師宜兼看王氏字典考證

王荅友小學頗爲康梁師弟所推服其實王氏之學菁華皆在說文釋例一書若得明師分類以爲課程實有裨於童子文字蒙求疏略殊多西人教文義先實字次虛字次活字曩於花之安學校教化議得知其詳其議論是己非人如以中文爲板文滿洲書西域書爲膠漆話之類大都逞其私見不究本原梁氏附和蠶陵至謂天下同文惟有字母

說見梁所撰沈氏音書序

不思中國文字之興實多而虛少就平口習用之焉哉乎也之而等字而論如焉爲黃鳥哉爲始也爲女陰出象草木之過中而爲頰毛之

類皆是至六經中文之至古者易之卦書之堯典禹貢詩之商頌其文體質實不以虛字爲工迨論語出而諸賢坐論一堂語意各肖其人之氣象而出此中原文明大啟之會非周以前文章所能比例也學者童而習之其成學雖有高下而塾師訓釋並未十分相離余觀西人所譯中文之書若學而時習之則分譯其字曰學是讀書而是虛字時是時刻習是溫習之是虛字合而讀之豈復成爲文理蓋中西文字所尙不同彼此是非均屬無謂梁氏信今薄古智西愚中其心乃託西學以行其私書無所謂保民亦無所謂保教徒布其說變易天下之學派亦何謬妄若此哉

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書取其事物之至粗至淺者綴說系圖家絃戶誦此與坊刻所行之雜字增廣何異當時海禁始開

欲通西文舍此固無有更淺近者亦如西文譯中書多讀三國演義此豈足爲典要耶吾聞西人先習拉丁文而後遍及各國之文其功至順且易如士比林者彼方笑其鄙陋無用我獨奉爲枕中鴻寶豈非寡識之甚且中國自漢以來此類語言文字之書載在漢隋兩志者正復不少今其存者如史游急就篇之古雅固不多見然如本草圖爾雅圖毛詩圖諸書圖說俱存隨取一二冊以教學童亦足爲多識之助卽其書不如西人之切近遇物得以考求而海西所繪之物之圖大半中土未有之物西人於中國古書言龍鳳形狀者且以爲不可信則西人所繪之圖於我更何所取證也夫西文不可不學持論亦不得如是之偏梁氏欲挾天下之人廢中學而尙西文試問明治變政曾有滅絕和文之事乎

以上論通議識字書之非

中國言文法之書如魏文典論劉勰文心雕龍之作皆獨抒己見自成一家之言初非爲教人而撰也然自魏文以前劉勰以後其間以能文箚錄者代有聞人彼時海西各國文軌不通既不知文法之書復不聞梁氏之論而通才博學著作等身此以見中人之智睿聰明遠過於西人者倍蓰什伯何得云教之無法耶況八家派別大開圈點之風時文道興而開合承接之法日益詳密梁氏視中國典制講章唾棄不值一錢其識不可謂不韙乃獨於西人此類書籍馨香而俎豆之英雄欺人耶抑真知灼見而以爲吾中土無一可學者耶

以上論通議
文法書之非

梁氏擬撰之歌訣書自命立學已爲狂悖至戒煙纏足亦欲學童歌誦則是糟粕鄙俚之叔孫通勝於天地元黃之周興嗣矣豈非士林笑柄乎今按彼所詳列之書惟步天歌通鑑韻語十

七史彈詞足備採用其餘近人之作等之自鄙無譏可耳夫欲

知孔教之源流則不如讀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欲究

諸子之派別則不如讀漢書藝文志欲記古人之典錄則不如

讀唐宋人所著之蒙求欲觀歷代之事略則不如讀沈氏炳震歷

代世系紀元篇其體仿急就章古雅可誦欲通前朝之掌故則不如讀文獻

通考紀要詩凡若此類童蒙知其大略成學致其全功其於中

學亦大可觀矣梁氏所擬歌訣至三十餘種之多則十齡以前

斷不能卒業安有餘日涉獵他書耶以上論通議歌訣書之非

書之有問答由來久矣論語孟子已肇其端漢儒如鄭氏之志

記宋儒如朱子之或問沿波溯源大旨與論孟相近其討論至

精稱引至博讀者靡得而譏焉西人教童子凡專家之學之書

多設問答以明大略中國宜無不可仿行者然其書乃一書之

三
三

萌芽或加考證或習專門皆非畢生不能卒業梁氏以通儒之
誤述爲幼學之階梯躐等之譏竊所未喻余見康門弟子有編
僞經考答問者矣淺陋空疏人名時代猶或倒置使其徒蔓延
日眾則康梁問答書可以充塞黌路雖欲民之不愚何可得耶
以上論通議
問答書之非

說部書爲唐人所尙宋元以降流爲傳奇其爲風俗人心之害
亦已久矣西人三等學堂教童子之書往往取遊戲之文寓規
勸之旨此自俗尙使然不能行之中土者也中國言史事而與
傳奇相類者余所見惟宋人宣和遺事一書而前無所因後無
所繼則亦無所用之世俗好事之士往往樂刻善書如惠棟注
太上感應篇彭希涑廿二史感應錄及廿四孝圖地獄變相即
羅尼大威
德熾盛經之類何嘗不家有其書編氓婦女亦何嘗不資觀感

而風俗之純薄人
人識字明理由於
誦之孝經論語一
經二十四史同立
讀書必有入門之
羣經綱目所以提
無用者也說見彼
著讀書
乳之理亦便
檢閱次讀
說文聲類以釋形
以知事實之厓略
徑中之至簡略者
作者姓氏表洪氏

傳後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敘錄皆唐以前朱氏經義攷唐以後學

派書目具此書為之引申攷證專門史學入門之書則洪氏史目表正史

分日異同溫公通鑑目錄讀通鑑必從此入正史志表各史綱領為要而以劉氏

史通攷其義例御批通鑑輯覽求其論斷此又門徑中之漸

擴充者至諸子非初學所必讀姑可從緩集則以文選原其始

以姚氏古文辭類纂王氏續古文辭類纂要其終以宋人古文

苑孫氏續古文苑窮其變此固非初學所能遍及而塾中不可

不備列使之瀏覽濡泳以儲文章之用凡學由淺入深惟作文必取法乎上如欲

通貫百家遠則求之漢書藝文志近則求之四庫全書提要

先讀簡明目錄於是二三年之中經史文學皆可得其要領矣他如訓

詁入門之書則阮文達經籍纂詁足供漁獵王文簡經義述聞

經傳釋詞足資啟悟考據入門之書則宋王氏困學紀聞近儒

顧氏日知錄王氏讀書雜誌

兼得治史子之法

三書最有體要總此數

者一日得之終身由之多識以畜德明體而達用固不必如梁氏之高張師說左袒西法而志學之年可以事半功倍然則中學之不振非學之不善乃師之不善耳天下盡如梁氏爲之師吾知康有爲之卵說將流布海內復何從得門徑哉

以上論通議門徑書

非之

一物一名眾物眾名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於是遂有名物之學神農嘗藥草以療民病爲之學者衍爲圖經今其存者尙有宋大觀政和兩次官定之本禹鑄九鼎以象神姦使民不逢不若而山海經卽其圖說此名物之切於民用者自茲以降周公作周禮天地人物之事各有專官又撰爾雅以通古今之名義孔子繫易必推明一切制度器用出於卦象此其學非後世考

據家所得依附者也漢人書如史游急就章取當時之事物雜
湊成句以便人之諷誦世歷千百年名物之生日繁其書遂古
而不適於用此外如揚子方言劉熙釋名今人列爲小學專門
當時不過通俗文字梁氏以西人有名物專門書遂謂中人不
通文法由於無此余固不能合泰西之人而遍試之以證其說
之得失然中國文人詞客之造述市商編氓之書札固未嘗一
日絕於道途西人有梁氏其人亦必轉以此爲絕學梁生中土
胡乃妄自菲薄以上論通議
名物書之非

合五州之大勢而論人數至眾者莫如中國良以地居北極溫
帶之內氣候中和得天獨厚而又開闢在萬國以前是以文明
甲於天下中外華夷之界不必以口舌爭亦不得以強弱論也
四民之中士爲至秀自國初以迄近今名臣大儒因時文詩

賦起家者指不勝數今日典試之人不能釐正文體則時文可
怪誕支離不亦可以已乎或云時文出於鈔襲策論亦出於鈔
襲其利弊固是一例余謂時文鈔襲全是浮詞策論鈔襲尚可
記一二事實則以鈔襲而導之讀書固爲稍勝須知文藝考試
不過校一日之短長時文策論無庸計較高下廢時文用策論
使士人免人股束縛之苦勻出日力可以多讀有用之書免致
不得科第之人終身不能擺脫制藝更無暇日涉獵羣書此則
爲益甚大王葵園有科舉論立說雖其間再舉鴻博兼取他途
最平允用意固與梁氏不同也
而人才迭興要以科目得人爲盛若如泰西推遷之法則流弊
滋多恐無以杜營競而重廉恥蓋立國各有其政而亦不可強
同也至於農工商務之學又迥然與西國不同農事在地利尤
在天時西人於水旱蟲蝗大災有時仍束手無策其工藝之巧
雖冠絕地球第工制之而商運之一商兼運百工之物以視中
國各商其業情實本大相懸殊兵制以英德爲最強其步伐亦
多不可行於中原之地故西法非不足尙要貴實事求是師其

所長

上當師其通農商諸學之長工當師其製造之長兵當師其練習測繪之長

苟悻悻焉盡棄其

學而學焉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梁氏終日言變法羣居言學

西然彼之僞經說非士學也彼之時務說非商學也彼之公羊

孟子說非工學農學尤非兵學也今乃語人曰某也入股賤儒

某也不通時務究其所以立義無不託之空言學堂之士靡然

向風於是公羊改制附會而益工孟子輕君推闡而愈謬湘中

幼學之壞梁氏實爲罪魁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如

梁氏者殆逸居而有教亦近於禽獸者耶

以上論通議論學之非

汨羅鄉人學約糾誤

粵人梁某以時務報箸聞於時東南行省之達官搢紳皆爲之傾動近聞省紳邀之來主時務學堂余不之信後見省中刻有學堂學約十章始知實有其事聞梁某爲離經畔道惑世誣民康有爲之弟子又假忠義之名以陰行其邪說余恐湘人被其蠱惑因就約中語涉夸大及悖繆之處糾正於後惟冀鴻德碩儒有心桑梓之士張余旗鼓庶人心學術不至淪於異族云丁酉冬臘月汨羅鄉人識

科第衣食最易累人學者若志在科第則請從學究以遊若志在衣食則請由市僧之道有一於此不可教誨

學約立志

汨羅鄉人曰康梁之徒誠不謀科第謀衣食則保薦之者學究也聘請之者市僧也自命雖高寧不爲薦聘者地步耶初熊希

齡邀之來湘主講學堂議定每歲致束脩千二百金梁嫌其薄增至千六百元始允是其志不在科第不在衣食而直截了當在此物也聞梁與汪進士康年爲死生性命之交創報館時同心聚歛後卒以分利不均聽譚嗣同之唆與汪爭論是科第衣食皆不累人而惟此物足以累人也說士空談願學者勿尙

他日二三子所任之爭所歷之境其艱鉅厄苦視文正時又將過之非有入地獄手段非有治國若烹小鮮氣象未見其能濟也故養心者治事之大原也自破碎之學盛行鄙夷心宗謂爲逃禪因佛之言心從而避之乃並我之心亦不敢自有何其僨

也

學約
養心

汨羅鄉人曰天堂地獄之說惟釋氏摩西有之儒家無此言也康梁於釋氏得其皮毛於摩西窮其骨髓每著一書每持一議

言外之旨如龍無首如蛇無足巧言破道罪浮於莊列矣讀者
試檢自來學程有此語言文字否蓋其心皈依彼教久矣其所
以不能決然舍去者則以科第衣食之類有以鬻之也

一歛其心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縱其
心徧觀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虛構一他日辦事艱難險阻萬
死一生之境同上

汨羅鄉人曰此全以釋氏起滅之法行之讀者勿爲所惑

名士狂態洋務羶習不願諸生效也

學約
治身

汨羅鄉人曰名士狂態不知訕謗 朝政在內否洋務羶習不
知七日安息在內否

夫學之繁博而難讀也既如彼其讀之而無用也又如此苟無
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後誦經讀史之人殆將絕也

學約

汨羅鄉人曰梁之在學堂教習也孟子公羊外無他經焉

其章程所

舉各書裝點門面詢之學堂諸生乃知其不然

春秋繁露則又人人誦習豈董氏一家

之學在六經之上乎至於新學偽經考曾經奉

旨禁燬孔子

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援引異學侵奪聖經是梁之董治而修明之者皆其師康有爲之謬說也如是而經史之絕何待十年天生康梁以絕經也悲夫

西人學堂咸有安息日七日來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古義之見於經者殆中西同俗也

學約攝生

汨羅鄉人曰易復卦象曰七日來復文王繫傳也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周公繫傳也二者各自爲經不相聯貫果如若輩之附會其說則羣龍无首眞民主之國日中爲市太陽

眞一地球聖人六經皆先爲康梁而作有是理乎漢宋說易之書具在讀者盍檢視之若以二千年以來之注家爲不可據則請直讀經文夫經文固未嘗言先王至七日安息云云也康梁說經動輒影射西書淆亂視聽願明眼人於此等處留心

必深通六經制作之精意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爲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

學紱經世

汨羅鄉人曰康梁屢以公法比春秋又教人讀西人公理之書此彼教之談學約不便若以爲西學之善無逾於此者原朝

廷采西學設學堂本意欲人博通中西實學耳豈尙此空談之公理公法哉夫西人公法祇論強弱以若輩平日醜詆孱弱之中國雖人人講求公理公法徒有害於實學烏足云治天下之

理

吾聖人之教之在今日也號稱受教者四萬萬而婦女去其半
焉不識字者又去其半之半焉市僧胥吏又去其半之六七焉
帖括賤儒又去其半之八九焉此誠莊生所云舉魯國皆儒服
而眞儒幾無一人也加以異說流行所至強聒挾以勢力奇悍
無倫嗚呼及今不思自保則吾教亡無日矣

學約
傳教

汨羅鄉人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此四萬萬人人有父有君則爲
聖教中人無父無君則非聖教中人西人日日傳教日日啟爭
端其入中國也從其教者大半無賴之徒官紳膠庠之士間有
從者昔年官紳無從教者近則粵人有之則鄉里唾罵之宗族擯斥之夫使其教
而善也則不待傳而自傳教而不善也則雖如西人之兵力行
教而不能化一土耳其之回教於中國聖教有何損益乎西人
教會既多公費尤爲充實康梁久萌傳教之志利其貲耳雖然

果如彼之附會公羊孟子之術以傳孔子之教則孔子又一摩西也能不爲孔教悲乎

邵陽士民驅逐亂民樊錐告白

翼教叢編五

立驅逐亂民字人邵陽士紳軍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貢樊錐首倡邪說背叛聖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直欲邑中人士盡變禽獸而後快我邑公同會議於四月十五日齊集學宮大成殿禱告至聖孔子先師立將亂民樊錐驅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亂並刊刻逐條四處張貼播告通省倘該亂民仍敢在外府州縣倡布邪說煽惑人心任是如何處治邵陽並無異論特此告白

駁南學分會章程條議

得覽南學分會大略章程蓋倡會諸人知其邪說不行轉而變計思圖掩蓋而恣誘煽粗視之似尙平安細察之則隱情畢露今就其貌似平安之處稍爲發揮庶閱者不至竟入迷途至樊

錐所著開誠發鋼諸篇叛背聖教棄滅倫紀顯載湘報茲不贅說

一南學會開辦大略章程 云開辦者以辦就更有新章也云大略者以細目不好明言也一俟會徒既眾便於任意更改凡一切平等禽獸之行惟所欲爲此時但如此朦混引人入會日後雖悔悟而求解脫豈可得哉此真樊錐所謂頸圈鼻索者也今將施之入會諸君矣閱者其審諸

一一切拘墟狹隘之見概宜屏除 此卽湘報易簫所謂改法以同法通教以綿教屈尊以保尊合種以畱種改正朔易服色之意也亦卽樊錐所謂一革從前搜索無刺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紀年之意倘拘墟狹隘之見不概屏除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各有其分不可亂矣大與耶教相背卽大於學

會不便閱者其細察之

一倫常乖舛違背孔教者雖有保人不准入會 若然則樊錐永宜屏絕不准入會蓋平等那說自樊錐倡之也人人平等權權平等是無尊卑親疏也無尊卑是無君也無親疏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尙何兄弟夫婦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則已平則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豈但所謂乖舛云乎聖人人倫之至似此滅絕倫常豈格外更有違背者乎若而人者在會諸公宜何如處治以挽倫紀以扶聖教豈直屏絕已哉今諸公反推爲會長其於學會章程大相刺謬閱者省覽焉

一在會人不准談及詞訟案件 若然則石秉鈞石建勳亦宜屏絕不准入會昨聞石敬亭爲結餉一案除應賠罰外更勒罰花邊二百元此卽未入私囊究屬干預詞訟以此而論似與學

會章程相背或者詞訟案件只宜暗管不准談及耶此非局外人所敢知也

一本會爲大眾身家性命起見力除一切浮華囂張之習此係切實可靠之條但云力除一切浮華囂張之習者卽樊錐開誠第三篇所謂洗舊習從公道一切繁禮細故猥尊鄙貴文武名場惡例劣範銓選檔冊謬條亂章大政鴻法普憲均律四民學校風情土俗一革從前索搜無剩唯泰西者是效也大眾誠能如此行去則黃卷其髮十字其宗馬牛其妻室紀年以耶穌紀日以禮拜正石秉鈞新民局公啟所謂我自興之無待彼興彼必不肯慘施殺戮也如此而身家性命可保吾不之信矣

摘駁樊錐開誠篇中語尤悖謬者

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復見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

下復以是受之二千年淪肌浸髓桔夢桎魂酣嬉怡悅於苦海地獄之中縱橫馳逐於醉生魔死之地束之縛之踐之踏之若牛馬然若莓苔然 駁曰我 朝開國以來教養兼盡上何嘗愚下下何嘗受愚且二千年自漢迄今其間聖君賢相理學名儒不可殫述樊顧謂其桔夢桎魂酣嬉怡悅束縛踐踏若牛馬莓苔目中固無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內也樊雖不產於空桑安得出此喪心病狂之論

今宜上至百寮下至羣醜俱如此類網羅淨盡聚之一室幽而閉之使其不見日月不與覆載 駁曰自古權奸逆豎心懷叵測必將忠臣義士一網打盡樊雖此言殆又甚焉倘其得志忠義之士無噍類矣

是故願吾 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問於人不謀於眾下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一紙詔書斷斷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極雖有目前一無所用與其肢剖節解寸寸與人稅駕何所躡天無路不如趁其未爛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駁曰 天子詔命豈臣下所敢戲擬况此等大逆無道之言乎 國典具在嚮割寸磔處以極刑似尙未足以蔽其辜

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所自主之權人人以救亡爲是窮極生變鬱極生智 駁曰治天下者大權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於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錐謂人人有自主之權將人人各以其心爲心是使我億萬人民散無統紀也樊錐謂可以一其心吾謂實億萬其心也此則亡且益速又烏能起而救之泰西國固多民主然法國議院朋黨蜂起卒爲國禍在泰西且不可行矣錐曰窮極生變鬱極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 列聖以

來乾綱獨攬之天下變爲泰西民主之國其斯以爲智與真漢奸之尤哉

洗舊習從公道則一切繁禮細故猥尊鄙貴文武名場惡例劣範銓選檔冊謬條亂章大政鴻法普憲均律四民學校風情土俗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紀年 駁曰尊卑貴賤有一定之分法律條例有不易之經樊錐公然敢以猥鄙惡劣謬亂字樣詆毀我 列聖典章制度毫無顧忌其狂悖實千古未有且明言唯泰西者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紀年直曰以耶穌紀年可耳

賓鳳陽等上王益吾院長書

夫子大人鈞座竊我省民風素樸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靜世界也自黃公度觀察來而有主張民權之說自徐硯夫學使到而多崇奉康學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請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以康有爲之弟子大暢師說而黨與翁張根基盤固我省民心頗爲一變湘報刊瀏陽譚嗣同之言曰南海康工部精探道奧昌明正學其徒梁孝廉克肩巨任一洒俗儒破碎拘攣之陋而追先聖微言大義之遺吾湘人士聞風興起懷德慕思云云吾不知康所探者何道而譚所懷者果何德也吾人舍名教綱常別無立足之地除忠孝節義亦豈有教人之方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權耳平等耳試問權既下移國誰與治民可自主君亦何爲是率天下而亂也平等之說蔑棄人倫不能自行而顧

以立教真悖謬之尤者戴德誠樊錐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風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國之人心翻亘古之學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說浸淫觀聽迷惑不解熊譚戴樊唐易諸人是何肺腑必欲傾覆我邦家也夫時務學堂之設所以培植年幼英才俾兼通中西實學儲備 國家之用煌煌 諭旨未聞令民有權也教人平等也卽中丞設學之意亦未嘗欲湘民自爲風氣別開一君民共治之規模也 朝廷官長不言而諸人以此爲教則是藉講求時務行其邪說耳夫合中西爲學堂原欲以中學爲根柢兼采西學之長堂中西學自有教習訂立規模與中學不相涉也中學所以爲教人皆知之無待別求門徑也而梁啟超等自命西學兼長意爲通貫究其所以立說者非西學實康學耳且若輩之言曰教自我立無待彼興西人一來雙手奉獻

彼必不肯慘施殺戮又曰今日教學諸人卽是興朝佐命果爾
今之爲學堂學會非徇警路人之木鐸直吹散子弟之楚歌
朝廷誥諭頻仍大吏多方籌畫而以成就如許無父無君之亂
黨果何爲哉竊謂各省奉 旨開設學堂本係美舉我省人士
聞風振興今擇師一不慎不以立學轉以敗學名爲培才實則
喪才天下受益我省受害且貽人心風俗無窮之憂不僅一時
一事而已中丞公事繁多或未檢察及此夫子名流領袖若再
緘默不言上負 君國下誤蒼生問心何以自解務祈函達中
丞從嚴整頓辭退梁啟超等另聘品學兼優者爲教習我省幸
甚學校幸甚梁啟超等所批學堂課藝日記或出手書或係刻
本或近日改刊皆有悖亂實據不可磨滅加以案語摘錄呈電
俾知其人其說難以姑容迫不得已而爲之非好事也受業賓

鳳陽楊宣霖黃兆枚劉翊忠歐陽鵬朱應湘吳澤彭祖堯等全稟

湖南時務學堂課藝總教習梁啟超批

以下刻本

凡賦稅於民者苟爲民作事雖多不怨今西國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極重未有以爲怨者也苟不爲民作事雖輕亦怨矣中國之稅至本朝而輕極矣孟子謂輕於堯舜之道者大猶小猶也何以謂之猶謂其不足以供幣帛養餼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國是矣以賦輕之故乃至官俸亦不能厚惡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乃仍取之於民之身而其厭益烈耶

案斥 本朝輕賦爲大猶小猶喪心病狂

又

今日欲求變法必曰 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

仍習虛文所以動爲外國誚笑也

案此言竟欲易中國拜跪之禮爲西人鞠躬居然請 天子
降尊悖妄已極

又

春秋大同之學無不言民權者蓋取六經中所言民權者編輯
成書亦大觀也

案民有權上無權矣欲附會六經六經安有此說

分教習韓文舉批

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州不及也今歐州各國之人每年隸美
籍者不知凡幾如戰爭之事與諸國持和局者多由美國溯美
國由乾隆四十一年始聯合十三州至今日所屬邦部已四十
餘近又合併檀香山將來大一統者必由美國以成之也

案欲美國大一統置 本朝於何地

又

後世爲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義皆是爲民作用而遂甘爲奴隸婦孺至於國破時僅以一死塞責後世遂目爲忠臣二千年之銅鐵牢不可破

案此教人不必盡忠也無人心至此

又

美國總統有違例下議院告之上議院上議院得以審問例能奪其權而褫其職英國雖君臣共主之國其議院亦曾廢君可兒舜亦由民公舉非堯能私授也

案如此則中國幸不設議院耳議院設而廢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

分教習葉覺邁批

教主立法專在智民然民智之後又必打入仁說正所謂誠者天之道甲誠者人之道也

案此近日花之安李提摩太引入入教之議論不圖自命傳孔教者亦有此聲口

學堂日記梁批 以下手書本

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眦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乎息矣

案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逆取而順守 聖清之於前明與國也揚州十日記之言明季遺老之言也不思二百餘年之深仁厚澤而乃執明季一人之言以爲民賊乎是亦賊民而已矣

又

公法欲取人之國亦必其民心大順然後其國可爲我有也故能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汝已見到此層但未鞭辟入裏耳案興民權只速亂耳安得不亡

又

議院雖創於泰西實吾五經諸子傳記隨舉一義多有其意者惜君統太長無人敢言耳

案惜君統太長五字悖逆至此殆欲人人造反時時作亂然後快於心與

又

中國荏苒甚熾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今日變政所以必先改律例

案如此言直欲廢中律用西律耳是之謂賊民

又

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王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

案二十四朝之君主謂之民賊而獨推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歷代褒崇爲從賊矣狂吠可恨

又

衣服雖末事然切於人身最近故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能變無不可變矣

案改朔易服皆興王之事若輩何敢妄言歷代草寇未有不改制者黃巾赭寇非其人乎

學堂答問韓批

以下近日改刊本

有伯姬之賢三國來媵尙爲非禮況不如伯姬乎亦惟有伯姬之善乃能容之餘則不能可知矣可見僅得一伯姬而不及伯姬者多矣此不平等中之平等聖人于據亂世不得已也

案平等之說出自釋氏安得以之附會聖經自梁啟超來主時務學堂于是人人言平等至有皮孝廉父子之謬論謹厚者如此其他可知傷風敗俗莫此爲甚

又梁批

一盜案之徽州縣治之足矣而上勞朝審皆極可笑

案 聖人慎刑愛民所以有朝審此 列祖 列宗之成法而以爲可笑不知是何居心

又梁批

日本所以二千餘年不易姓者由君位若守府而政在大將軍

凡欲篡位者篡大將軍之位而已日本所以能自強者其始皆由一二藩士慷慨激昂以義憤號召於天下天下應之皆俠者之力也中國無此等人奈何奈何

案梁啟超欲興民權所以藉口於君位若守府欲尊任俠所以藉口於日本之自強童子何知其不爲此似是而非之論所誤者鮮矣

又梁批

中國舊論常以能言不能行責人此最謬論蓋有立言之人有行事之人各有所長不能相非必欲以責一人之身萬無是理案時務學堂之設育人才也能言而不能行天下古今安有此教人之法果如此等謬論則學堂之設專爲若輩言者設矣他日學僮成立皆持梁啟超之說以教人豈非誤盡天下

蒼生耶

又梁批

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櫃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

案封建之世皆天子之臣故可以去此適彼非所以論于今日之世也果如此等議論則龔效拱之漢奸姚福秋之肇亂皆得謂之合于古義矣三尺童子習聞此類謬說湘中風俗人心之壞恐有不可問之日矣

漢世武梁祠堂畫象所畫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獸身蓋古來相傳實有證據也山海經言絕非荒謬董子引古語云人當知自貴於萬物可知古時人與物相去之率本不甚遠若至今日則誰不知己身之貴于物者而更待聖人之丁寧告誡耶西

人古書屢出
多矣

案剛書

紳先生

臆斷中

醜論騰

種而盡

湘紳公呈

具呈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前雲南補用道劉鳳苞編修汪槃
工部郎中蔡枚功候選郎中張祖同吏部主事葉德輝工部主
事鄭祖煥分省補用道孔憲教前甯夏府知府黃自元前華容
縣教諭嚴家鬯等爲學堂關繫緊要公懇主持廓清以端教術
而挽敝習事竊爲政先定民志立學首正人心損益迺百世可
知綱常實千古不易湘省風氣醇樸人懷忠義惟見聞稍陋學
愧兼通上年開設時務學堂本爲當務之急凡屬士民無不聞
風興起乃中學教習廣東舉人梁啟超承其師康有爲之學倡
爲平等平權之說轉相授受原設立學堂本意以中學爲根柢
兼采西學之長堂中所聘西學教習李維格等一切規模俱屬
妥善至於中學所以爲教本有康莊大道無取鑿險縫幽梁啟

超及分教習廣東韓葉諸人自命西學通人實皆康門謬種而譚嗣同唐才常樊錕易鼐輩爲之乘風揚波肆其簧鼓學子胸無主宰不知其陰行邪說反以爲時務實然喪其本眞爭相趨附語言悖亂有如中狂始自會城浸及旁郡雖以謹厚如皮錫瑞亦被煽惑形之論說重遭詬病而住堂年幼生徒親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無數聰穎子弟迫使斲其天性效彼狂談他日年長學成不復知忠孝節義爲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今皮錫瑞不爲珂里所容樊錕復爲邵陽所逐足見人心不死率土皆同從前士紳公議擬俟梁啟超此次來湘稟請鈞奪昨聞其畱京差委學堂自必另聘教習竊以爲本源不清事奚由治伏乞大公祖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之人俾生徒不爲邪說誘惑庶教宗旣明人才日起而

兼習時務者不至以誤康爲西轉生疑阻學校幸甚大局幸甚
紳等迫不得已冒瀆威嚴惟祈格外鑒諒上呈

湖南省學約

夫世運之興衰繫乎學術學術者人才之根基天下國家所恃以致治而靖亂者也吾湘人才茂美由鄉先正講明學術不驚歧趨

國朝中興彬彬極盛其中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羅忠節傑出無倫考其爲學不外義理考據辭章經濟此四者析之則殊途而異趨合之則同條而共貫亦在人觀乎其大而已近日五洲大通泰西挾其長技爭勝中華中學之外別爲西學守正之士多鄙夷之淺識之儒又詫異之究之泰西之學實出於中國百家之言載籍具存班班可考

皇上內撫中夏外馭諸夷

飭各督撫創建時務學堂大吏奉而行之原欲講求實學上副

朝廷儲才輔治之心迺自新會梁啟超來湘爲學堂總教習大張其師康有爲之邪說蠱惑湘人無識之徒翕然從之其始隨聲附和意在趨時其後迷惑既深心腸頓易考其爲說或推尊摩西主張民權或效耶穌紀年言素王改制甚謂合種以保種中國非中國且有君民平等君統太長等語見於學堂評語學會講義及湘報湘學報者不勝僂指似此背叛君父誣及經傳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橫行非吾學中之大患哉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昌黎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今與吾湘人士約屏黜異說無許再行揚播煽惑人心其被誘誤從者均宜悔改尙其嚴身心義利之界晰古今政學之精究國家利病之原探東西藝能之蘊共相砥礪期於有成異日發爲事業將與曾左胡羅諸公後先輝映斯湘人厚幸也條約如左

一正心術 心術與學術相表裏心術不正縱學問淹博適以濟其奸邪當今滄海橫流事勢日棘

朝廷變通舊制期於宏濟時艱天下之士言衛道者多守舊而惡新言變法者多趨新而厭舊學者徘徊觀望靡所適從而傾危變亂之徒遂張其異幟託辭救世熒惑眾心非灼知繩準聖賢愛戴君父致一旦誤墮其術將處則負慙名教出則流毒蒼生漁利弋名卒歸喪敗伊古以來亂臣賊子皆自一念之不正基之凡我湘人各宜省惕

一覈名實 今日議論動言守舊維新而於新舊之實或未盡知所謂舊者研經史闡義理以及詞章訓詁致力頗精此吾人應修之業言學者不廢也而株守帖括迂腐抄通者託之曰吾守舊也彼其講求西學皆異教也如是而舊之實湮舊

之名病所謂新者講工藝製造之理通環球政學之要擇善而取不恥相師亦吾人應修之業特以風氣初開從事方眾故別之曰新耳而爲改制創教之說持平等民權之議逞一切悖謬之談者託之曰吾維新也彼其詆我者皆沮撓新政者也如是而新之實湮新之名病故非揭明新舊兩宗學者仍恐誤會徒啟紛爭無裨要務今特辨析新舊之名俾有志之士進覈其實嚴杜假冒以正歧趨從前湘省書坊出售西學諸書慮觸時忌取名新學書局不料爲康學者從而依託其中以致惑亂人心實堪痛憤方今

朝廷言學中西並采屢見

綸音吾輩草野寒儒遵奉

宸謨豈於西學尙有嫌忌已商之坊肆將新學書局一律改

爲西學書局以免康學冒託是亦正名杜害之一端也

一尊聖教 孔子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由以不敝者也始厄於楊墨孟子辯而距之繼厄於釋老昌黎辭而闢之其綿延甲國二千四百餘年不墜者實賴有人扶翼張大之耳今泰西諸教通行中國較楊墨釋老爲尤甚吾輩服習聖教惟有惕厲儒修提倡忠義力行尊親之道自求教養之方國勢旣張儒效斯著俎頑夫愚婦皆知聖人之教如日中天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行見彼都之人漸染變化吾教且盛行於五洲也然扶翼張大豈伊異人之責哉尙各勉旃請自今始

一闢異端 南海康有爲素行詭僻心迹悖謬曾爲許尙書文侍御參劾綜其劣蹟人品可知所撰新學僞經考一書誣蔑

古經曾經禁革今梁啟超乃煽其師孔子改制考之邪說譚
嗣同和之謂其精探道奧昌明正學積非勝是炫惑一時遂
至善坊射利翻刻聞有稱爲康聖人之語嗟乎後生末學罔
識臧否歧塗誤入良可怪歎狂瀾不挽將有滔天之憂毒燄
復延必成燎原之禍茲特申禁書坊不得刷售務靖邪說而
絕根株卽已經誤購諸人宜速銷燬毋任流傳後學詒害無
窮

一務實學 中學以致用當務爲要以博聞強記爲能然時勢
已亟義主濟世綜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辭章小學各門
雖或從簡烏可棄捐張尙書勸學內篇條舉分明有限有程
可爲模範宗旨既正根基自立西學如五洲政治專門藝能
均須實力研求洞見原本不必存菲薄之心亦無蹈張皇之

習至於綱常禮制國俗民風西國遠遜中華者不得見異思遷致滋流弊此後學會湘報倘有仍倡邪說者定當公同駁斥以靖澆風期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

一辨文體 文所以載道也唐王勃李賀輩天才穎異識者猶謂非遠到之器無他有文而無實也

國朝沿明之舊以制藝取士法律甚嚴近時風氣大非或剽竊子史或闖入時事甚且綴緝奇字怪語不知音義無可句讀文風幾於掃地乃持文衡者大半茫昧動爲所欺此以是投彼以是取輾轉倣效循而不變必至科目無一通人宜

朝廷以時文積弊太深改試策論也然試場策論非有學術能文章者主持之其弊殆比時文更甚觀湘報所刻諸作如熱力漲力愛力吸力攝力壓力支那震旦起點成綫血輪腦

筋靈魂以太黃種白種四萬萬人等字眼搖筆卽來或者好爲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閱不終篇令人氣逆若不共懲此弊吾恐朱子欲廢三十年科舉之說將行於今日昔歐陽文忠知貢舉痛恨新體擯斥險怪奇澀之文良以言者心聲言旣不軌心必不正先於進取嚴爲剖別庶幾國家得有用之材不至以跌躄躑躅者害天下也朱子云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又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底字先哲名言允宜服膺毋失文章與世運爲升降果文體由降而升世運亦自此卜昇平矣

一端士習 論語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竊揆其義士雖身未通籍當

知有天下國家
求則其分之所
問以勢利爲功
干預詞訟牴牾
副猶覩然自念
耶夫士居今日
觀於前哲范立
物使中國之士
人毋恕己日經
不克顯功業於
人自毋得欺昧
由學校奮興之

下自任謹立學約期共勉遵

張孝達尙書電致徐學使書

翼教叢編六

去歲騶從過鄂時鄙人力言湘學報多有不妥恐於學術人心有妨閣下主持風教務請力杜流弊承台端允許謂到彼後必加匡正嗣後來函復云某君已經力勸等語是以遵命代爲傳播轉發通省書院息壤在彼當可覆案乃近日由長沙寄來湘學報兩次其中奇怪議論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張民權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實所未解或係閣下未經寓目耶此間士林見者嘖有煩言以後實不敢代爲傳播矣所有以前報費已飭善後局發給以後請飭卽日截止無庸續寄另將學報不妥之處籤出寄呈管閱學術既不敢苟同士論亦不敢強拂伏祈鑒諒

梁節菴太史與王祭酒書

祭酒夫子函丈一湖之隔有千里書問契濶積愆萬端秋風
啟涼敬維吾師向日心誠扶世道重凡在吾黨共知所歸數年
以來屢思摳謁躡足此地傷心不辰憂世旣多歎生尤甚相知
若函丈必鑒察也馬關約定數年又有膠州之事四夷交侵羣
奸放恣於是崇奉邪教之康有爲梁啟超乘機煽亂昌言變教
恰有陰狡堅悍之黃遵憲輕謬邪惡之徐仁鑄聚於一方同惡
相濟名爲講學實與會匪無異湖南乃忠義之邦人才最盛昔
吾粵駱文忠公巡撫此地提倡激厲賢傑輩出同衛社稷如
雲龍之相從至今海內以爲美談豈意地運衰薄生此三醜以
害湘人以壞嶺學凶德參會無所底止上則欲散君權下則
欲行邪教三五成羣邪說暴作使湘有無窮之禍粵有不潔之

名孰不心傷孰不髮指鼎芬濫主湖院日與諸生講明君父之
義華夷之防於近日康教尤所深斥所幸同學諸子咸受約束
知其猖狂從無染之者吾師主持湘學初恐後生小子聞見不
廣則以開風氣爲先繼以異端逆黨議論橫生則以闢邪說爲
重可謂肩重任於將隊扶大厦於甚傾多士攸賴豈獨鼎芬哉
近見湘省公啟一首嚴正平允所駁超說真足以衛學校扶
國家惜所得尙少不能徧散此間刻有許尙書師文御史奏稿
奉上數本望以湘刻酬我悲夫廉恥日喪大局皇皇羣賊狎
豪無忌憚吾黨君子聞風相思風雨淒淒不改其度請告張黃
葉諸公誓戮力同心以滅此賊發揮忠義不爲勢怵不爲禍動
至誠所積終有肅清之一日大快人心皇天后土實鑒斯志臨
書憤懣不詳者多敬承杖履安佳

王猷煥上王院長書

受業王猷煥敬稟夫子大人鈞座敬稟者我湘省人心古樸素號忠義惟不免深閉固拒未能開通明達邇者自陳中丞莅任以來創設時務學堂開辦南學會原欲以開通民智使士民不狃於故常不安於固陋法良意美夫復何言乃熊希齡譚嗣同諸人悖亂其間遇事朦蔽聳撫憲聘康有爲之弟子梁啟超來湘主講專以民權平等無父無君之說爲立教宗旨論其罪狀何殊叛逆於是承其風者若樊錐若易鼯若唐才常等肆行無憚顯悖倫常喪心病狂莫此爲甚此誠學術之關鍵風俗之隱憂也湘省何辜被其荼毒此風日熾邪教愈張其勢不至視君父如弁髦陷士民爲禽獸不止當中丞主持此事之始吾夫子亦嘗與聞其悖謬之尤敗壞之極又豈吾夫子與中丞之始

意之所及料耶至南學會宣講亦屬盛舉古人講學聽者至千餘人然其所講者總不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已今學會所言者除中丞講義教人以盡忠知恥外其餘講義何一非若輩逞其邪說放厥淫詞受業曾身廁其間聽講數次見其不合於理之言不一而足竊見其堂前有所謂待問櫃者私心竊喜以爲此舉或係中丞盛意欲人之各舉所見條陳其事以去隔閡之弊曾於月前直摠所見力抵其民權平等之非是並直陳保衛之難行在受業之意亦不過貢其愚忱代達民隱越日至學會講堂上見有答野人王某問一條並未將所問各條貼出夫既以所問爲無理則何不貼供眾覽俾咸知是非之所在若以所問爲是則何得以野人相詬詈此中情態不問可知總之學會諸人大都爲康氏僞學所惑故信口狂吠不顧名義而爲康

氏之徒如梁啟超者則又闢揚師說穢我湘風我夫子爲當代
巨神斯文宗匠竟始終緘默不置一詞似於維持風化之道不
無遺憾受業忝列門下不敢不貢其忱悃伏望我夫子婉商撫
憲另聘名儒主講時務學堂並斥逐黨附僞學諸人以端學術
而正人心不勝禱盼之至

賓鳳陽與葉吏部書

煥彬先生大人崇席久慕鴻儀未親几席緬懷之極無任欽依
鳳陽蠖屈麓山學識譾陋然於風俗人心之故學術趨向之原
從不敢背道離經得罪名教邇來徐學使來湘刊布輶軒今語
四處分送近復張貼到院鳳陽等閱之十分駭詫竊念吾湘人
士雖乏開通卓越之選究皆有誠樸篤穆之風今學使主張康
學以公法比春秋以蔑古爲宗旨鳳陽禱昧幾於忿恨莫名久
擬就管見所及評駁一二以告同志奈才力綿薄未能遽達鄙
見頃於友人案頭得先生輶軒今語評誦閱一遍令人分外爽
快先生此舉洵正學之先聲中流之砥柱也惟近聞輶軒今語
一書迺廣東梁啟超所作並非出自徐公手筆則是推崇異學
煽惑人心者其罪應有專責梁啟超以平等民權之說乖悖倫

常背戾聖教醜然人面坐擁皋比專以異說邪教陷溺士類且其黨與蕃眾盤踞各省吾湘若仍聽其主講時務學堂是不啻聚百十俊秀之子焚而坑之吾恐中國之患不在強鄰之窺逼而在邪說之誣民也夫世運之盛端在人心人心之純由於學術學堂之立原欲開通民智講求時務而敗壞一至如此非二三縉紳先生起而維持之湘楚大局尙可問哉先生本吾鄉先達應請顧全大局亟與當道諸公商請無憲另聘聲望素孚品學兼全者主講時務學堂實爲至幸若先生有所顧忌專事緘默則於保全桑梓成全後進之道猶有未盡鳳陽驚直敢以曉曉之口貢達左右伏惟亮察勿相責詈幸甚幸甚

王益吾祭酒復舉承年書

松甫賢友文右昨晚歸奉手書勤懇切至抑何意味之深長也僕非無心於斯世者但志趣所到不能強同敢爲吾友一一明之來諭謂僕宜住院督課誠哉是言僕在蘇學任內以遭家多難兒女夭折萬念灰絕決計歸田官之不圖館於何有乃郭筠老強之於前張中丞迫之於後遂由講舍移席城南展轉因循更點嶽麓家號四口唯僕一男老妻臥床兩妾拙弱米鹽瑣屑皆自料理寓居曠野夜多盜警赴院則棄家居家則離院牽率卻顧耿耿此心非以徐先生爲可法而蹈其故步也然因此之故廣設視聽開通聲息不敢夸言整頓似尙未甚廢墜齋長五人屏絕少年浮蕩之習屈祠挾妓可保必無至篤實開通四字談何容易高潛異器兼者幾人撫膺懷舊容或有之不害爲老

成齋長也天下學術斷不能盡出一途但令趨向克端無庸強人就我省城學會聚講多賢湘報刊行見聞廣遠開拓民智用意甚善此外道合志同各自立會互相切劘亦不失敬業樂羣之義奚必盡一世之人相與奔走喘汗搖脣鼓舌院設高坐之席家持警眾之鐸然後爲一道德而同風俗邪今國之急務在海軍民之要圖在商務朝士無論矣草野二三君子以振興世道爲己任不思盡心實事挽救阽危而相扇以虛名專意鼓動世俗即使率土覺悟太息呼號而無開濟之道譬猶舉家醉臥遽然夢醒束手相顧以須盜之入室所謂固圉而保種者果安在乎僕擲萬金於製造實見中土工藝不興終無自立之日此心不爲牟利較然甚明眾志不齊中道相棄僕之寸念亦無所悔所恨滔滔天下忠信不立彌望虛僞非世運之佳徵耳僕

自蘇歸時以四鄉多警勉就城居牽涉應酬不能離人獨立投
暇一編未忘寢饋忽忽六旬不甘朽腐尚有數書未能卒業亟
欲廣續成之以待來者同一諭生視息卻非無業游民白衣冠
出門外嬉遊絕少熱客尤稀來諭云云未爲知我外間浮論豈
復可信此不足辨也生平性耽清淨不喜結納京居惟二三知
好商榷文藝歸來亦然其餘親故往來有生不廢雖或不欲其
可去乎學問一途雖在心得疇昔語人云爲政不在多言學亦
如之今足下欲僕伸議事之權魁求新之黨嚶鳴求友聒於市
人返之此心良非素習南學啟會迄今月餘眾口紛紛有如矛
戟平情論之陳中丞開講數次聽者洒然動容亦由居得爲之
位任先覺之責故感人如此其深也此外會講諸君不免被人
吹索報館之文雜襲鱗萃或侈口徑情流爲犯誦或黨援推奉

自召不平教人以言本非易事况復擇語不慎何謂人言不足
畏也今日羣才奮興莫不自命千古誰肯受人指摘而欲僕攝
齋登堂攢眉入社附和既所難安箴規又不敢出徒然東塗西
抹與三五少年相追逐豈復有善全之地邪竊謂中國學人大
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
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
學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學能人所難宜無病矣然日本維新
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講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私言滿天下
而無實以繼之則亦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何如閉戶自修
不立名目不事徵逐尙畱我本來面目之爲愈邪吾友天資悟
力超絕等倫倘不鄙棄僕言願勿以牖民覺世爲名高而以力
學修身爲本務闇然日章操券可獲空談小補諸君子任之足

矣何足以辱吾賢如其不愜於心卽請各行其是世復後言

王祭酒與吳生學菟書

久未接談良深企想頃讀來札關愛殷切感不可言學堂學會先謙皆曾到場以學堂係奉旨建立學會則中丞殷殷注意隨同前往然皆僅到一次因先謙事忙並非有所避忌而不往也學會議論新奇因其稟入湘報人人共見始有辭而闕之者先謙適得與聞崖略至學堂之悖謬半月前見梁啟超批學生稟稿各本稱南海先生然後知爲康有爲之弟子專以無父無君之邪說教人大爲駭怪同人遂有聯名具呈之事熊庶常不知醒悟反爲不平不知何意然則得罪名教之亂臣賊子當在公同保護之列歟來諭謂熊唐譚樊諸人庸人孺子咸欲得而甘心焉然今尙掉臂游行昌言無忌公道果何存也至謂今日之事亦趨重西學者勢所必至及湘人儼分新舊二黨之說則

其中有尙須剖析者不可不爲吾友明之所謂西學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國往來 朝廷不能不講譯學西人以工商立國用其貨物朕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來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購則必講求工藝以抵制之中國機庶可轉故聲光化電及一切製造鑛學皆當開通風氣力造精能 國家以西學導中人亦是於萬難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撫承而行之未爲過也紳士和之未爲過也故從前火柴機器各公司先謙與聞其事確係中心之誠以爲應辦至今並無他說然 朝廷之所采者西學也非命人從西教也西教流行勢不能禁奸頑無賴從之猶有說也學士大夫靡然歸美此不可說也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爲一教並非西教其言平等則西國並不平等言民權則西主實自持權康梁謬託西教以行其邪說眞中國之巨蠹不意

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今若謂趨重西學則其勢必至有康
梁之學似覺遠於事情且康梁之說無異叛逆此豈可黨者乎
彼附和之者今日學堂敗露尙敢自號爲新黨乎先謙因刻書
事尤又本性夙耽閑靜不願多預人事故從前學堂之事外人
以爲先謙主持羣相指摘先謙實無所聞知及見有悖謬實蹟
同人督先謙首列具呈先謙亦毫無推卻前後心迹可以考見
來諭云蔡與恂先生批陳亭子課卷云先謙已有悔心此言可
怪蔡先生今年上學一見後未接談先謙之悔否蔡先生何以
得知若謂吾兩人交深以此語代爲掩飾是譽我實以毀我也
先謙依然先後一人並無兩樣面孔兩樣心腸果有何事應改
應悔乎至外人之曲說深文更可付之不論矣

王祭酒致陳中丞書

日昨惠顧暢談至爲快慰賜讀請燬孔子改制攷書板疏稿於釐正學術之中仍寓保全人才之意甚善甚善但康有爲心迹悖亂人所共知粵中死黨護之甚力情狀亦殊叵測若輩假西學以自文旋通外人以自重北胡南越本其蓄念玉步未改而有仇視君上之心充其伎倆何所不至我公盛德君子也如康因此疏瓦全不可謂非厚幸但恐留此禍本終成厲階有傷知人之明或爲大名之累如先謙者激揚有志旌別無權遠師蘇氏之辨姦近法許公之嫉惡所謂在官在野各行其志我公得毋笑爲迂拙罕通乎大稿敬繳餘容續罄

王祭酒復洪教諭書

奉手示敬悉徐宗師以開學宮立議約究明倡議主筆之人伏查此次邀集紳董出自城南求忠諸生次日始至嶽麓齋長來言知單隨到上注書院公啟字樣卻無主名之人亦向例然也弟屆期到學宮見學約大張書字陳列案上其誰爲主筆無從查詢惟見約稿中有驅逐熊希齡唐才常等語未免過甚援筆刪去大眾亦皆允從弟不候同人而去當日諸公先後到者耳聞目覩諒皆同之至約中所稱康有爲民權平等之說斷不可從此弟所深以爲然者卽梁啟超在時務學堂闢揚師說賊我湘人曾經紳士具呈撫院請加整頓弟名亦忝首列今日書院諸生能申明大義乃弟所禱祀而求者也昔鄭人遊於鄉校毀及時政子產不以爲非今以區區學宮啟閉之事邀集紳耆並

皇朝書目卷之二
非私會釐正學術亦無不避而以此上煩憲聽察及淵魚皇悚
之忱匪可言喻幸諸公以此上陳或蒙宗師格外鑒諒總之學
術非可強同何況名教綱常之大豈容稍有假借弟在講席一
日必竭一日維持之力雷霆斧鉞所不敢避如宗師必查究倡
議主筆之人卽坐罪第一人可也

王祭酒與徐學使書

前日聞台端因學堂稟控揭帖一案批飭傳訊賓鳳陽等弟卽擬奉函爲之剖析適見撫轅牌示弟遂上書中丞旋赴書院飭帶諸生投到今午回城復函告中丞矣天下止有匿名揭帖無署名揭帖若取致人之書加入汗人之語張之衢路以柄授人自來未聞此異事學堂稟稱四處張貼而城中官民人等僉稱未見此豈可橫加栽誣者台批云賓鳳陽等狂吠不休以鄙見測之狂吠者自有其人非賓等也不日公堂對簿根究學堂得自何人來自何地不獨爲學堂弭謗兼爲敝書院洗誣誠爲快事弟忝居講席從不袒護生徒至此事由來因諸生欲釐正學術致書鄙人遂致鬼蜮橫行恣爲詆斥弟蓄憤未攄久矣不敢不引爲己任一雪斯言閣下主持康教宗風所扇使承學之士

望景知歸此次敝郡歲試弟之親友以南海聖人獲雋者不下十人以南海先生入選者則指不勝屈兩次面諭生童贊揚康學大眾皆點頭領會足見湘人雖愚未嘗不可化誨惟事必行之以漸似不宜過於迫急若以威勢強人服從則與西國以兵力脅持行教何異此則企望之餘不能不一言也俟公暇再謁

談

葉吏部與石醉六書

自吾弟起程後踵寄一函計已存覽矣時務學堂梁卓如主張公羊之學以佐其改制之謬論三尺童子無不惑之昔余嘗從事二傳之學出入門戶頗能別其是非非左氏與孔子同時自異於傳聞之失孔左同時最爲近時言公羊學者所忌余別有說證實之公羊注家援引讖緯以爲西狩獲麟卽赤帝代周之兆此爲其學者知其不敵左氏故假託漢制挾天子以令諸侯何休之徒又從而附益之班固所謂利祿之路然也左氏晚出立學又遲而西京之傳不絕如縷苟非卓然有以自立其不爲公羊所奪者幾希矣譬如今日功令以四書文取士而一二好學深思之士或治經或治史窮年累月置干祿之事而不顧安得不謂之志士漢時功令最重公羊當時公卿大夫以此起家者不可勝數而張禹賈誼諸人

通勤懇而好左氏舍篇幅短小之書以尋繹至繁且蹟之文義
其于二家長短亦既折衷一是已終漢之世許鄭通儒皆尊左
氏鄭氏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試起千秋學人于
丸原信禮乎抑信讖乎鄭君見何休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廢疾於是作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乃見而嘆曰康成入吾
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使何氏之書義例果能顛撲不破其戈何
至爲人所操其室何至爲人所據今兩家之書殘缺無幾就輯
存者推之是非黑白尙可立辨非匿子疑獄也漢董仲舒治公
羊推災異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至下仲舒獄
幾死又眭孟稱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
人之受命至欲漢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霍光惡其祆言惑眾
大逆不道以誅死學如江都其弟子愚昧如此今之詆劉歆爲

國師者獨不思公羊家固有此一類人耶況今之公羊學又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改制之聖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來湘苟務伸其師說則將禍我湘人吾弟試取左氏公羊比例而互證之則異時發憤著書無難持平而得信讞余向來治學不專守一師之言教人亦不偏執一己之說惟於二傳之義因其關係于近日之利害者鉅故有不能已于言者豈專已守殘而好爲是辨難哉大抵公羊之學便於空疏沈文起所謂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者兩漢公羊大師均不能出此評論近世所謂微言大義之說者亦正坐蹈斯病家無藏書而欲使海內學人同安於固陋生已盜名而欲使天下後世其趨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聰穎之士旣喜其說之新奇尤喜其學之簡易以至舉國若狂不可收拾蟻孔潰河

濶穴傾山能母懼歟蓋嘗論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有康雍之
純樸而後有乾嘉之文治有戴段畢阮諸人之實事求是而後
有魏龔諸人之嗜奇爭勝有東塾之平實而後有新學之猖狂
有桐城湘鄉文派之格律謹嚴而後有今日時務報文之藩籬
潰裂古今無百年不變之學何論文字之粗迹乎夫不通古今
不得謂之士不識時務不得謂之俊傑班固欲人通萬方之略
馬遷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二者當互觀其通各救其
失今之視西藝若仇讎者一孔之儒也藉時務爲干進者猥鄙
之士也深閉固拒問以環海各國之政教茫然不知謂何所謂
不通萬方之略者也龔高郵王氏之頽波理倉山主人之舊業
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吾弟具有通識年來習聞諸名
流之議論于學之有益于己者當博觀而約取之于學之有用

于世者當兼收而並蓄之用夏變夷則必入穴以探虎援儒入墨則將買櫝以還珠公羊之學以之治經尙多流弊以之比附時事是更啟人悖逆之萌昔桓譚有言公羊依經立傳彌失其本事說經而至失其本事七十子之大義固如此乎離去本事又數萬里今之學果古之學乎其書空言改制有害于道其學謬于聖人不切于用余非如沈文起之肆口憤爭而實見其學之不能自立故據理以斥之也若以孟子爲公羊羽翼其說更泛濫無宗戰國之世荀孟並稱荀之爲人有儒行其書亦樸致深微在諸子之上孟子識力甚高而立言不無偏激荀子以性惡一語召後儒之譏彈孟子一生師尊仲尼遂代聖統不知性有善有惡猶天有災有祥儒者立論正人心昭法戒諱言性惡之旨同于鄙斥符瑞之旨此聖賢之微意也孟子之書北宋諸

賢猶疑之刺之迨理學之熾張而道統之傳立孟子以距楊墨
有功宋儒自任爲闢異端其尊孟子非尊孟子也而荀子乃以
李斯滅學之故爲蘇氏所詆譏烏乎冤矣天下事果如蘇氏之
論則再求附益季氏亦將苛斷孔子之教不善有是理乎此知
人所以貴乎論世也

葉吏部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

前日過訪見几案間有康有爲孔子改制攷兩弟必檢讀一過其中可行不可行世固有知者余有恆言公羊改制且不能行於漢何論今日若輩一閱之市真可憫笑者也康有爲爲平日慨然以孔教自任其門下士持論至欲仿禮拜堂儀注拜孔子廟此等猥鄙之事楚鬼越職則有之豈可施之于大成至聖之前乎且中人孩提入塾無不設一孔子位朝夕禮揖至于成人但求不悖於人倫以對越孔子在天之靈處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雖不祀孔子孔子亦豈汝咎若以施之於鄉愚則孔廟不能投杯筴而鄉愚不顧也若以施之於婦人女子則孔廟不能求子息而婦女不顧也夫中國淫祀多矣其所以若存若亡者以禁例森嚴不敢爲惑世誣民之事耳西人一天主一耶蘇教會

之名至盈千萬此其結會相仇兵連禍續西人未嘗不痛恨之
康有爲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剛定六經而先作僞經
考欲攪亂朝政而又作改制攷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乘此
國家多事之時使其徒黨四出遍謀天下膏腴之館而據之朝
傳一電報曰康有爲賞五品卿銜遊歷各國主持弭兵會夕傳
一電報曰湘撫陳寶箴入軍機黃遵憲督辦鐵路大臣招搖撞
騙彰彰在人耳目其前電至時務學堂也同年友汪誦年編修
爲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謠耳不足信數日往詢其弟子梁啟超
則言之忸怩梁固篤信康教終身不欲背其師而亦不能爲其
師諱其平日困躓名場故詆時文尤力通籍後朝考卷不列高
等者卷爲李約農侍郎籤摘同閱卷者或爲請託李持不可後
康有爲刻朝考卷以辱李李則舉其在都鑽營張蔭桓之事遍

告于人此湘粵京朝官所共知者其初至都門也余友吳雁舟
太守時官編修爲之延譽蓋吳喜禪宗康有爲與之機牙相合
旋具新學僞經考奉 明旨禁燬吳猶爲之太息異學之惑人
如此余與吳文字之好甚深屢得聞其持議中原士大夫不求
實際祇常喜新積五六年遂成今日之變局虎兕出柙誰之咎
與當此舉國膜眩之時兩弟尤宜立定腳根自占于不敗之地
從古以巧成者必以巧敗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土此二
語最爲流俗所稱道亦足以發人深省者也天姿高明之人無
書不可讀張子逃墨歸儒遂爲千古佳話若守一書而卽爲所
迷惑聽兩議而又爲之調停其人必進退無據非獨不能爲君
子亦且不能爲小人如余邑易生者始則爲合種通教之說以
迎合長官後作湘學報又謂西教與西政無涉以蓋前愆可謂

無恥之甚再歷三四年風氣又變渠欲圖一館局安身而不可得矣梁啟超持論痛詆時文比于女子纏足之害而又潛往會試此真無可解于人口者聞其都中告人謂父命之往夫父命之會試父命之作時文也不知其父有是命而痛詆之是謂大愚知其父有是命而故痛詆之是謂不孝聞康有爲之應試也則曰奉母命師弟沆瀣一氣絕世奇談以至不肖之時文加之其父母而已乃享清高之名吾知其平日之申民權爲無君而不知其今日之應試爲有父也康有爲之公車上書詆西人以耶蘇紀年爲無正統而其徒眾又欲廢 大清統號以孔子紀年無論其言行之不相顧也卽言與言亦不相顧何其謬耶超回邁賜之名遍于吳楚公羊孟子之教橫于湖湘蒙馬以虎皮沐猴而冠帶中無所有徒竊其聲音笑貌以鼓煽三尺之童子

而乃夸大其辭曰異日出任時藉皆學堂十六齡之子顏之厚矣得非喪心之尤乎且夫西人之勝我者輪船也槍礮也製造也非同也賜也公羊也孟子也所學非所用夫子自道也天津水師學堂上海方言館福建船政局粵逆平定後卽陸續創開主之者皆一時名臣大僚三十年來人材寥落豈今日十六齡之子異于往日十六齡之子亦豈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異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則人材與學堂截然兩極畧可知矣然則學堂與書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余固不欲兩弟爲博學能文之人但欲兩弟爲謹言慎行之人居恆少發議論少上條陳凡盜虛聲騙館地之舉一切不可習染若以余言爲過激請以質之兩弟之父兄及鄉里之長者總之立身行己當爲終身計不當爲目前計世局有變更天理人心之公無變更謂天下皆愚

人而已獨智者適以自愚而已至若學問一途不必有門戶不得無主宰嘗告人曰胸中當分間格某書度某格毫不可亂迨取用時擇其善者用之是爲讀書良法區唐界宋不可舍己芸人尤不可也餘詳去歲與醉六書兩弟取閱之可以與此互證少年血氣未定無所適從中年以後讀書與更事旣多而後知余言之爲長久之策也

葉吏部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

昨讀世兄大著醒世歌詞淺而意明語長而心重想見我公庭訓時具有維持桑梓之苦心遠慮近圖良足欽佩近世時務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則鄙見斷斷不能苟同者春秋大同之說吾邑王代豐公羊例表言之此論發於二十年以前今日萬口雷同變本加厲至謂地球列國環峙并無夷夏之防又謂春秋時之吳楚卽今日之江蘇兩湖是當日之夷狄卽今日之中國此論似是而實非久欲一辨而苦無暇晷昨讀世兄歌辭有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居中央誰四傍等句敢以管見所及一明其是非乞公詳辨焉夫春秋之所謂夷狄者以其異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教也今世之所謂夷狄者則有黑白紅棕之別而種類異也

春秋之教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正欲其進而同教耳今日之吳楚教化同矣種類亦一自不得謂之夷狄我 聖清爲古肅慎氏之區同種同教三代已然亦不得謂之夷狄 國初呂留良之徒狂吠無知殆不足辨日本島居本中國遺種其國政教風俗一視他人爲轉徙時唐時宋時中時西遷喬入谷若不自主而中原士大夫未嘗鄙夷之也地球圖物不能指一地以爲中但合東西南北考之南北極不相通則論中外當視東西矣亞州居地球之東南中國適居東南之中無中外獨無東西乎四時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東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國以人爲外也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爲黃種土耳其亦黃種卽突厥徙居于此是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國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若以國之強弱大小定中外夷

夏之局則春秋時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魯之弱小遠於吳楚何以孔子曰我魯此理易明無煩剖辨堯舜禹湯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以下異教之爲聖教漸滅者不可殫述卽以文字論佛法盛於六朝而其梵夾之經典反藉中文而後傳遼金元人憑陵宋室可謂至極迄今三國國書不存一字此第聖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潛途默運掃蕩異教於不覺何論旁行詰屈之書乎故藉保護聖教爲名以合外教者巧言也考耶蘇教旨較天主爲近人情故得行於泰西文教之國孔子之與耶蘇孰得孰失西國通儒猶且能辨之將來西教卽行於東方亦不過釋老而已何必爲孔教過慮并中西爲一談乎孔教者人心之所繫也士大夫者又孔教之所繫也今日當官之人但求 朝廷無事於教案之事實爲不得已而爲小民無

知以爲抑中而尊西始而駭然繼而譁然終且囂然囂然不已而仇殺相尋此天發殺機雖聖人復生不能以微詞弭此奇禍是則有心人所不忍聞見者也鄙見以爲勸誡士民當以佛老相喻謂其無礙於天地之寬不當謂其教力大於孔子激人以攻擊之口中國服聖人之澤久矣雖不識字之農夫牧豎婦人幼子無不有孔子二字橫於胸臆間蓋聖人之教先之以人倫而以神道輔其不及耶蘇之教先懾之以鬼神而又專主一祀抑倫理於後其間次第淺深地球開通之時自有定論鄙人何必於舉世波靡之中徒肆舌戰乎及門中有以中西政教利害相質者鄙論以爲中國政寬而教實西國政實而教虛又論五常之性以爲中國本之於仁信而以禮實之西國本之以義智而亦以禮貫之禮者聖人之教人心之所同也孔教何患不行

於西國哉數日前同邑易生有中國以弱爲強論爲通教合種之說同邑之士羣起而攻之有來告者鄙人告以易生所論并非出於本心乃襲時務議論中之殘唾參以癸巳年申報宋存禮所上合肥相國書識者當鄙其學之陋不當訝其論之新此生本無所知不過急於求名冀聳一時之聞聽若舉邑與之相持是快其意也合種一說譬如雞鷺同爨不相雌雄犬豕共途不相牝牡人性靈於鳥獸此言亦不足爲厲階聞者乃一笑而起鄙人可謂談笑而却兵戎矣湘報著錄之論公論爲最博通而漸漸於耶蘇傳教之辨言多必失故或爲道路所譏評世兄歌詞亦有聞而議之者鄙人於公文字之好不可謂不深雖其間學有異同而一得之愚或亦公所未及天下事凡張皇太過者則潰敗愈速今日時務張皇之過也鄙人嘗持一議以告天

下曰維中西莫如理政教政何以理曰素實教何以理亦曰求實實則無空談之病而人心一矣近日制科亦將有所變更時文久爲通人所詬病通人多不能時文高才博學生是困於場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易之以策論其弊等耳不見今日之試卷滿紙只有起點壓力熱力等字乎同一空談何不顧溺人之笑武科改試槍礮持槍持礮之武生卽能禦敵乎 國有征調武生能實兵額乎中國之事無不誤於空談不求立學徒以策論易時文不求考工徒以槍礮易弓馬法則變矣其如弊之未去何今以湘事論勿問其他講學託名于開民智伸民權則試問今日之民誰肯居于不智又試問不智之民何必更伸其權况所講之學爲康有爲之學乎夫康有爲改制僞經其狂悖駭俗與吾邑易生同而其襲人之說以爲己說亦復相類

通核所著之書武斷是其本色凡有所偽大抵不出舊人及國朝人之書特各書散而難稽彼乃彙而爲一耳六經旣僞人不知書異教起而乘其虛豈非孔子之大禍居恒與友人戲談云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爲攪亂時政使四境鬪雞犬之不安其言卽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蘇氏之辨奸曰凡事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奸慝康有爲殆其人與鄙人舊籍吳中行將彷彿乎具區之間長爲漁人以沒世若運丁陽九則黃冠道服埋骨包山此閭地無五金之礦境僻不足以通商耽耽虎視者或棄而不顧焉敬謝故人勉事聖君毋以爲念

葉吏部答皮鹿門書

頃奉手書敬悉尊指前函臚舉近日之議公謗公者將以覘公去就之心破公依違之見言之過激不覺雜以詼諧然本意無他不過欲公之去而已否則以十年文字之交無故而操戈同室此亦何爲者耶宋人講學感慨時事則有之未有牽合儒墨不顧倫理者公之景況鄙人知之鄙人之景況人亦知之與公相難決非爭館事關公論亦非爭名若謂湘人無鄉誼好自相攻擊鄙人以爲此正湘人至公至大之處中興戡亂之臣曾文正與左文襄不合矣左文襄又與郭侍郎不合矣此三公者皆當世之大賢君子而處事持論各不相侔和而不同古人之義必欲私黨橫行同鄉援引而後謂之有鄉誼此事鄙人斷不敢出請以俟之後賢

此下節刪數語

公之學問兼通漢宋鄙人之學問則

並漢宋而亦忘之亭林船山之世漢學之幟未張論世而後知人不必橫生議論聖教之大不在君母平等舍舊圖新在實事不在空談口說流傳語氣之抑揚言詞之出入誠哉是言然大旨既乖則其咎不在抑揚亦不在出入也救焚拯溺非登屋呼號臨水鼓譟所能畢事若僅以筆舌號於眾曰我之毛髮焦矣我之手足濡矣以此濟人是不如從井之爲愈公何所見之迂乎來諭又謂今人要人一事不辦坐以待斃鄙人旣不敢謂湘中無辦事之人亦更不敢自居於待斃之子公等所辦之事何事請一一示知若以講論爲辦事則鄙人甘居於少見多怪之列公不必進而教之鄙人前函謂從公說者亂也詎公說者亦亂也是謂之開民亂所謂亂者爭亂之謂也公不按上下文氣執一語以責人并牽及漢宋學家攻擊之詞多方而援之敵非

鄙人之所謂敵也時務報初出一二冊見者耳目一新非獨湘人愛之天下之人愛之迨其後閱時既久訕笑朝政呵斥前賢非獨湘人惡之天下之人惡之湘學報外間指摘者大抵吾邑易生之類初尙未及其餘湘報謬論既多宜乎召人攻擊人人皆有君父豈得謂之文人相輕公誤矣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者蓋謂國家危急之時一二賢者當實心實政共濟時艱豈有號召生徒紛紛辨論長浮囂之氣開挾制之風如明季諸君子之所爲者芝房先生服膺宋學爲此仇報之詞平心論之明亡於講學則竟亡矣洪逆起於漢學洪逆實不知考據天父天兄之說非平等者乎公思之當亦啞然失笑耳鄙人評詞梨州條下原有儒者立言不慎則害隨之矣二句非專詆梨州也又謂拙著詆公羊詆孟子則是公讀拙著不明欲橫被以毀經

之罪不知公羊下尙有家字又有之學之徒等字何曾爲詆公
羊孟子下尙有小註乃朱子所已言何曾爲詆孟子又經學公
羊條下小註亦云三傳皆尊聖人豈復自相矛盾鄙人畏人之
攻則斷不敢宣布公有恆言學不辨不明但相約不辨至無父
無君當北面而執弟子之禮苟以東海師門持公庭拜爵私室
受恩之說進則鄙人將掩耳而不聞公今行矣舉世亦誰與辨
者禹入裸國而同裸惟禹則然公之德似不如禹則何如被服
儒者不裸之爲得乎鄙人重公愛公故激公激公以激其行則
又何必再辨獨惜平等之說爲公喬梓蛇足此則真不必宣布
者矣近世士大夫每謂尊漢學斥宋學自紀文達倡之考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一書無論爲漢爲宋其有流弊者皆一一
辨別其是非而其立詞則曰講學家又曰其末流如何皆沿班

志隋書崇文總目之例其於漢學亦然並不斥其初祖乾嘉以後之人讀提要不通致有河間尊漢抑宋之論說不謂通識如公其視拙作亦蹈斯病若以此尋隙則是非不辨而自明雖有起而攻者不過王肅之攻鄭陸子之攻朱而已何足論哉何足論哉

附來書

拜讀手書並惠大箸不以弟爲不可教而再諄諄誨所不及且感且愧顧區區之衷似有未諒而用流俗人之言以相訾警敢略陳其愚惟公誓焉漢宋之儒講學規模不同漢儒所講皆經學問答皆弟子宋儒所講兼及時事不皆經學問答不皆弟子觀鄭志及朱陸之書可見學會講學是宋人規模只可講大義不可講訓詁弟所學本兼漢宋服膺亭林船山

之書素主變法之論今講已十餘次所說非一端其大旨在發明聖教之大開通漢宋門戶之見次則變法開智破除守舊拘攣之習如是而已登堂說法卽錄付報館非但不能如著書字字斟酌並不足以言文其語氣之抑揚言詞之出入自不免有過當之處言多必失誠如前論然口說只能如此聽者勿以辭害意可也講學爲人話病久矣百年以來不聞此事少見多怪無論是不是必舉國譁然弟明知之而不避者以時急如救焚拯溺卽焦毛髮濡手足所不辭也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湘人無鄉誼好自相攻擊見時務報則譽之見湘學報則毀之湘報訾議尤甚湘人結習本不足怪至於聯語醜詆更屬無賴所爲此下節刪數句呼我爲馬應之爲馬呼我爲牛應之爲牛牛皮馬皮有何辨焉鹿泉辦事之人未嘗開口

而入亦詆之然則詆人者并非必因所譏不是不過要人一事不辦坐以待斃而已太平洋不安瀾公既已知之矣猶曰天下無事竊所未喻以南學會爲開民亂此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之舊說孫芝房先生嘗反其說以洪逆之亂爲漢學所致矣明果亡於良知洪逆果起於漢學耶大箸因惡康氏之學並遷怒於古人詆孟子詆公羊詆梨洲建都啟二百年後洪秀全都金陵之逆志將來二百年後更有洪秀全出可援梨洲之例坐弟開亂之罪惟公與弟必不能親覩二百年後事而斷斯獄也奉春建策畱侯演成如公所言亦可以爲啟千八百年李自成都關中之逆志然歟否歟以公之學識閱通作書攻人未能盡其蘊而多可乘之隙殆一時激論未及深思耶前勸公勿刊行未蒙采納恐逼人太甚人將反戈

攻公王鳳洲謂湯生標塗吾文異日必有標塗湯生之文者此勢所必至也弟與康未謀面徐梁到此始見皆無深交與公文字交已十年愛公甚於徐梁又兩承公忠告之言敢仍貢其一得之愚勸此勿宣布若宣布未廣或再收回更定何如弟講義已刊行有誤無從追正公書尙可設法願公平心而細審之將有江右之行本不欲久居此禹入裸國而同裸公既居此欲不同裸得平行色匆匆未及面罄所懷俟歸再當奉教手復卽請譔安

葉吏部與戴宣翹校官書

日間晤談甚快所論儒墨道之旨極爲精透但鄙人所見在出入分合執事所見在源流正變義當並行無須辨論今日學術潰裂甚矣戰國之世患在楊墨孟子闢之八代以降患在佛老韓子朱子闢之今日之世患在摩西無人闢之且從而躱之以至異說橫流謬論蠡午衣冠世族廉恥道亡我生不辰吾爲此懼豈有絲毫意氣於其間哉夫人心爭勝自古已然異教之水火不必論矣卽以儒家論荀子非孟宋人則尊孟而駁荀朱子疵韓後人又謂朱子爭道統至于朱子之學宜乎無病而陸子攻之陸旣攻朱朱子之徒又復攻陸人言漢學家今古文之學好爭不知宋學家朱陸之學更爭元明以後宋學之盛已數百年國初鉅儒如顧亭林閻百詩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學而

兼爲訓詁考訂之事遂爲漢學之胚胎漢學之名古無有也倡之者三惠成之者江慎修戴東原然此數君者皆未化宋學之迹者也

余藏有戴氏詩經補註原稿采宋人說最多遺書及學海堂皆刪去

迨乎王錢孫段之倫

二王三孔之族精研文字穿貫兩京漢學之幟由是縱橫上下通於百年願當極盛之時已伏就衰之理其時若劉申受之於公羊陳恭甫之於尙書大傳凌曉樓之於春秋繁露宋于庭之於論語漸爲西京之學魏默深龔定庵戴子高繼之毅然破乾嘉之門面自成一軍今日恢劉宋之統者湘綺樓也振高郵之緒者俞曲園也東塾似接亭林之傳而實非亭林之正脈亭林之世無漢宋則有意兼通漢宋者不得謂之師法亭林東塾之學本出儀徵何以微變其旨蓋由乾嘉諸儒晚年亦侵宋學故也戴東原之原善孫淵如之論先天卦位儀徵之釋心釋性皆

明避宋學之途暗奪宋學之席學既有變爭亦無已由實入虛
易由虛入實難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
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學旨不明學術將晦開
門揖盜可不慮乎夫不讀東京諸儒傳注之全經而讀後人掇
拾之殘經不讀文完義足之內傳而讀斷章取義之外傳其心
非盡滅全經以入於異氏之室必猶有不能息喙者觀於毛詩
本出西京亦謂西京無此學派則其意固非主張西京可知其
端開于魏默深晚病風魔雖由於好佛佛亦豈可好者其死而
因毀毛詩也者則言者無罪其死而非毀毛詩也者則聞者足
戒當其撰海國圖志也抵排異端不遺餘力祇以前後易轍是
非改觀虛憍之氣積於中知人之失而不知己之失晚節末路
人羞稱之康有爲何足以言學一二徒黨攀援朝貴簧鼓無學

之人其門徒之寓上海者恆稱其師爲孔墨合爲一人有人言孔者孔方兄墨者墨西哥聞者無不笑之迹其平生無一日一時不奔走講說於天下既不容于鄉里又不齒于京師其流毒獨吾湘受之此則鄙人爭所必爭而不僅在於學術矣湘人尙志節粵人尙忠義地本接壤風氣多同唇齒之依當在異日而斷非一二浮薄少年所能聯屬此可據理以斷者鹿門在漢學中所謂章句之儒性情尤爲敦厚入裸國而同裸無怪其然鄙人愛之重之是以必欲去之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恆持以笑鹿門謂其近朱子則赤近墨子則黑執事聞之得無輒然乎

葉吏部答友人書

遠辱賜書謬承獎譽寸心惶悚感佩難名今日之時局法誠弊矣士不知學民不知兵百里之外風俗不通九州以內地利未盡製造興則仕途多無數冗員報館成則士林多一番浮議學堂如林仍蹈書院之積習武備雖改猶襲洋操之舊文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國則無不百病叢生故鄙人素不言變法而祇言去弊弊之既去則法不變而自變矣若謂去弊非易則變法亦豈易乎孔子改制乃公羊後學之言顏淵問爲邦折衷四代子張問十世推知繼周聖賢坐論一堂猶是各言其志時務之士豈得援以藉口況三月大治不聞改周之文一變至道無非復魯之舊經文雖可緣飾聖迹豈得誣附耶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與議國事人具若明若闇之識不足與論民權日本

維新初亦爲舊黨所沮卒之器械精人心一奮興東亞平視西
球良以地狹民雄風同道一轉移之速遂如大力者負之以趨
此非天之所興實以其國政教自來因襲于他人故變之易爲
力耳中國自同光以來亦頗采用西藝要非全不變法者何以
中東一戰邁此奇變則以軍械不備上下離心故也今人動言
日本變法驟致富強不知日本幸遇我恤兵愛民之中國耳向
使以區區三島抗行於窮兵黷武俄法之間吾知成敗之數且
有不可逆覩矣又使中國雖敗而陸戰持久終不言和則勝負
兵家之常亦不知鹿死誰手矣夫強鄰逼處勢利之口亦烏足
憑甲申之役法敗而中勝則中國進於文明甲午之役中潰而
日興則中國淪於半教驢鳴狗吠詎曰知時蠶食鯨吞無非肉
弱非我族類仇視宜然獨怪今之談時務者若祖若父本中土

之臣民若子若孫皆神明之嫡脈而亦幸災樂禍人云亦云問
之此心天良胡在更可笑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
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論
其語則繙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
西東施效顰得毋爲鄰女竊笑耶今人言儒分爲二一日儒家
一曰非儒家此卽西書格致
家金類非金類流質非流質之陋習不知彼之所云因其與本
物相反故別之曰非而其文則中國繙譯之語非西文如此也
九流有分乎儒者有合于儒者有與儒相反者有與儒相成者
者有與儒相成者概曰非儒家豈足盡之耶鄙人評語之作乃
不得已而蘇湘學肇于甯熊成于三閩宋則濂溪爲道學之宗
明則船山抱高蹈之節迨乎乾嘉以後吳越經學之盛幾于南
北同宗湘人乃篤守其鄉風懷抱其忠義經世之作開風氣之
先講學之儒奏戡亂之績流風廣衍本不以考据爲能近日無
知之夫乃欲依附康門表章異學似此無父無君之學天下之

人皆得而攻之又奚怪鄙人之搖唇鼓舌乎聞其徒眾在學堂時恆以微言大義之說高自標舉嘗考康有爲之學出于蜀人廖平而廖平爲湘綺樓下樓弟子湘綺嘗言廖平淵源所自咸深思而不好學有聞知乃或因其流毒而轉咎湘人則是李斯滅學罪墮荀卿莊生毀經獄歸子夏揆之情理夫豈其然三傳互有短長前人論之詳矣至以專門而論則湘綺實上接胡董真傳觀其所爲傳箋並不拘守任城之例遺經獨抱自有千秋此鄙人至公至允之評後世必有讀其書而知其人者劉申受之于公羊初亦自成宗派祇以門戶太過斥班僞左禍成于墨守害切于坑灰覆瓿不足以蔽辜操戈奚足以洩憤此藥中之烏附食品之醢醢非止如古人所譏賣餅家也南皮制軍向來推宗左傳而尤重洪氏左傳詁一書洪書拾服賈之遺持論絕不攻擊公穀人

服其疏證之闕博余服其學養之深醕孔氏公羊通義一書界
畫不如劉書之分明而大旨在采左穀之長以糾本傳之失南
皮制軍表章之者所以救公羊末流之弊耳鄙人評語成于倉
卒就事論事自不能暢所欲言惟語語持平卻可覆按通經貴
于致用讀書貴于知要及門之士嘗有所聞康有爲之徒至欲
舉天下之學問一掃而空以肆其言佛言天之毒則其興今文
崇孔氏皆假託之詞心迹不如此也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
之赴湯蹈火有所不顧來諭外似謙柔內懷恫喝蜚樓海市吾
見亦多雖無風教之權實有匹夫之責孔子居鄉惡原壤出仕
誅聞人凡有害于風俗人心者不能禁鄙人之不言也來書奉
繳毋或貽羞

葉吏部與俞恪士觀察書

昨日函件諒已嘗入頃見官電錄 上諭裁汰冗員刪併各衙門官守薄海臣民無不頌 聖明之乾斷馮郭有知榮於方干賜第矣曩聞葵園先生言近日新政若早行於中日講和之後至今必粗具成效外人不致輕視膠州旅大之患可以隱消今又以康梁之故使天下譁然不敢言新恐終難收自強之效蓋憂時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變者惟是 朝廷不言而草茅言之未免近於亂政南皮制軍勸學篇且遜順其詞卽康梁亦必託於孔子改制而後大暢其說此亦中國 君權至尊之效也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權平等改制耳鄙人以爲康梁之謬尤在於合種通教諸說梁所著孟子界說有進種改良之語春秋界說九論世界之遷變隱援耶穌創世記之詞反復推

時務者乃敢昌言於眾曰通教以保教抑何喪心乃爾也中西異教近今不無強弱之分勸學篇言保國卽以保教國強而教自存此激勵士夫之詞其實孔教之存亡并不繫此大抵地球之世君主興則孔教昌民主興則耶教盛邇來泰西立國民主之制居多摩西立誠以敬天孝親愛人爲宗希臘天主耶穌三教本之其於忠君愛國無明約也彼書偶亦有之乃其教士得見儒書以後所增非彼經原文如此也故俄羅斯英吉利之亂民時時倡民主之議所以然者敬天孝親愛人之理中西所同獨忠君爲孔教特立之義西教不及知也如其易民主而爲君主則必勸忠而後可以息民於時孔教之昌明必有勝於今日之日者西俗合眾公主之法由於無君臣之倫其無君臣由於無父子其無父子由於無夫婦其無夫婦由於女權過重妻可

去夫夫不得出妻陰陽反常爲人情之大不順故路得之創復
原教因循英主去后之意而得大行異日孔子之教安知不因
申君臣之義而亦大行乎嘗聞天主教士之言曰天主是天孔
子是人意國抑孔而尊天不知孔子敬天而所敬非天主也又
聞耶穌教士之言曰孔子是聖人耶穌是善人此則持平之論
毫無損於耶穌也嘗攷耶穌之書其切於人事處頗勝於釋氏
之空談惟因靈魂不朽之說而以天堂地獄爲賢智說法則不
如釋氏之以天堂地獄爲愚民說法者使人深信而不惑宜乎
爲格致學家所攻擊而無以自解也方今泰西格致之學日進
西教亦因之而式微然耶穌所轄之地視天主稍多則以天主
多不近人情故耳觀於耶穌所轄之廣不益見將來孔教所轄
之廣哉至於衣冠服色能否畫一則不可知顧世宙日進於文

明則人情日趨於簡易袞冕之煩重且變爲大清之冠裳則自今以後之文章何不可以臆斷惟是談時務者以爲變法必先變服則又昧本之談日本改效西裝且貽西人以口實堂堂中華秉禮之國何必襲彼族之皮毛況中國欲圖自強斷非振興製造不可若舍此不顧非獨易服色不能強卽不纏足亦豈能強也又有蒿目時艱者見民教之不安以爲異言異服之炫目改從西制則教士之入內地者可以與百姓相安此尤一隅之見也今之教士居中國者要皆長衣辮髮與中服同而碧眼紫須雖三尺童子皆能識別而謂改從西服得以雜處無分斯亦必無是理矣湘中去冬初開學堂士紳亦頗踴躍惟鄙人以梁之師承太謬遇事不肯與聞適有宛平督學來湘亦逆知其流毒必甚今歲正月得見梁代宛平所作輔軒今語主張康教

不遺餘力并引陸子靜四方各有聖人一語默推西方之人不思陸氏此語卽惑於異氏之學之深學使爲風教之官豈可以之垂訓其尤謬者以孔子之作春秋比西士之作公法駸駸乎以通教之意明詔學人誠不知其出身何途甘爲彼教之奴隸鄙人雖以師門之故亦斷不能含默無言否則月旦鄉評交相譏刺不曰爲耶氏之奴隸或曰爲康黨之門人則鄙人將見外於鄉人而終身不能言學矣評語之作亦烏能已乎要之中原士夫人人知學則可以不攻康梁湘中子弟人人能學則可以不作評語知我罪我聽之天下之人若夫一世之仇讐一身之利害則固未遑計及也

葉吏部與段伯猷茂才書

近日學堂漸次廓清人心亦已安靖戚友子弟爲康梁邪說所惑者從此可以覺悟此在湘紳固有萬不可辭之責也吾邑有某生投一匿名書函至居宅大旨表章康教趨注宛平因其蠢然無知付之一笑初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昨有以刻稿見示者始得識其姓名適有人自校經書院來言講堂牆壁粘貼此函執事見之立時揭去執事以爲彼之毀我也鄙見以爲不然天下事必有真識力而後有真是非亦必有大學問而後有大文章今日士習游惰目不知書是以邪說橫流人人喪魂奪魄清班如宛平貴介如瀏陽耳目旁皇猶且隨波逐流又何論碌碌餘子乎彼函乃其黨拉雜而成意某生尚不至昏憤若此彼其言曰南海先生二千年來未有之絕學此等聲口殊不類邑

人之言譬如鵠鵠調舌初祇能自呼其名其他姓李姓張不必盡識此可揣情而得者也執事於彼函固未深思彼言轄軒今語本於康有爲之桂學答問此不過極言宛平之無學與鄙人並無所損彼方疑宛平亦康門弟子耳所謂坐井觀天豈復知井外之事自云不求進取而阿諛獻媚是何居心彼欲得一高等以食餼亦何必費此九牛二虎之力哉嘗笑唐才常畢永年蔡鍾濬諸子竭力阿附康梁康梁且唾棄不顧京師特保經濟之數子者皆寂然無頌聲陶穀危素人人得而鄙夷之此非天理之公而亦人情之正彼函反復剖辯無非爲彼護法稍能識字之人固知其用心之所在唯吾邑之士猶有不知其陋者因爲執事約略陳之彼言口說卽在傳記之中則是口說藉傳記而存得失重輕較然明白公羊戴記皆漢儒之傳口說所遺不

知幾歷年世其間見深見淺讀者正宜分別觀之彼何以信四五傳之口說而斥孔子同時之傳記劉歆偽造已爲彼黨常談今姑不具論但公羊禮記春秋繁露皆係漢人雜纂之書彼乃奉爲孔氏真命脈幾何不爲劉歆所竊笑耶三世之說曰所見曰所聞曰所傳聞傳有明文屢自申其義例何休衍爲據亂昇平太平雖公羊家舊說流傳不爲無本然祇可謂經師家法不得謂聖作精神春秋之世何曾一日太平聖人作春秋以垂法後人豈以此高深要眇之談使讀者迷惑其本旨果如此類議論則是六經之精意同于文士之神思于義則高于世何補此大謬不然者也傳云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中外夷夏之界至明且嚴又云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此言治天下之次第本末語意顯明何休

推至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以爲聖人用心尤深亦謂聖人大道爲公望夷狄之治無異望諸夏之治而內外華夏四者何嘗不分別言之彼不深究傳文而死讀注字是彼兩傳注尙未了然何足語于經義乎禮運一篇言世運之轉環大同之世盜賊不作是以外戶不閉無一語及春秋更無一語及夷夏聖人望治之意六經皆可會通斷不能武斷小康爲昇平大同爲太平此好學深思所以貴乎心知其意也此非余一人之言也嘉善鍾文喬曰如鄭君說禮運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以爲春秋始于元終于麟包之則人固非禮運之本旨且十二公皆有元諸史書亦莫不有元矣人讀死書彼之持論可謂讀活書者耶周禮一書于民間之事巨細必舉管子得其大略遂以治齊康門因其爲古文一概誣爲劉歆之作意在毀歆不知轉以譽歆鄙人嘗言一部西政書可惜爲古文掣肘真彼缺事也某生于康梁之門泥首至地何以

忽背其師承若假託於持平之論則左傳風俗逐卷可稽

近人林伯

柯有左傳風俗考一書彼何以于三傳中僅知康梁之公羊豈彼于五經

尙未卒讀而止讀輜軒今語耶儒教非創于孔子而成于孔子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从人需聲造字之先亦不必以儒爲貴周禮太宰儒以道得民又大司徒四曰聯師儒則儒之立教必自周公時始矣鄙人因周禮說文皆康門所目爲僞書故不援引而引論語儒教果爲孔子所立豈及身及門卽分君子小人兩黨此可按經文而思其理者馬融以明道訓君子以矜名訓小人與漢志之意相合鄙人據以發近人之錮病明吾教之眞傳彼乃斷章摘句而求之其讀死書與□□□等耳然鹵莽讀鄙人之書可也鹵莽讀孔氏之書不可也支離背鄙人之旨可也支離背康門之旨不可也人旣不能自立拜佛則拜一尊時

東時西莫衷一是所謂既不能爲君子又不能爲小人得毋龜茲王所謂非驢非馬者耶黃梨州明夷待訪錄其建都篇海山仙館本有之別有顧氏小石山房本刪去蓋其時禁網猶密忌諱必多此讀書者所以宜通考據搜輯古書者所以宜通目錄彼旣胸無尺寸之書宜乎不足語此亭林無子有命在天古人如此者不可勝數默深病狂由于喪心其病發于本原塙有至理鄙人非論因果報應不過欲人引爲喪心之戒而已龔定庵從劉申受受學平生經史論說大抵根據三世之義爲多而又沈溺於內典之中知其入而不知其出故學術詭僻不足以教人今之自命深通三教者又定庵之重儻其他依草附木之人更可置之不議不論矣十三經中書有僞傳孟子有僞疏治學之士皆知其詳顧書之僞傳閻惠以後已如鐵案之不可動搖

後之護經者猶且百計彌縫恐其廢墜何況兩京諸儒傳注之書乎凡事當持公道不必人云亦云如某生者能讀康門之書胡不進而讀古人之書迨至讀書愈博見理愈明而後可云通經可云致用較之仰鼻息于遺途之人其利害損益必有能辨之者僅以化質論則鄙人尙可化一顏習齋恐彼並不能化一康有爲也公羊家以論語證春秋始于何休之傳注近儒如劉申受宋于庭戴子高竭力開通幾于論語春秋可以存一廢一而民主之說本經無之傳註亦無之不知某生所讀何本殆誤以馬可之書而記爲幼時所誦習之論語耶若其羨生人之富貴撫彼教之糟粕胸懷委鄙言者心聲今康有爲屢次被人糾參許尙書文御史兩疏狀其鑽營齷齪之形如畫如話似此無耻之鄙夫依其門牆亦復有何光寵執事若識某生當勸其歸

家讀書自成其士君子之行熱中奔走前路茫然在康門視之如螻蟻之微在鄙人視之如蚍蜉之小曾記有一少年自命爲新學黨人鄙人告以汝並無學何有于新彼亦非人何有于黨如某生者妄思攀附宛平毋亦有類于此嗟乎青衿佻達城闕蒙羞曲學阿世古今一轍吾願舉國上下之人孜孜向學而後是非之界得明學問之途日廣也餘詳明辨錄中茲不複述手此卽頌纂安

梁啟超上陳中丞書

時務學堂鈔稿

翼教叢編附

侍郎世丈閣下入湘以來已逾一月所懷欲陳者無慮千萬初以公王事賢勞未敢瀆擾學堂開學以後又自劬於功課旦夕罕暇昨於九日爲學堂假期卽思造膝請見嗣以諸公會商學會事又不克矣托庇彌邇而侍教疎逖良用自責也月之望日伯巖約諸公集於堂中坐次述世丈之言謂時局危蹙至於今日欲與諸君子商一破釜沈舟萬死一生之策彼時同坐諸公咸爲動容啟超聞是言心突突不自制熱血騰騰焉將焰出於腔蓋振蕩迅激欲哭不得淚欲臥不得瞑者迄今六晝夜徑欲走見有所陳說而訥於言語弗克自達用敢以筆代舌披瀝肝膽爲我公一言之啟超以爲天下事思之而已己之力量不能爲者勿思焉可也言之而所與言之人權力不能行者勿言焉可

也嗚呼今日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而欲以變法之事望政府諸賢南山可移東海可涸而法終不可得變然則此種願望之念斷絕焉可也願望既絕束手待斃數年之後吾十八省爲中原血爲俎上肉甯有一幸故爲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綫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 天子在上海內爲一而貿然說疆吏以自立豈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雖然天下之事變旣已若此矣決裂糜爛眾所共睹及今不圖數年之後所守之土不爲台灣之獻卽爲膠州之奪彼時挂冠而逃固所不可卽拒敵致命粉身碎骨何補於國何補於民一人之粉焉碎焉猶可言也天下由茲荼毒大局由茲陸沈虛懷忠義之名實有陷溺之罪故 啟超 以爲今日之督撫苟不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雖有雄才大略忠肝義膽究其他日

結局不出唐景崧葉名琛之兩途一生一死而其爲天下之人
萬世之唾罵者一而已偉哉寶融天下大亂乃注意河西指爲
移種處卒能捍衛一隅佐復漢室偉哉鄭成功流賊遍地大帥
掃境乃能以海外孤島存明正朔垂四十年夫使天下大局苟
尙有一綫之可以保全則亦何取於此而無如不爲寶氏鄭氏
之布置卽步唐氏葉氏之後塵二者比較孰得孰失不待智者
而決矣且啟超之爲此言也豈有如前代游說無賴之士勸人
爲豪傑割據之謀以因利乘便云爾哉今之天下非割據之天
下非直非割據之天下抑且日思所以合十八省爲一國以拒
外人猶懼不濟而況於自生界畫乎此其義也雖五尺之童莫
不知之啟超雖蠢愚豈昧於此所謂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
謂爲他日窮無復之之時計耳豈曰爲目前之言哉而無事則

整頓人才興起地利其於地方之責亦固應爾而終不必有自立之一日此豈非如天之福乎脫有不幸使乘輿播遷而

六飛有駐足之地大統淪陷而種類有倚恃之所如是焉而已

今以明公莅湘以來吏治肅清百廢具舉維新之政次第舉行

已爲並時封疆之所無矣而啟超必謂非存自立之心不足以

善其後者蓋以治一省與立一國其規模條理一切絕異本無

異也西人各行省之自治其規模條理皆與一國同惟今日中國之省則大異耳以今日尋常名封疆

之行徑施之雖苦心孤詣而於捍他日之大難則猶未足也以

一省荷天下之重以一省當萬國之衝則將以民與人相見以

學與人相見所以練其民與其學者固非尋常之力所能有濟

也自昔日本至幸也獨惜我中國數十年以來累受挫辱而封

疆之中曾無一人思效薩長二氏之所爲者已實不競而何人

之尤嗚呼使胡文忠公生於今日其所措施蓋必有以異於人矣我公明德耆碩爲后帝所倚重政府所深知德澤在湘婦孺知感有所興舉如慈母行令於其愛子脫一句公度研甫皆一時人才之選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國而特聚人才於一城以備公之用者天下豪傑之士慷慨悲歌且汗且喘是天下思自救而不得其塗則咸注目於瀟湘雲夢間冀獲竇融所謂移種處其隅焉願效死力以待公之用者蓋不乏人也啟超雖拙陋竊窮數日夜之苦思力索極其條理及下手之法以爲若使德人膠州之禍不息今歲卽成瓜分之勢斯無可言矣若能假以五年則湖南或可不亡也然明公必於他日自立之宗旨樹標旣定摩之極熟不令少衰然後一切條理乃因而從之敢先以一書專論此義上塵清聽倘不以爲狂悖之言

也則將竭其芻蕘之所及者更次第陳焉無任待命之至

啟超

誠惶誠恐頓首謹上

梁啟超等與康有爲書

粵東譚制軍從康有爲家查鈔得之原書咨送軍機處

前脫

甫之子譚服生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佞

西學太甚伯理璽之選也因鐵樵相稱來拜公子之中此爲最

矣有陝西書院山長劉光蕢自刻強學會兩序

旁注京師上海

於陝倡

行推重甚至此人想亦有魄力間已在陝糾贊設織布局矣輒

以書獎導開論之並餽以偽經考視其他日何如或收爲偏安

帝都之用也駁事入報辨誣最無謂當以無事治之彼豈能持

莫須有三字屈人耶此後宜置之

又

前脫

視一切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此事

弟子

亦知之然同學

人才太少未能布廣長舌也如此則於成敗之閒不能無芥蒂焉矣尙有一法於此我輩以教爲主國之存亡於教無與或一

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爲事俟吾黨俱有成就之後乃始出而

傳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之志但

一切已辦之事又未能拋撇耳近學祇讀史又讀內典旁注讀小乘經

得舊教頗多又讀律論所見似視疇昔有進歸依佛法甚至竊見吾教太

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

學失所憑依奈何

屬勸長者勿行某亦頗以爲然然某於西行之說頗主張者

某意以爲長者當與世相絕但率數弟子以著書爲事此外

復有數人在外間說世間法此乃第一要事粵中旣難安居則

移家入桂計亦良得今旣如此可罷論矣

又

某宗旨頗與同門諸君不同諸君開口便勸人傳教新學小生

入館未及數月卽令其發揮學者令其向人述 先生之道夫
己之學且未成安能發揮他人其做也必入乎耳出乎口日日
撫拾聽講之餘文而居然以通學自命其初也猶乘其乍發之
氣詆斥流俗志尙嚶嚶然一二年後內學未成而客氣已沮必
疲敝與常人等豈惟如此自借其一二高論以巧爲臧身之地
謂一切小節皆不足爲我累必卑污苟賤無所不至吾黨中蹈
茲阱者蓋十之五六真可憤恨此非 某 故爲苛論此阱 某 曾自
蹈之去年在都幾成無賴瞎馬深池念之猶慄故深知牆高基
下之爲大害也 某 昔在館亦曾發此論謂吾黨志士皆須入山
數年乃可出世而君勉諸人大笑之謂天下將亡矣汝方入山
人甯待汝邪 某 時亦無以對不知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爲政
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我

何與焉且吾不解學問不成者其將挾何術以救中國也卽多此數年入山之時日亦能作何事乎今我以數年之功成學學成以後救無量世界

下脫

又

夫子大人函丈 弟十六次應言之事條列於下敬請

道安

弟子

元頓

六月七日

第三書及四上書記前後各序錄副寄上第四書粵中云已開刻則無須更寫第一書及朝殿文南中皆有定本尤無須更寫矣

此間希顧前交與古香閣印云本之大小如公車上書記彼恐不能獲利請改用小本如策府統宗此則萬不可故提取其稿商之別家議復同彼蓋嘗詢之諸書賈据云自強學會敗後公

車上書記已不能銷恐此書亦不能銷云云當直語之曰公車記已銷數萬部度買此書之人亦不過數萬人有一部自無購者矣而被執迷如故也此事或俟之他日報館自買機器印之粵中能刻最佳刻本必務精雅若如救時芻言則文字減色矣

四月廿七日信羽子世伯收到數月不以送來真大異聞昨以信追之乃始送至信內所言各事皆成明日黃華矣此後有書來望卽直寄此間勿由人轉交切盼切盼

容純甫在此見數次非常才人也可以爲勝廣

又

幼博世叔君勉學長昨得書言股不足欲由上海撥款云云聞之大驚豈潘黃皆不願附耶旁注世叔不欲收惟超在港不聞潘有它言

黃與超言固云月杪交一半信來時不過十八日消息亦似未定或君勉過慮耳上海頃擬自造房屋置機器存款數實不足資挹注穰卿亦不願也頃在此擬一招股章程試往招之冀有應者今錄呈上澳報久開而不聞有集股章程又無股份簿此亦太無條理宜速爲之卽以股分簿十本寄我望或有成也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意事說人捐金三千買都老爺上摺子專言科舉今將小引呈上現已集有千餘矣想兩日內可成也請公等亦擬數篇各出其議論不然超獸作十篇恐才盡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辦之次亮此次乃請假非改官也伍秩庸苦相邀以二等參贊相待旁注無頭等缺惟李頃已應之旁注二願欲要挾之令多帶同志一二人惟彼自言初放日卽有條子三百餘恐不能容也惟彼能來苦邀一不送條子之人亦難得

矣渠今日入南京仍慮超不往已先送裝于兩來矣 穗田書
已買一二俟買齊寄上四上書記印成由鴻安棧寄上此信由
海關寄凡超所來信請皆呈 長者若已南行卽請寄去敬承
起居啟超頓首 十一月廿六夕五更

又

前脫 中國今日非變法不能爲治稍有識者莫不知之然風氣
未開人才未備一切新政無自舉行故近日推廣學校之議漸
昌焉雖然科舉不變朝廷所重不在於是故奇才異能鮮有應
者殫心竭力求在京師上海設一學堂尙經年不能定卽使有
成而一院百人所獲有幾惟科舉一變則海內洗心三年之內
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實維新之第一義也惟天聽隔絕廷臣守
舊難望丕變若得言官十餘人共昌斯義連牘入陳雷動風行

或見采納昔胡文忠以四萬金賄肅順求賞左文襄四品卿督
師於是中興之基定焉豪傑舉事但求有濟伊尹之志子輿所
取今擬聯合同志共集義款以百金爲一分總集三千金分餽
臺官乞爲入告其封事則請同志中文筆優長者擬定或主詳
盡或主簡明各明一義各舉一法要其宗旨不離科舉一事務
使一月之內十摺上聞天高聽卑必蒙垂鑒則人才蔚興庶政
可舉數百年之國脉數百兆之生靈將有賴焉

右梁啟超六函

又

夫子大人侍右弟子昭焱叩稟穆承 師瀕行諄督深維自圖
罔知所措數日勤於習算兼讀學案理會身心或有所得惟
師命外遊讀書惛惛不知何往家非富積力甚絲薄頻承 堂

上之命促焱謀就講席焱曰年未及冠本無學問如何遽爲人

師也以此故庭邇之間極多違德咎難自遣昨聆焱師誨禱昧

奉稟仍覈前議大責危悟震驚悼泣自罪行將下天堂而入地

獄也昔嘗底悉焱堂上歡心之故以得科第爲第一義以營財

利爲第二義然自以里閭族黨多不相能僑蹇陵侮苦莫可堪

焱亦嘗以見大風諫未獲垂諭故至於此躬自悼矣憂緒根觸

事非今日徒以難言之故久未上陳焱師命歸遠讀書非不甚

善但棄年或承隨或伏處除習舉業外更無它事威令如霜一

晌半晷未嘗暇也今年讀書未敢云求通大道直以習舉業爲

辭耳旁注今每月堂上仍督作八股限應儻仍遽歸必更陷重

囚也旁注仍慮堂上促命歸還見當暫忍隱在館小心事友諸

君或將不我弃乎習舉業憂已從中來矣卓如學長專督以變化氣質心甚感之明

年欲作上海之遊

非是萬不能自立

不知時務報能相容否

旁注讀書或習西

文不便為

梁君言也肅肅上書密陳悃款敬請

道安

暇

更乞示行止 春秋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冬十月四日

右孔昭焱一函

又

夫子大人函丈十月上一稟由廣仁善堂投想登

師覽矣弟

子現諷本月十三日安葬 先人于邑西鄉距 祖居四里之

下樟村大嶺年底石工可完明春可出待 席前矣孔子會近

又開闢疆土若干方里有若干人周游南洋是否決意卓如謂

門人成就者少慧儒謂 師至香港三日西人皆知意在請緩

日再去何也桂地近又一變其局唐薇帥與

弟子

等見則談學

與岑雲階及官場則談博談戲與曹馴李受彤則談古董書籍

字畫曹李攻之不克

旁注唐初歸

乃降之其精力大過人譏刺非議

絕不動心

師如能來必可使之日進前課問礦學末云有不

知者進見詢問由是見者日多

弟子

約其開會已允摩厲激發

未嘗不可與爲善也肅此敬稟跪請

道安

弟子澤厚

謹呈

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四年十一月朔二日

士人請謁必見仍可進言去年得滬電時曾有助金捐書之約

但視京局爲進止今既欲聯公呈寄京請代奏事或可辦頃禱

祭禮成尙未見當急圖之

旁注劉嘉澍已北行

岑雲階京卿已返亦頗見

人聞其議論尙近此種爲敵者有侍御唐椿壽

旁注以憂回省

然不久

卽去耳學會由高伯慈約遜業堂多數人矣伯慈向不識吾學

大意去年冬始復來卽爲曹阻

旁注其時諸學適停不許與吾輩交

數月不往還

近乃大動讀諸子最喜墨書偶與之發明吾道大服且深信改

制大罵曹公

因伯慈合學信十數人言事曹大惡之

昨院課竟

以改制公羊說經矣

弟子

頗悔數月中之不往交也泰西教士

雖遭殺戮仍進而不止思之滋愧伯慈有弟又近遜業堂新甄

別來者多有志非復從前矣日夜摩厲必能得人前

諭謂二

月已奉旨令各省辦商務尙不得其詳屢向撫署探之仍未有

見蓋畱心此道者寡矣藉此以合大眾法至善但

弟子

愚昧尙

不知所爲乞再示下手工夫俾有遵守晴皋小峰精銳不已

必可大成

弟子

近窮理似益有得游心於諸天之間從容於人

境之內別開地界可告

師前

桂學答問序贊叔早已帶

餘當

續稟敬叩

道安

厚

謹呈

孔子卒之二千三百七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右龍澤厚二函

又

孔子紀年黃汪不能用後吳小村文子來又力助張目仍不能用蓋二君皆非言教之人且有去年之事尤爲傷禽驚弦也去年南局之封實亦此事最受力蓋見者以爲自改正朔必有異志也四月廿七書云改朔爲合羣之道誠然然合羣以此招忌亦以此天下事一美一惡一利一害其極點必同比例也今此館經營拮据數月至今仍有八十老翁過危橋之勢旁注謂經費若因此再蹶則求復起更難矣故諸君不願弟子亦不復力爭也來書謂再蹶再興數敗不挫斯法立矣然我輩非擁朱頓之貲事事仰人欲集萬金以就一事固不易易故毋寧稍諧眾論俟局面既定然後徐圖此事惟公度一人全力舉之而公度於弟子以非常相待此館全權時時可以在我日內弟子病公度疑

其太勞覓同門襄其事

弟子

思文字之任

弟子

一人能舉之其

料理局中

下脫

右梁啟超一函

又

前脫

雷武子果是在日本處曾見伊藤博文云窺其行徑大約

有聯英日以拒俄之說動英日政府中朝託俄爲腹心正犯英日之大忌彼在美國大約亦見尼希利黨人與之同病相憐矣

又及

又

閏五月二十日由京來信得讀治國是最粗淺事今日之當如何變法無論仕學院人知之卽洋傭亦多知之但中國之自命爲儒者乃昧昧耳通經所以致用博古而不知今必不可致用

譯言者象胥之職也能讀周禮注疏而屏外國之語言是求通經而不求致用矣農務化學者草人土化之職也現今所謂種種西法皆易繫詞下第二章之支派耳治漢學者尙考据者通經而求致用者愈當研究現今之西學中國最易變法是在權要者之暗中轉移耳恭默聖諭是重典也可以變爲具文抄之而已雖君子敦品者亦抄之是則此二篇八股一首試帖可以恭默聖諭者例之重之卽所以輕之而專注意於經古一場而又以通經致用四字塞天下之口使人不敢議童生者生員舉人進士之所從出也童生之所學一變則天下學校變矣爲軍機者平日當媚上招權納賄傾害異己之人爲窮編修鑽營學政差使使十八省之督學使者皆我私人皆體我通經致用之旨者行之十年格致書院美華書館所用之書必如小題指南

約選墨中之通行八股詩賦之重大有如恭默聖諭矣不言變法而法自變童生變天下之學校變則無一不變矣惜乎大臣莫有能如是也 先生為何等人貪污佞諂斷不可避注意於大同國勿注意於大濁國以大濁為開筆襯筆可耳旁注知其不可尚為耶先生平日得罪於人而不自知者多安知人不思報復也口蜜腹劍切須隄防有言遜于我志必求諸非道而已先生為公卿所忌必甚南歸後恐復有參奏者有肝膽之人當結以為援李鑑堂張香濤等不妨順道見之也樹學無所成祿術亦粗淺之極自問無可值世之重金者幸身累尚輕耳而平日受家兄恩惠今家兄年已半百精力衰耗不能致財姪兒五人俱乏才藝大有不能自立之勢思之未免惻然謀食之心過於謀道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所瓜分正如村夫鬪龍船爭標彼行急者

此更行急有惟恐落後失機之心獨夫之家產物業何足惜所
難堪者我之親戚兄弟友生耳神山之新屬島亂後當治狡兔
謀窟宜在於東我有志焉但行事殊不易耳

普度大師 倚教弟子 六月十三日

右何樹齡二函

又

夫子大人函丈來書敬悉報事所須之人見尙未定遲日商定
再稟上書記廿一二便可刷印臬司示禁賭博城中所謂老師

館者

旁注即賭館翰
林進士爲之

已徹去八九聞杜學課已發前數日樹園

復患血今幸無恙仍精神未完復君勉未來孺博返鄉學使已
初九到省十八日開考南海廿一日考番禺廿三日考順德廿
五日考新會同門諸君已大集但爲試事所擾故講求甚少矣

澳門之地弟子以爲以善堂爲第一義以其能收拾人心徹上

徹下也報館亦未嘗不可但恐閱報者少不能永久故立不敗

者莫如善堂也肅此并請 萬福弟子 碩稟

右梁碩一函